



第十號
 第二卷
 第四期

藝文

行發會協藝文國中

全中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單雲閣詩思圖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子應成看雲羊蘇林 夢之是二請至為推中平

莫自無以清謝先生 廣春三能自自靈運遊也故

建武今年五月已生 書生出山宜為中當故日公明推故

各處百七十餘皆能百我本亦以每臨海為主望

年十月十日

單雲閣詩思圖

家十是上得以博德

官能得自費正車

所請以取以不為之

向謝其謝以字字

所請皆皆皆皆皆

十中亦非其以以

機成以馬休休十八

唐及時是子家白下

先生與馬駕馬以

詩地能信著成止不

知盡中地角也也

不

多景秋實相宜 宿言生 孫則利 單雲閣

打不竟在書冷清景運 度湖江 尺能

秋木三香好 仙傳詩 瑞是屏波 同時

于我亦有言 寫無高 橫香老 素

宣

單雲閣詩思圖

四條月雲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蘇日曾定已變我款多附什其相能最誠末野律程



段 拭

慶祝國日十月十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新豐園



號月十 期四第 卷二第



國藝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目次

插圖

蒙疆時路鏡(前封面) 單雲閣詩思圖(後封) 豐收(扉頁) 孔林石刻
 名畫攝影(江蘇文物展) 萬年少學蹟 十國秋思圖題詞(劉雪樵)
 冶城登高圖(何嘉) 紅樓夢(曹涵美) 日本名士漫家(橫山隆一) 蘇
 州人的幽默等(馬午) 福水(王川) 曾國藩軍攻太平天國圖 王大
 痴畫 高澤圭一作品 八達嶺全景(後封面)

卷頭語

國藝之友

題詞

樊仲雲 陳之碩 馬孟莊 荒浪烟雁

今文選

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
 祭和平運動殉國同志文
 霜根遺札跋

汪曾武
 黃端履
 崔龍

名家遺稿

天鐸報創刊詞

蜀遊集

地學簡明

詩緒輯推

洪佛矢

陳衍

汪志伊

朱維魚

倉音

文學與社會

俞曲園先生年譜

陳可園先生年譜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江蘇文藝協會主辦
 古今文物展覽會雜寫

采風新錄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專輯

中秋餘韻

懷舊篇

單雲閣詩話

馬林

程君聖

徐激

張江裁

翠微居士

東晨

東晨

來吳釋戡等

江原歌等

蔡培等

趙圓

單雲

詩詞

報告文學

專著





筆乘

嘉言備忘錄……………眉白……………五〇
 西廂記可續與否之問題……………馮叔鸞……………五〇
 小山詞的風格與藝術……………雨櫻子……………五二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拜東堂主人……………五四
 野人語……………王程首……………五六
 清代同登錄……………十園錄……………五七

散文

賭與我的女人們……………文俊……………六〇
 靈魂的毀滅……………可人……………六二

說部

創作

「姐姐」……………袁笑笑……………六八
 夜的哀訴……………杉木……………六八

譯著

神祕的椅子……………江戶川亂步作 柳若譯……………七三
 帶刺的玫瑰……………佐山莫太郎作 風介譯……………七七
 惡夢……………淺原六郎著 楊叔美譯……………八一

戲劇

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二渠……………八四

遊記

遊天台記……………姜可生……………八一
 紫金山……………凡人……………八八

藝術

黃大癡事蹟考……………無染……………九三
 文徵明先生年譜……………段拭……………九六
 記畫人畫一……………馬午……………一〇〇

封面解說

……………馬午……………一〇二

編輯餘瀝

…………………………一〇三

補白

…………………………十一篇



上海第一流女式服裝專門店

金城公司

到貨數十萬

花色千餘種

專家裁製秋冬大衣

新型式樣高尚名貴

復興路——中央商場北——部

上海同懋昌象牙號

名貴禮品

牙筷牙章

贈送親友

最為適宜

公餘娛樂

總會雀牌

南京總發行所

中央商場內



卷頭語

文藝的產量，和農作物一般，有大年，有小年。

農作物收穫的豐歉，在乎天時的雨旱，地土的肥瘠，和人工的勤惰，包含多方面的影響；文藝的動向，一面受時代的馳驅，一面由環境的需要。在某時代某環境而有某種文藝的產量，決非偶然僥倖的創見，而是一種合乎自然律的風氣所胚胎融化而成的。

由一個人而言，有的時候，伸着紙，握着筆，抓抓頭皮，撚撚鬚髭，一個字都寫不成。但有時候，如潮水一樣，汨汨而來，不假思索，十分舒暢，真有古人所謂「倚馬萬言，文不加點」的氣概。

因此，我們覺得文藝上的思想和形式，無論怎樣千變萬化，逃不了「興趣」和「刺激」的兩種原素。

各種作品，先要有造意的動機，次為運氣的技巧，終至會神的演出。

「懸之國門，不易一字」。是第一流大手筆！是何等快意事！

國藝之友

滿目琳琅

光季九月奉題

國藝月刊 會後楚仲冬



才雄文富備口錦

心宣揚國粹溫

故知新 敬題

國藝月刊 陳之碩



寒士先生主編國藝月刊獻詞 庚午年秋

天凡文大即發問何相象甲貴
勛申聖聖之鑽化報國立成器
禮樂解藝自書御對卯藝前
正彫器器查異多一類刀不棄
游於藝藝王茲獨善身用不匱
養廉暇國已指在周家考工記
藝止門不萬類伊古今難參議
語後凡視文心國藝物際不歸
惟謙心學精此魯靈火存叔季

倉奇學士懷南馬孟莊篆



題寄寥公國藝誌

荒浪 煙塵

藝苑紛披刊國華。 妙詞一一足龍紗。

想看公暇秋燈畔。 拓筆宛然溫八叉。



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

汪曾武

文君道希。諱廷式。號芸閣。江西萍鄉縣人。祖諱晟。娶同邑劉宮保金門公次女。為先祖妣太恭人胞妹。晟公官廣東。守惠州。調嘉應。咸豐己未遭寇難殉焉。朝廷閱其節。予諡壯烈。父諱星瑞。擊賊復仇，官粵東羅定州。擢高廉道。君為觀察公三子。髫年明敏。博識多聞。才識闊通。為陳蘭浦先生入室弟子。初入吳武壯軍幕。旋佐粵督張靖達幕。文檄敏贍。同輩欽服。光緒庚寅成進士。以一甲二名授編修。癸巳恩科典試江南。得人最盛。甲午大考翰詹。超擢侍讀學士。維時外交叢脞。內政不飭。孝欽顯皇。后縱欲恣肆。景皇帝備其威。朝政不

能自主。君感激宸知。屢上封事。直言極諫。有何以見列祖列宗於地下之語。后怒。投其摺於地。議重譴。君遂乞假。朋儕服其知幾。究不免丙申之削職。乃反瀝，陶情詩酒。戊戌政變。后怒責珍妃。妃為廣東將軍長善女。君曾授書者也。慮后威之不測。走日本。與扶桑詩人游。迨庚子拳匪難作。兩宮西狩。乃歸之滬上。旋反萍鄉。甲辰夏。復遊滬。流連五旬。八月走湘中。病歿客邸。年四十有九。君軀幹雄偉。濃眉皓腹。耳白如歐公。晚號純常子。自著純常子枝語。引莊子純純常常。以底於狂。寓感傷之意也。生平抱負奇璋，撰述宏富。公車入

都。名動公卿。有小劉金門之目。尋權輿料。遷請幄侍從。九重知遇與金門宮保後先濟美。時值中日議和。輸款割地。君憂憤世變。潛心時務。舉凡朝政得失。臣工賢否。謹論指斥。絕無顧忌。終為羣小側目。屢思摧落。及官闈之隙生。新舊之爭熾。向所側目者。得出其構陷之計。欲致死地。君乃走日本。二年歸國。卒以憂傷憔悴。賚志而亡。是可悲已。所著補晉書藝文志。已行於世。純常子枝語稿本二十餘冊。知過軒隨錄四卷。琴風餘譚一卷。聞塵偶記一卷。春秋學術考稿本十冊。文氏世錄一卷。君歿。散佚殆盡。既為其弟法和九表弟名蘇者。

原名廷楷。甲午舉人以重價購歸。未付割剛。至今藏於家。其雲起軒詞。先為門人南陵徐乃昌所刊。久為後學師承矣。遺詩无印若干首。己已門人番禺葉恭綽。廣為搜集。輯成巨帙。仿影宋本印行。予與君為中表兄弟。乙未計偕入都。敘述感誼。備荷愛摯。促予填詞。

。王君幼選况君夔笙沈君子培引為同調。予之得解音律者。君之教也。既而相遇滬上。為之點竄味蕪詞稿。旋游日本歸國。見君氣宇不如疇昔。而揮塵雄談辟易千人之概。尚不改其常度。予以游幕武昌匆遽別去。君之走湘。未之知也。詎料遂成永訣也耶。

又詎料卒後七年。清祚竟斬。迄今海宇焚亂。不可收拾耶。老友唐尚書蔚芝譜兄。徵君行狀。詢之九弟。僅示著作目錄。乃就所知者。雜綴成篇。以報蔚芝。回思往事。豈僅人琴之痛。益增滄桑之感矣。庚午八月。年愚表弟太倉汪曾武謹述。

祭和平運動殉國同志文

黃端履

維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一日。京滬滬杭甬兩路特別黨部暨職工會全體同人。謹以鮮果馨花。致祭和平運動殉國諸公之靈曰。嗚呼。天地不仁。萬物芻狗。波湧東海。星羅北斗。戰神下降。狂張饞口。碧血橫飛。誰尸其咎。蘆溝星火。陡起風雲。闔牆筆岬。

。各動三軍。敗固不幸。勝亦難羣。哀哀黃種。如溺如焚。赤燄燎原。騰燭亞陸。牽率獨夫。揚氛噬毒。大聲疾呼。高調誘惑。盲目抗戰。土焦民戮。嗚呼。仁人崛起。後樂先憂。諸公翊贊。聲應氣求。或掉口舌。或奮智謀。和平曙光。炳耀神州。豺虎逞

凶。磨牙吮血。盜憎主人。勢不兩立。為國犧牲。赫如皎日。泰山鴻毛。輕重懸絕。秦淮絲絲。鍾阜峨峨。英魂毅魄。萬世不磨。名垂竹帛。氣壯山河。後死有責。靈爽常呵。嗚呼尙饗。

霜 根 遺 札 跋

崔龍

右父執同里桂舫殷先生所藏長洲章式之刑部遺札也。兩公皆龍文字知己。而先生又與余家夙相好。居同里閉。

故視龍也尤厚。龍之得以文字周旋鄉黨者。先生之力為多。今年五月。刑部卒。赴至。先生哭之慟。迺檢刑部

遺札。都若干通。付裝池。製成長卷。而命龍跋一言。龍何敢不以文字報先生。亦所以謝刑部也。先生與刑部

訂交在戊辰歲。同客沽上。先生管征權。刑部方以逸民講學張堅白家。氣誼相親。無異昆弟。時刑部有同城友曰吳縣高遠香先生者。亦篤於風義。三人同歲生。刑部最長。先生次之。高先生又次之。會結一象。曰三友圖。魁偉端凝者。刑部也。清奇俊秀者。高先生也。先生則沈毅堅卓。望之自儼然。龍之奉手於先生也晚。會高先生已卒。刑部則遠居舊都。亦未得親承教誨。每撰杖謁先生。低回此象。為之神往者久之。而刑部自高先生謝賓客。益親先生。每當風雨之夕。攜酒登沽上層樓。一據胸中之蘊。幾不知如此人海。有萬斛紅塵也。於是刑部之詩詞古文益工。而先生之丹青亦益富。刑部並使其女子師事之。兩家交情。迺益沉瀜。然先生以宦海不可久居。拂袖南歸矣。刑部遂益感離

索。日日盼先生北去。歲時音問。拳拳於斯。今先生披遺札。淚為之浪浪也。去歲冬。龍得刑部書。知患惡瘡。急告先生。先生為之商量醫藥。交誼之厚。非今之人所能及。今年五月。龍于役無錫。得先生函至。告以刑部已歸道山。回憶獎掖之情悲惋者兼旬日。蓋易簣前月。刑部猶貽先生札曰。崔君覃研政治。目光遠大。嗚呼。天方薦瘳。喪亂弘多。悵望天地。愛才尚有如刑部者乎。刑部工詩古文辭。尤擅駢文。海內推第一。少年時。豪於意氣。視天下事。若無所當意者。癸卯廷試。同年生咸以大魁卜之。榜發。分刑曹。詞林無不異者。其後雖會開府皖中。非刑部本意矣。嗚呼。士大夫生當世。不能以雷雨經綸奮天下。退而著書立說。與二三知己。以文酒相娛。可勝嘔耶。而近世之

所謂知己者。又一代而止耳。一時而止耳。一人而止耳。異日時易執殊。門庭或改。欲問數年前患難之情。已罕肯言其狀者。若更歷數十載後。兩家之杯盤笑語。燈火平生。又孰能道其仿佛。滄桑之後。不復好聞故舊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士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傾蓋之交。尤不敢須臾澹通家之好。更不敢狂於時習。置死友垂纓入夢而不顧。今先生與刑部。兩家子弟。皆材智負時望。且先生莊敬日彊。董督未艾。必能篤念因緣。倦顧交情。歷久而愈摯也。况夫新詞一闋。丹青十幅。珍同球圖。蔚為家寶。千秋萬歲後。更可指證此卷。曰此吾家祖宗之墨寶也。曰此吾家祖宗與長洲章氏之交情也。龍竊附其間。有至瑩焉。刑部晚號霜根詞客。故曰霜根遺札云。

百字令 和懶啼猿館主瞻園韻 蔡培

滿江紅 登燕子磯敬次雙照樓主韻 程木安

玉梁塵動。恍覓裳仙樂。韻流蟾府。正是江南秋色好。雅事平添公輔。願曲當風。飛鶴醉月。此樂長相處。江南無恙。清平重整新譜。自笑載酒尋詩。閒偷忙裏。佳約何曾誤。輪與羣賢饒逸興。著意評章宮羽。白石裁雲。清眞憂玉。翰墨都飛舞。蒼生凝望。瞻園絲竹張醜。

倚遍危闌。誰念我中腸愁結。縱眼底河山無恙。斜陽如血。獨立蒼茫天欲暮。詩心更比雄心窄。願先生整頓舊乾坤。情偏熱。征戰罷。騰烽赤。莽原野。陰鱗碧。甚攬槍未掃。陣雲猶濕。淘盡英雄千古恨。長江滾滾浪花白。還仗他鐵索纜孤舟。東風力。

名家遺稿

天 鐸 報 創 刊 詞

慈谿洪允祥佛矢

蓋聞天涯芳草。騷人寄睠國之心。日下浮雲。豪客抒憂時之作。江山半壁。新亭之淚漣如。風雨三宵。漆室之吟慘若。漫漫長夜。落落神州。八表同昏。寸心未死。則有工愁窮巷。發憤名山。壽侯河清。字驚鬼泣。老子際周衰而去。尙傳關尹之書。屈平哀楚大而亡。自表彭咸之則。馬遷腐史。託聖賢憂患之文。杜牧罪言。襲策士縱橫之術。蹤茲芳躅。代有佳人。然或懸之國門。或秘之篋衍。要皆求賞振奇。偶書孤憤。未有日傳萬紙。悉醫諷諫之心。筆下千言。皆撫事感時之作。通都大邑。辨肆田巴。巷談街談。例乘劉向。如今之報章者也。然而求之中土。邸鈔實爲萌芽。詢之西鄰。新聞急於飲食。事不師古。或嫌託體之卑。學失求夷。別有因心之則。檀弓物始。義不本乎周禮。莊叟天遊。旨或乖乎孔壁。取其因病予藥。隨機設教而已。甯以古未曾有。遂謂賢者不爲。矧乎首錄王言。體源訓誥。直書時事。學紹春秋。采委巷之風謠。原卜子夏詩序之意。錄殊邦之方策。同左邱明國語之篇。鄒衍瀛海之談。意原牛鼎。陸生新語之作。辱洗儒冠。惠施五車。非鑽故紙。商君八蟲。最痛蒼生。厲堅白之鋒。大開辯囿。關元黃之血。純是兵機。皮裏陽

秋。或以微言而愜賞。籠中藥物。甯因苦口而貶功。是則來自翰軒。宜登太史之錄。著之竹帛。殆爲雜家者流。今者鬼謀曹社。人憂杞天。洪水方來。斜陽欲墮。蚩旌霧濕。誰追黃帝之仙。秦坑灰殘。空掩素王之涕。弔伊川於莘有。不及百年。投東海以魯連。最難一死。人間何世。正賈生痛哭之時。時事可知。少王通太平之策。然而耐窮困轍。莫轉清波。烏窠危巢。久忘陰雨。魯云秉禮。寶廣鼎而無功。周實患貧。避諺臺而甯免。學術際宋明而還。悉弄墨吮毫之技。人物自君宗而外。皆求田問舍之流。衣冠道盡。僅見尸居。鐘鼓聲銷。但聞夷樂。沈沈閨闈。奈猛虎之當關。鬱鬱河山。任羣龍之戰野。醉帝子於瑤池。反仙人於華表。憂人民城郭之都非。待猿鶴沙蟲而俱化。人非商婦。忍看江南亡國之花。僕本恨人。愛誦楚國招魂之曲。幸也墨家巨子。儒林丈人。濡迹江湖。藉手煙墨。警九門之夢。甘作雞人。偷一日之安。忍爲禾蟲。范孟博攬轡而去。羞爭黨錮之名。彌正平畫杖而來。大有文人之膽。揚清激濁。泯許子將昆季之爭。矜頑訂愚。廣張子厚胞與之志。一佛出世。獅吼音雄。羣飛刺

天。鶴鳴聲遠。叫斷華胥之夢。定發王明。喚回却曲之行。同清國步。宏開津遠。馳騁百二十國外之寶書。大放光明。

照耀八十一州之赤縣。文章得失。小事無足言也。天下存亡。匹夫與有責焉。

蜀游集

五月十五日自滬動身
六月十八日回蘇

侯官陳衍石遺

將至峽中懷拔可

滿擬連床續舊遊。如何買券不同舟。蜀山絕似奇文字。

欣賞誰同仔細求。松峯短視看山
只能得其大略

行篋忘帶杜詩

杜老詩長體物才。匆忙忘記帶將來。不然畫本分明在。未要山名仔細猜。

入西陵峽

應將此峽號荆門。巨石排衙儼大關。兩字空矜何太雅。二陵絕壁共稱尊。掀灘波浪黃皆白。變色風雲日亦昏。却笑當塗高在望。任他割據逞劉孫。

巫峽絕句

望斷岩峽十二峯。迷濛南北與西東。楚天巫峽半雲雨。始信少陵詩是工。

除却巫山不是雲。秦雲楚雨亦云云。玉溪生與元才子。都要高唐片席分。

東坡遊宦浙西時。便把朝雲喚侍兒。想是經過三峽後。遠山早欲畫蛾眉。

三峽當塗高復高。曾嗚不到枉稱豪。英雄好手原無幾。春水方生走一篙。

過鄞都調松岑

行過鄞都天子山。吳中名士報平安。江天寂寞多雲霧。試把少微星細看。

自夔門至夔府

西來三峽首瞿塘。氣勢雄奇不可當。兩扇夔門絕飛走。一堆灘預幾低昂。翠微樓坐千家滿。白帝城隨八陣亡。作賦景純堪結束。江山無力更恢張。

由重慶航空至成都口號

漫疑騎鶴上揚州。直是鵬搏知北遊。俯視山川渾不似。秋蛇春蚓與潛虬。

武侯祠

赤壁鏖兵計不成。三分割據問誰能。公然帝蜀陳承祚。奢想吞吳杜少陵。魚水君臣微缺憾。關張兄弟自飛騰。苟全性命真難事。綿竹捐軀足口膺。

薛濤井

萬里橋邊渺故廬。晚來何處易華裾。雖無門巷枇杷樹。饒有亭臺水竹居。濯錦江流猶旖旎。浣花牋紙比何如。而今幕府多閑媛。可勝當年老校書。

過工部草堂戲作

浣花溪接百花潭。草堂手中有詩龍。詩龍之前何所有。縱橫健兒臥僵蠶。將毋先生負兵略。願與士卒同苦甘。親如父兄效僕射。不嫌榻畔鼾聲酣。將毋帶甲滿天地。漁翁信宿聊與參。將毋猛士愛花卿。子璋兵亂獨能戡。逐瘴險語破鬼膽。鬪虜情狀喜與談。不然昔曾憂兵入。而此臭味胡能堪。頗疑車戰房次律。先生左袒曾再三。前身此輩陳濤血。夢中冤苦訴喃喃。先生英靈或遠引。早下三峽趨江南。

桂湖口號

楠桂千株萬柄蓮。新詞未唱柳屯田。若為傳向完顏亮。○○蜀山千萬巔。

桂湖弔升庵先生

經言為人後。為子無明文。後者主繼統。本來為君臣。衰麻三年喪。君父禮可授。子者屬天親。昭穆所必分。公羊為之子。蛇足增三言。兄弟變父子。此義不敢聞。譬如唐宣宗。武宗其好孫。乃使禰武宗。於理殊不倫。嘉靖繼大統。興獻所必敦。大夫父為士。祭禮從其尊。更揆追王禮。三王本國君。妾母以子貴。公羊且云云。明儒疏經術。諫諍徒斷斷。一逢獨夫怒。杖斃何紛紛。與人骨肉事。辜我父母恩。先生雖嚴譴。性命猶保存。一代著作家。相如復子雲。可憐黃安人。薄命怨三春。曰歸復其雨。寄詩訟煩冤。景蘭商嗣

音。國亡休並論。

墓頭山

會望墓峯上武夷。耄年復此訪墓頭。玻璃江上陰陰處。山木兩邊聞子規。

三蘇詞

老泉御將語。長公好兵喻。千秋紗縠行。一代杜武庫。

贈星伯

人生舊游地。重到必流連。讀書况兒時。青燈故依然。眉山尙未。况乃同坡公。遠景樓在前。正如温故書。有味在陳編。

眉州道中次白與韻

眉州過去又嘉州。更向烏尤作小留。未上峨眉無好句。只餘一路唱山謳。

喜堯生至次白與韻

相逢失喜欲顛狂。廿五年前共醉鄉。便合千尊攜美酒。玉簫金管泛沙棠。

與堯生會宿於烏尤寺別二十有五年矣

與君一別從舊京。君歸山中掩柴荆。書言入山無出理。斷難相見於此生。我言嘉州非天上。千山萬水吾能行。諸侯相見稱曰會。申以約誓為滄盟。况君氣誼若弟兄。子由美叔有同情。肯如坡穎得會宿。烏尤何必非彭城。今年決踐卅年約。交馳函電勞友朋。吳船入峽泊萬里。藍輿兒子亦兼程。對床四夜忘飄泊。風雨竟作瀟瀟聲。倘非鬱結不可解

誰能辛苦求合併。子猶訪戴何足道。韓孟會合詩會成。大
蛾何妨拖泥去。離堆兩字愁聞名。相逢一笑方未已。預恐相
送涕縱橫。

自龍門峽歷清音閣觀心坡至華嚴頂由仙峯

瀑元老洞下山作

天彭井絡讓嵯峨。樓嶂層巒疊翠多。杜白蘇黃俱未到。
樓臺亭館渺如何。數峯削壁短飛瀑。一峽龍門小澗阿。那用
爭誇天下秀。積高曰雍軼岷嶓。

灌口離堆口號

堂堂廟食坐離堆。玉壘蕭森眼倦開。偉績居然神禹下。
奇才直接五丁來。洞庭萬頃成雲夢。淮甸三洲萃草萊。安得
借君疏鑿手。爲他吳楚灑沈災。

青城道中二首

萬里岷沱脚底過。繩行度索比如何。廣索蒼黃暮色青城
道。安得陽公退日戈。

籃輿追逐大江行。輸汝奔流日夜聲。流向巴渝過荆楚。
入吳快下石頭城。

入青城至朝陽降魔二洞

青城何所有。四圍草木深。朝陽極其陽。降魔極其陰。

題山腴出峽避兵圖

三峽推奇險。胡然出避兵。彌天來草寇。何處有花卿。
敢誦鄭君里。甯爲杜老行。連江入吳去。思蜀豈無情。

再題巫峽歸舟圖

西來東去路。同是一歸舟。羨汝還鄉樂。生余出峽愁。
聽巫看不厭。巴夔可重遊。此意何人會。惟君與倚樓。

題劉嘉會松雲小照

酷似君鄉張大千。黑髯豐下近中年。松毛作筆枝爲管。
落紙雲煙日百篇。

答方鶴巢次韻

宦蜀因居蜀。依稀杜拾遺。聞名知手筆。問歲恰肩隨。
(君長余四歲)敢鬥尊前在。能無去後思。蒼蒼同此鬢。差
免不同時。

劍閣驅車便。蹉跎失往遊。嘉陵三百里。未許小句留。
玉壘雲無色。峨眉月不秋。只應三峽險。緩緩下歸舟。

荷花生日贈寒翁 姜可生

君與荷在同日生。介眉酒借碧簪傾。神仙
眷屬人爭羨。佳話流傳遍石城。
春初雅集壽茶郵。今更爲君釀一尊。詩卷
堂堂天壤在。白頭芳思託茶蕉。

清平樂茶題

畫家標格。瀟酒人誰識。曲沼風來香滿室。
生與荷花同日。春初酌事猶存。一甌會壽
茶郵。羨汝園中才婦。丹青相伴朝昏。『公有
仿漢磚文長方印。印文曰。丹青眷屬。患難夫
妻』。

張揮孫

茶壽會

趙式銘

生前屢却新朝命。沒後長留故國哀。春酒
未澆寒食草。壽觴先及上元梅。西山薇蕨無今
日。南渡衣冠有此杯。寂寞千秋同一慨。問翁
心事幾時開。



地 學 簡 明 (六)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芍藥枝格雖不對股。而交互停勻。脈却穿心，不害其為貴龍也。

蕪荳格雖不對節。而左右交互停勻。與芍藥同。

楊柳枝格一邊枝脚長。一邊微有枝脚。若有形穴。纏送周密。亦可下。

捲簾殿試格一邊長。一邊短。本自不均。却是節節中出。其枝短一邊。又有大枝纏送到額，亦為貴格。

蜈蚣節格，此脚短而節節均勻。脉從中出。必假外山纏護周密。而後可以極其清貴。若到頭穴星。開窩開錯。有龍有虎。不假外山纏護。而穴自煖。尤吉。

蘆鞭鼻之玄龍。九天飛帛等格。相似。均全身活動。擺摺如生蛇出洞。僊

帶飄空。此等龍，不論枝脚。但要纏從周密。又必起頂結穴。有本身龍虎不藉外山而穴自煖。乃為真結。此格最貴。若出自台屏張蓋之下者。主神童狀元。才名冠世。

蔡文節公曰。迎送交互。手脚撓棹。此看龍之常法也。然大龍漸近融結處。多是單行無手脚撓棹可見。其逶迤轉摺。平行低度。狀如流水。

護送真龍融結。必有護從迎送諸山以為衛區之。其單獨孤寒之龍。最為無用。經云。護從多愛到穴前。三重五重福綿延。一重護衛一代貴。護衛十重宰相地。兩重亦主典專誠。一重只出丞簿尉。龍大則纏護山亦大。龍長則纏護山亦長。短小之龍。則纏護之山亦短小而

已，凡護山。必有近者為侍為從。而又有遠者為纏為迎。其緊要過峽關節去處。必以近者為準。切不可一概取遠者為護。而以空曠受風處。亦指遠山為侍從。凡護從山，不可太低。小難以資其侍衛。亦不可太高大。有奴來欺主之狀。宜相稱於大小高低遠近之間。斯盡其妙。

龍之取舍

龍有旁正老嫩長短真偽貴賤之殊。蓋行龍之形勢不同。至其結作之吉凶亦異。辨別精而取舍始有定也。

旁正

夫龍一也。而有旁正之分。蓋正龍者。稟受得正氣而行。而其旁受諸山。皆來拱衛者也。故一祖之下。必有數龍。觀龍者須審其孰為正龍受穴

之山。孰為旁龍從衛之山。于此分別明白。則取舍有定見也。凡正龍自出身離祖以來。自然尊重。及到過峽處。兩旁必有峯巒遮護。不令風吹水劫。其行動曲折處。皆活變逶迤。其起伏頭面。皆端嚴秀麗。其手脚撓棹。皆光彩圓淨。自與眾山不同。或眾山高大。此獨低小。或眾山低小。此獨高大。或眾長獨短。或眾短獨長。如葬書所謂羣壠眾支。當擇其特是也。然特小特大。特高特低。特長特短。亦須居中為真。蓋中即正也。不但三枝五枝並出而居中。即自離祖出身行度過峽。其脉常不離中。乃為至美。或三台九腦而中抽。或華蓋个字而中出。或玉枕御屏而中落。皆謂之中。又且兩旁山之情勢。皆顧定我身。不敢有背去之狀。至入穴處。其旁龍山。若不是住在正龍穴後。作送托夾照之山。必是遠出穴前。攫取左右數源之水。聚在面前。為正龍穴前。聚作明堂。及作護關案山。或作捍門水口。故正龍自是尊重而旁龍必為正龍之用神也。其旁龍有融結者。必須本身亦有起伏頓跌。亦有撓棹脚亦有傳變穿落。特正龍尊貴。正得旁龍不專耳。固動優劣不同。未可謂其全無融結造化也。大凡賢人君子。忠臣烈士。崇儒碩輔。係山川正氣

所鍾。其有雖居顯貴。而心術不正。或為奸邪。則是其地雖美。或星辰欹側。或五行尅戰。或砂水奔竄之不純故爾。乃有父子兄弟祖孫。賢愚不一。邪正不齊者。則又當於龍之節數年代。及砂水之方位中求之。或美中有疵。未能純粹。此亦天地無全功。造化無全能耳。

老嫩 夫龍一也而有老嫩之殊。蓋粗大者為老。巧小者為嫩。綿亘者為老。退卸者為嫩。老龍山巒疊疊。星體混濁。枝脚短縮。無有脫卸剝換。徑直而不活變。粗飽而不發揚。如老婦形容枯槁。顏色憔悴。無有生育之道者。嫩龍則有起有伏。有大有小。一高一下。一頓一跌。左樓右閃。走東走西。活變百端。奇巧萬狀。斷而復起。起而又斷。自粗變細。自凶換吉。脫卸清巧。如樹木新登枝柯。自然條暢。開花結實。生意不息。乃可以求穴也。故老龍多是未經脫卸。可以為祖。而嫩龍則有穿落傳變之巧。而為受穴之山也。又有一等真龍。結穴已完。猶有餘氣。山延袤而去者。亦名曰老。是又以脉盡氣絕為老。李淳風謂龍有歸於老者是也。此處亦不結穴。不須著眼。

長短 夫龍一也。而有長短之異。蓋龍之長者結作大。短者結作小。理

固然矣。然大幹龍結穴奇異。天珍地秘。以俟有德。今尋龍只須得百里。或五十七里。或三四十里。其次或一二十里。又其次或二三十節。亦可謂之長矣。凡求地當辨其結穴真偽。不必拘龍之長短遠近可也。且真龍融結。分牙布爪。其長者多為纏護。為下手。為水口關欄。正穴藏縮居內。又不可一極取長者為貴。發揮云。龍望之若近。尋之却遠。此是龍勢。之玄屈摺。逶迤擺布。所以若近而實遠。此最為上等龍。若龍雖遠而行易至。此是龍徑直。而無活動擺布。非美龍也。龍節長者。受氣多。福必彌遠。短者受氣淺。福力易止歇。此則有之。其于融結則無異也。

李復堂題大士像

(娛)

李復堂為人題大士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訝其不倫。復堂嘗甚。鄭板橋曰。何不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章文簡公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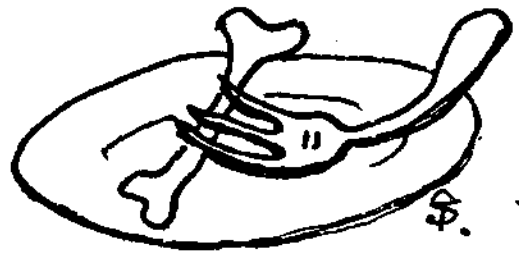
(娛)

錢塘文簡公(煦)嘗語守令。為官者勸言去弊。弊乃養人之物。豈可輕言釐剔。人以為名言。

劉阮重來之坊

(娛)

嘉慶間。阮元撫浙。督兵駐台州。適學使劉鳳誥按臨。同遊天台。樹劉阮重來之坊。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悃撰

葑

嘉疏也。釋草，葑從又須菴

蕪。毛傳云葑，須也。孫炎云。須一名葑。郭璞注，葑從未詳。註須菴蕪。

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疏葑蕪菁也。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蔓菁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蕪。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

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具區之菁。郭璞曰。今菘菜也。詩正義，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格物總論，菘有二種。有春菘。有秋菘。性和利。菘種北地。即化為蕪菁。以蕪菁種南地。即化為菘。

劉禹錫嘉話錄，諸葛武侯行軍所止。必令兵士種蔓菁。云有六利。故蜀人呼為諸葛菜。又蔬譜，人久食蔬菜。無

穀氣。即有菜色。食蔓菁者獨否。蔓菁，四時皆有可食。春食苗。初夏食心。

亦謂之薑。秋食莖。冬食根。子可打油。本草李時珍曰。或以蔓菁蘆服為一種。非也。蔓菁是介屬。蘆服是菘屬。

菲 野蔬也。釋草，菲芴，註即土瓜也。又菲蔥菜。註菲草生濕地。似蔓菁。華紫赤色。可食。詩疏菲似薑。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為茹。甘美可食。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茶 苦菜，釋草文疏，味苦可食之菜也。一名茶。一名選。一名游冬。月令，孟夏苦菜秀。易緯，苦菜生於寒

秋。徑冬歷春乃成。詩疏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薑茶如飴。

內則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唐本草名吳葵。升庵外集俗作鵝兒菜。又名野苦蕒。

薺 甘草也。釋草薺大薺。註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又薺差實。疏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別名差食物。本草小者名薺。大者為薺

蕪。又名大蕪。正字通正二月開花名蝸螺薺。俗呼地蕪菜。陳達叟疏食譜東坡有食薺。法且曰。天生此物為幽人山居之福。本草薺生濟。故謂之薺。釋家以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草。

芥 水草也。釋草，薺。大苦。孫炎曰。本草，薺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

當。或曰蕾似地黃。朱彝尊與顧炎武書云。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連字。(凡零令等字古人類讀憐)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耳。五沃之土產蓮。詩隰有苓。所以與西方美人也。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水花也。而采於山巔。所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

茨 蒺藜也。爾雅疏，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蒺藜有二。道旁布地開小黃花三角四刺實有仁者。名杜蒺藜。俗呼刺蒺藜。生同州沙苑牧馬處。結莢長寸許子大如芝麻狀，似羊腎帶綠色者。名白蒺藜。俗呼沙苑蒺藜。

唐 蒙菜也。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又蒙玉女。疏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玉女也。一物而五名；埤雅，在木曰女蘿。在草曰兔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兔之根。無伏兔之根在下。則絲不得生乎其上。實不屬也。淮南子，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本草，夏生苗。初如細絲偏地。不能自起。附他草梗則纏繞而生根。漸絕於地。如寄空中。廣雅女蘿松蘿也。陸璣云。女蘿，今菟絲。蔓連草生。實非松蘿。松蘿蔓生松上。青長如帶。與兔絲異。

麥 爾雅翼繼絕續乏之穀，月令仲秋乃勸種麥。孟夏之月。農乃登麥。說文，麥金也。故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楚周所受來麩。廣雅，大麥麩也。小麥麩也。本草麥四種。曰大麥小麥，穞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因麵勝小麥而無燥熱。冬月下種。至次年四月成熟。田家賴以續食。周密癸辛雜識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人氣，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麩則溫。麵則熱。麩則冷。曲洧舊聞，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

蕻(爾雅作苽) 蕻草，貝母也。爾雅注，根如小貝而白。華葉似韭。詩疏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本草一名空草。

竹 冬生草也。釋草，葍數節，註節間促。又桃枝四寸有節，註其中實，又蘭茶中註。其中空。又仲無筍。註未詳。又筍箭萌，註萌筍屬也。又籜箭，註別二名。又註竹，蕩竹別名。疏禹貢篠蕩。既數。孔安國云。蕩大竹，李巡曰，竹節相云一丈曰蕩，孫炎曰，竹

闊節者曰蕩，又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周禮孫竹之管，註孫竹枝節之未生者，禮器如竹箭之有筠，註竹青皮也，竹無心，其堅強在膚，竹譜竹得風其得天屈。謂之竹笑。根幹枯朽花復(音復。竹結子也。侯鯖錄竹每六年一花。結子不爲妖)乃懸。丹鉛總錄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四民月令五月十三日謂之醉竹。又謂之竹迷。是日栽竹多感。按衛風綠竹猗猗。先儒或以爲綠爲王。芻竹爲編竹。或以爲一草。爾雅綠竹葍。韓詩竹作蕩。亦作筑。皆誤。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通典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隋曰司竹監。唐因之。監掌植養園竹事。

葵 萑未秀者，釋草，葵亂也。註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蘆。釋言葵離也。註葵色離。在青白之間。陸疏亂或謂之葵。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葵 萑未秀者，釋草，葵亂也。註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蘆。釋言葵離也。註葵色離。在青白之間。陸疏亂或謂之葵。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倉音

造字諧聲部摘例

懷甯馬林孟莊叟著

釋君有威聲

例六十一 君篆作君說文君尊也。尊酒器也，案禮，酒必先尊爲上，卣爲中，壺爲下，皆以待祭祀賓客，尊者大名貴之禮器也，引申之以爲尊卑之尊，故至尊爲君，以尹治也，故以尹發號，故以口發號令以治天下故从尹口。古文象君坐形尹作繡古文君爲从古文尹省聲垂掛平章之義舉均切。

君(諧聲分析)尹 口

(順諧)尹 口 平聲 叶威 爾正釋語順諧 (逆諧)口 尹 平聲 叶君

釋語逆諧蒸 林亦叶君

依諧聲知威君互紐，所謂威者，卽韓非子嬰人主逆鱗之意也，以君有威聲，故若从君聲讀若威俗人不知，遂作威以代之，故說文不錄威，爾正釋親君姑，漢書律歷志作威，姑皆古音之正也，考尹字諧聲爲从ノ又ノ又平聲 正叫筠，故禮記聘義季尹旁達，鄭康成讀季尹爲季筠也，於此以知諧聲之學，至東漢猶未墜，而鄭氏高足後稱東州大儒之孫叔然，創行反切以敷諧聲之門，使後世，祇能於漢人口中討餘瀝，不

知字之所以爲名矣。

釋勿讀若勿又讀若不

例六十二 勿篆作勿與例百三十說文勿州里所建旗九旗之一也，州里當作大夫士，周司常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許於旗下卽稱州里建旗矣，則此稱大夫士建物必也，蓋亦一時筆誤耳，大司馬鄉家載物，注云鄉家，鄉大夫也，鄉射禮各以其物雜帛爲物，注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

有三游謂多也，三游別於九游雜帛。幅半異司常曰通帛爲物，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股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案許云雜帛者，卽釋名所云以雜色綴其邊爲規尾，幅半異者綴邊之帛色至幅半面異也，段氏釋爲全幅分半赤半白，則似陸陽旗恐非。

所以趣民，段氏曰趣者疾也，色純則緩，故遽稱勿勿意，稱勿勿者，此勿勿讀惠惠，爲勿之逆諧聲也，白部惠訓多惠惠也，以勿惠民有急，務勿或从於，段氏曰經傳多作物畫物之意，故勿勿爲惠惠，務勿或从於，案古旗議多畫畫氣，畫之屬，故段物爲勿。

勿(諧聲分析)「隱」撇三衫

(順諧)隱撇叶月 月衫入聲叶勿

(逆諧)衫撇叶薛 薛隱平聲 叶恩之得陸銀二音

依諧聲知勿恩互紐，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

勿勿，當讀若鄭氏盧氏竝注云，勿勿猶勉勉也，勉之又勉，

是自苟敕，不敢怠忽之意，顏氏家訓，勉學篇，世中書翰，

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恩之殘

缺耳，以小顏之精富博洽，尚不知勿勿即恩恩，可見諧聲之

亡也久矣，惟書翰中作勿勿，六朝時尚不作勿勿，明楊升庵

云今世流俗，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匆匆字，失其真矣

，孰知恩亦勿之正音，字應作勿勿，音當讀恩恩，六朝以後

蓋無人知也，

勿字別諧(諧聲分析)撇「隱」隱衫

(順諧)撇「隱」叶丙(逆諧)丙衫入叶不

依諧聲勿之別諧讀若不，論語雖欲勿用，皇疏勿猶不也

，又過則勿憚改，皇疏勿猶莫也，又小爾疋廣詰勿無也。廣

王虛舟反經箴

采采

康熙間。王虛舟先生得元秘塔殘本。凡十二葉。都五百十一字。仿懷仁聖教周散騎千文。集字為句。反其崇釋之意。命之曰反經箴。共存四百九十八字。僅遺十三字而已。語極樸雅。絕無牽強之病。爰錄之。

天地之大。參以聖人。道備衆有。思兼萬靈。窮理觀秘。固義安仁。克修元德。契彼至誠。極用中和。御家教國。

光於四方。達於殊俗。天子無為。承時五福。海宇均平。兵徒不黷。師道作人。尼山超邁。廷殿莫容。教行區夏。闡揚

秘旨。傳授分門。誘荷深密。前賢集成。大道惟一。達德有三。開法成務。以為之藩。瞻嚮日虔。道契彌固。造次播遷

。無不依慕。一十六言。上契心法。三千七十。皆其願學。航海極迷。之綱之紀。月皎珠圓。法言崇議。數十百年。未

燼於地。道風既下。橫議方生。佛自西土。比於南人。寺開千萬。不可殫論。唐宗之年。端拱而運。幹蜀縛吳。滌蔡削

鄴。禪宗益上。佛律為尊。僧常魚袋。寺賜紫金。詔和緇屬。親奉香燈。迎合朝端。談元尚乘。朝散大夫。殿將侍史。散

騎柱國。左右供事。團練都察。貴臣大使。內族王公。凡百士子。并當天常。樂飾金紫。和尚迎承。瑜伽修禮。方丈息

肩。匡床接議。注納偏厚。顧問嘗施。威駕輿臺。以供大師。或妙神靈。引諸奇異。或命茶毗。出百舍利。講論何捷。

符彩欲驚。當暑而滅。竟夕而生。上座餘香。秘殿賜諡。俗尚元真。於此其熾。裴休善相。賞撰碑銘。其餘等輩。指曰

應聲。工賈報恩。寶蓋悉薦。豪俠就寺。雕繪以遍。襲其詞者。自曰清真。游其門者。皆充後塵。無慮無為。以日以月

。不事非事。而請其業。淨地院觀。十置六七。盛大微猶。長懼堙沒。雖有遺書。大蒼殘粒。於戲。赤子無知。悉如響

合。賓友右僧。猶以為得。坦蕩場途。不離不即。尚有主持。得時而駕。守約爭和。柱以正大。日月天開。是待先達。

合。賓友右僧。猶以為得。坦蕩場途。不離不即。尚有主持。得時而駕。守約爭和。柱以正大。日月天開。是待先達。

文學與社會

翟君聖

倘然現在有人要問，文藝何以有做爲社會表現的工具的價值呢？那麼對於這個問題至少須分二層來回答。

第一，文學是以極嚴密的態度來研究「過去」的，能給我們以過去時代的生活之忠實描寫，也時常顯示現代的一般事實與趨勢。欲有效的做到這一層，作家必須於戰爭及議會決議之外更深刻的觀察，他必須就歷史家所僅僅記載的事蹟更進一步而研究其當時之背景。山谷，河流，田園，道路，倉廩，室家，生活的方法，男男女女之內外生活，他們的愛與嫉，宗教與罪惡，風俗與慣例，心理之優點與弱點，情感，慾念，迷信，道德，以及其他的物質的心理的生活，文學家都要靠了想像力鑽入裏面去體貼領會，沒有人比文學家更需要以謹嚴的態度去研究一個過去的時代，他要到許多來源去採集材料，既經採得之後，雜亂的材料還要一氣呵成，使成爲有生機的整理。過去的許多重要時代，賴小說家與詩人的描寫，而能令人永不遺忘，這功績是不可埋沒的了。而文學中之不可捉摸的「時代精神」，尤足令我們深刻感到文學家的工作是如何的困難與奧妙。而文學家若不能把握這一點「時代精神」，則其對於社會學家的價值亦將如同對於一般讀者的價值同樣的渺小了。

研究過去的結果之一，便是可以發現某種進步的原則，那是有永久價值的。有時候，這些結論是否定的，然其功用正不下於肯定的結論，這是化學物理學及其他科學已經教訓過我們的。因不知道否定的結論，我們才往往蹈從前的覆轍。所浪費之時間精力金錢，是鉅大而不可恕的。顯示過去之某種社會行爲之不成功，這固然並不是文學主要任務之一，但事實上十八世紀後半的小說却記載了許多關於監獄改革，教育，教會生活，等等的事實，對於現今研究社會的學者是極有益的知識。當然，這些事實的記載，不是像記帳一般的枯燥，而是當做那時代的生活的表現，與當時社會的心理的各種關聯，整個的描寫出來的。那些事實是描寫成爲結果，其因子則是當時人民的環境欲念思想等等。不是當做孤立的事實來描寫的。

但是在解決一個複雜問題之各種努力當中，總會產出一些肯定的原則。失敗正是成功的原則的一種指針。成功的方法是無從詳細規定的，且根本亦無準保能產生神奇的良好果的方法。平常所謂失敗及部份的成功都是較大的成功之最初步驟。事實的成功總不能如學說之完美，因爲在試驗之中，環境即有轉變需要新的適應才成。

研究過去亦能表現出一些趨勢，雖不甚顯著，尙未能有事實的表現或立法的表現，而却是重要的實在的。此種趨勢常在文學裏表現出來，無論其題材爲現代生活的描寫或過去生活的再現。

文學家雖然和其他的人一樣不能預測未來，但只有文學家把這些社會變化的萌芽加以研究了解 and 表現。文學家在實際上和在想像上站在他的時代的中心，對於當時的思想和情緒感覺得異常敏銳，所以他除了寫作之外他還過着實感的生括，他有所作便不但有真知灼見，而且有生命。

由此可以附帶說起，文學還可以盡一椿很有價值的社會任務，可以引人注意當時有糾正必要的各種罪惡。一種罪惡，究竟誰先發見其爲不合理，或究竟誰先表示了不滿，是頗難斷定的。這先後的問題例不甚重要。不過我們要認識，文學是引人注意當代的罪惡並促進改革之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文學用各種方法達到這目的，最重要的揭發令人不愉快的隱匿的事實，鼓動調查，創造輿論，激發公衆的義憤。常有人以爲這任務是屬於講壇和新聞紙。這固然很有道理，但這並不是說文學在同一領域中便非利器。况且講壇和新聞紙也常是受了文學的激發和材料供給。其受益於文學之處雖常是間接，然却是真實的。

文學在一種改革的最初階段比較的最有用處，所以往往的不能得到他所應得的酬勞與讚美。一種罪惡在既經宣揚之後，這才有人感覺到這裏面的不合理，然後才有人做立法執法的工作。我們看見社會改革的實行者，容易忘記了初步倡導的人。文學家比較常人的感覺敏銳，所以他永遠走在改革運動的前端。有些社會階級等着產生一個詩人歌唱他們的希望，而這詩人老不出現；但這也不稀奇，因爲文學的本身

是社會思想情感的表現，表現着作者和讀者的性格。許多年來，只有少數人能閱讀，但即在那時代，社會整個的受文學影響，不單是一小部分受影響，大多數的下層階級也間接受到影響。無論如何，文學對於社會生活與行動上已經很效果了。

第二，文學可以引起現在的社會自覺。前面所說文學關於研究過去的功用完全也適用在研究現代上詩人與小說家仔細的觀察社會現象；分辨什麼是固定的什麼是暫時的；對於有永久價值的真理予以美而有力的表現顯示思想行動之趨勢；及習慣制度之社會的意義；暴露罪惡；爲一切階級的願望做口舌，自最高階級以至最下階級；向能爲社會改良領袖的人們做感情和知識的申謝。作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一，便是他的想像力，使他深入社會，不僅爲一冷靜觀察者，而且要是一個積極同情的參加的一分子。他所描寫的人物的心理，他所描寫的風景，他所描寫的情境，都要深入才成。能如此，則雖是過去的，對於他也是現在的了，因爲他現時是暫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裏。

文學中的想像的成份，若有人認爲是對於社會學者減少價值，則我們原該記得，文學家於下筆之先，原是對於社會實際狀況下了一番苦功的。他當然不能放鬆一絲一毫的事實。他一定是先做到了一個精密的觀察者，然後才做一個生命的描寫者。有人說過：藝術創造，即是經過人格修改的記憶。如其一個藝術家不先是一個發現者，則根本無記憶可云，人格更無從附的。他的功用即在於把以前的渺茫的無生氣的東西給以生命。沒有想像力的人不能了解以往。但在了解現代，想像也一樣的重要。描寫現代的人，重要工作之一即是深入於他人的生活之中。這只能由想像得來。單看某一階級

某一人之居室田園，並不能使你怎樣了解他的心情，等於單看威蘇威火山的岩石並不能使你明白它內心的洶湧一樣。當然，嚴密的描寫外部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過只有哲人才能看穿那內心的密秘，只有藝術家才能描寫出來。而此內心生活才是決定一切社會情形的最後因素。眼光是比視覺更難得的。

此種深入於一時代一民族一階級之同情的眼光，是引起社會自覺的人所不可少的。不有同情的了解什麼也不能夠解釋。縱然是可能，一個嘲世的不同批評家對於人生內心的解釋，也決難被一般人所接受。

解釋如其是真實的，勢必至要揭發一些令人不體面的事實與情形。而此種知識永遠是不受歡迎的。所揭發出來的真相，最初是被強調的否認，而此種否認又有時是很誠懇的。一般人對於一些實在存在的情形是不知不覺的，故任某種罪惡存留而並不覺自己姑息之過。他們常常不曉得他們自己對於社會罪惡的見解往往是根據傳統觀念而來的，他們看不出他們的見解是過去的遺留，對於當時最新的發展是不適用的，並且與當時的最好最高的思想生活的標準是相悖的。

此種矛盾的情形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心裏而並不覺其為矛盾，這真是一種奇異的心理。

當思想與信仰，情感與希望，在文學裏具體的客觀的表現出來的時候，人們便被逼得不能不看這各方面的情形，不能不設法調解其間的矛盾，不能不裁斷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有益何者有害，對個人或對團體。一個人羣的內心生活反映在文學裏之後，其程序約是這樣：先是激憤的全部否認其描寫中的真實性；隨後較開通的人便猜想其中也許有一點真理，雖然是大部份是過火的誤會；隨後是仔細的調查，看看其中究有若干是真若干是假；隨後是調查結果的傳佈；隨後是改革的被採納。

文學不但能使一般人對於那些因抱高尚理想而被習俗所不容的人們發生同情的了解，文學還能做為一種激憤的情緒的安全出路，因為若不有這樣的發洩，難免不更採取激烈危險的方式。文學的功用，像是一把雙刃的刀，左右都有鋒芒。文學可以用做激動革命的工具，亦可用做撲滅革命的工具。當然，在某一特殊例證之下，文學究有怎樣的確切的影響，這是不易說明的除非仔細考查許多因子，例如：文學作品的形式與精神如何，文學是否有能達到各個人手裏的可能，大部分讀者的性格知識及其社會組織如何等等。

欲達到社會由合法的並且理性的方法以求改革，文學雖非唯一的方法，却是很有效的一個。

入聲廿州

閩烏石山石壁巖，舊鑿大士石像，香火特盛，甯都公自江右歸，鳩工修葺，闢樓五間，正廳顏曰介景亭，倚窗平眺，江水如練，一白無際，右題松荔山房，房負古垣，竹木環匝，循垣而南，蒼松一株，老幹盤擎，旁植荔支雜樹無數，視仰其上，巖嶂稠疊，有石天焉，深窈而黑，坐容數人，可避風雨，光景幽絕，衆異世文嘗與余偕處是樓，風雨連牀，談笑歡洽，至今思之，三十年事，恍如昨日，不意樓為僧燬，竟成焦土，可惜也已，近讀爰居閣詩，有塔僧不洗當時鉢，詩夢偏循舊日廊之句，不禁惘然，賦成此闕。

占詩人吟趣畫樓東。夢與故山逢。漸晨光透紙。鐘聲百人。飛落蒼松。渾覺高寒坐處。了不識塵踪。一白江天外。峭立千峯。準擬重招舊隱。任登臨送目。閉拄孤筇。甚懼禪去遠。陵谷感偏同。但涓涓巖泉驟雪。向荒陂猶照夕陽紅。須料理。讓誰為主。明月清風。

俞曲園先生年譜 (四)

徐澂

光緒十三年(丁亥)六十七歲 先生主詒經精舍講席，自戊辰至此，已二十年。春間，招肄業生於俞樓雅集，有詩云「一樽戲爲諸君設，二十生辰湯餅筵」。三月，至越中，登南鎮，謁禹陵，編探吼山七星巖之勝，成詩十九首，弟子宋澄之爲繪作紀游十九圖。夏，先生右駭生瘍，精力益衰，於曲園閉門養疾，網羅舊聞，間及經義，隨筆紀錄，纂成奈香室經說十六卷。(蔣蘓泉益禮卒)

光緒十四年(戊午)六十八歲 春，先生回德清掃墓，旋攜二兒婦及孩女慶會會孫璣寶居右台仙館，幾及一月，頗極山居之樂。四月中，先生至臨平，重訪舊游，徧歷史家塚戴家橋諸處。夏，先生以孫女慶會許嫁宗湘文觀察之子子戴(舜年)。其秋，子戴登賢書；十二月十三日，入贅於先生家。先生製大金字八分，懸樂知堂兩壁，曰「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時傳佳話，茶香室三鈔三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刻成。

光緒十五年(己丑)六十九歲 是年會試；先生長孫陸雲與孫培宗子戴先後入都，榜發，薦而不售，卷皆在潘伯寅尚書處，俱以額溢見遺，潘公於陸雲卷批「惜之」二字，於子戴卷批「惜哉」二字，姊夫妻弟，竟出一轍，先生歎之以詩。先生輯自述七言詩一百九十九首爲曲園自述詩一卷，附刻於春在全書之後。湖州各縣皆荒於水，德清尤甚，先

生以擬墨一千四百本，易洋一百四十圓，又寄百本與龔仰蓮觀察，得百圓，彙付德清賑局。(顧子山文彬卒)

光緒十六年(庚寅)七十歲 春，先生居右台仙館，以山居雜詠二十題課諸生。先生聞彭雪琴逝世之訃，以詩謝不受祝。先生長婿王康侯卒，卜葬吳下象山，先生親送其葬。應徵察卒於杭州吳中耆老爲建專祠於上海，先生有記刻石。先生撰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成，其書皆雜記所聞。所見，體例與記曉巒(昉)閱微艸堂筆記相近。(曾劫剛記澤潘伯寅祖蔭卒)

光緒十七年(辛卯)七十一歲 往歲先生七十壽辰，東瀛人士以詩文補祝者甚多，遂有東海投桃集之刻。先生於春在堂西徧，設一鏡屏，月夜於鏡中斜睨之，化一月爲五，多或至九，乃悟「石湖串月」之理。有同年嚴潛生(辰)者，學得其法，大喜，自稱串月弟子。先生製成勝遊圖，及西湖攬勝圖，均刻於曲園三要中。八月，徐花農拜廣東學政之命，先生適小病，聞之甚喜。曾劫剛(紀澤)葬於長沙，先生爲撰墓銘。(李敬堂桓卒)

光緒十八年(壬辰)七十二歲 彭剛直公奏議八卷詩八卷刻成；春間，先生至西湖拜公祠，卽以一部交守祠者，置公神龕中。先生在蘇，與潘偉如任復元(道鎔)感旭人，(康)

時相過從。夏，先生在吳下杜門不出，惟以書卷自娛，漁獵所得則錄之，意有所觸亦錄之，偏成九九銷夏錄十四卷。六月潘順之（遵祁）卒，先生為作家傳。秋，先生於俞樓演青蛇傳影戲，觀之甚樂。丁松生修西湖寶石山宋孫花翁（惟信）墓，先生為之撰記。徐花農於英德得一石，若老人危坐而手一偏者，因名曰「授經石」寄贈先生，先生以彷彿形似墨戲中「曲園課孫」一圖，喜賦一詩。光緒十九年（癸巳）七十三歲 春，浙藩司劉景韓（樹棠）以署中瓊花折枝贈先生，先生為賦杭州瓊花歌，又撰瓊英小錄，並移一株，歸種曲園。先生編刻話經精舍七集成，丁松生修西湖陳忠肅公（文龍）墓，又屬先生撰記之石，孫康侯輯陳忠肅公墓一卷，先生亦為之序。

光緒二十年（甲午）七十四歲 五月，先生長孫婦彭氏病逝，年二十九歲為撰傳，先生門人曹小槎，以春在堂全書行世已久，而卷帙繁重，攜挈不便，因用西法石印，以廣流通。（譚序初鈞培孫琴西衣定卒）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七十五歲 春在堂東軒瓶梅結實，先生次兒婦以紀文達家「瑞杏軒」為比，先生為書「瑞梅軒」三字。瑞安孫仲容（詒讓）以所著禮選十二卷，請序於先生，是歲會試，先生長孫陸雲，以海上有警，未赴。十一月先生為陸雲續娶外孫女許氏為室。譚序初歸葬鎮遠，先生為撰墓碑，並序其奏稿。臨平孫氏重建現貽樓，下謙六堂，先生撫今追昔，賦詩寄題。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七十六歲 是歲，為先生重游泮水之年，乃將堂年院試題目，重作一篇，刻為重游泮水試艸。先生編刻話經精舍八集成。（楊見山峴卒）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七十七歲，是歲，距先生中副榜已六十年。五月，先生會孫女慶曾卒於温州。先生同年徐壽衡來典浙試，出闈相見，握手歡然。（張子青之萬年）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十八歲 先生長孫陸雲以第三人及第。先生以年老辭話經精舍講席，繼之者為黃瀨蘭（體芳）侍郎，不半年歿。話經諸生環請劉景韓中丞延先生再主斯席，先生乃薦汪柳門（鳴金）侍郎自代。話經諸生，知先生不復再來，乃為先生設長生位於第一樓中。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七十九歲 冬，先生長孫陸雲舉一子，先生始有會孫，大喜；以前三日次子婦曾夢一僧入室云：「將托生於此」。故為取名僧寶。（丁松生丙卒）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十歲 先生八十誕辰，仍接七十歲例，賦詩不受祝，並作述祖德詩，以勉後人。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八十一歲 春汪柳門招集楊定甫，費祀懷（念慈）喻志韻（長霖）曹石如潘西笙（昌煦）蔣季和（炳章）同集其寓，先生攜孫陸雲與焉；一主七賓皆翰林，吳下傳為盛事。丁修甫昆仲以武林藏書錄索題，先生為賦長歌。陸鳳石自西安以商山芝艸寄先生。奎樂峯（俊）制府自蜀中寄贈先生印竹枝三枝，附書有「扶掖大雅，楷柱名教」之語。先生賦歌謝之。春在堂有桂四枝，花開頗盛，先生每歲思一賞之。輒不果。是年無風雨。遂招王氏長女來。共領花下，徘徊竟日。先生長孫陸雲又舉第二子，惟未滿百日而殤。（李少荃鴻章卒）

陳可園先生年譜 (六)

張江裁

同治二年癸亥先生二十七歲

正月十四日大風。自焦山口渡江。先生有詩曰。如此風波。居然鼓棹行。碧山屹若柱。白浪沸如雲。路遠歸心急。時危性命輕。移時登彼岸。午日漏雲晴。是日宿召伯埭。晉謝傅所築也。十六日大風舟不能行。徒步由界首至鄉寓。于界首驛遇周浦雲歸汜水。先生有詩贈之。詩曰。我已戒途至界首。見君船頭亂招手。無心相遇喜不禁。借問幾時出京口。二月初回營。四月移家江都東鄉十二圩。與鎮江止隔一水。往來極便。先生有歸家詩曰。順風剛趁一帆西。冒雨旋沾兩屨泥。行盡程途三十里。到家未唱午時雞。新居詩曰。淮北江南幾度遷。築堂誰送判官錢。開窗東向貪迎月。汲水南來喜近泉。伏卵留雞供膳便。比鄰養犬傍門眠。更欣剝啄來佳客。攜得鱖魚一味鮮。別來三月不多時。恨怨音書兩地稀。行篋妹搜新得句。縑塵妻滌舊裁衣。行蹤縱未仙源隱。遠道何愁羽檄飛。從此往還一日便。無須辛苦寄書歸。又作感懷詩曰。只此一江隔。音書尚滯留。家貧身作客。妻病母添愁。心事誰相問。行蹤不自由。欲歸歸未得。翻妒水東流。九月九日過張蔞營(廷燮)筵小飲。有詩記事。詩曰。江頭聞欲泛歸航。底是西風鎮日狂。紫蟹初肥村釀熟。留君客裏過重陽。三間第屋小於舟。劇飲歡呼遠客愁。故園蒹葭憔悴盡。無人清詠似

嘉州。先生又作丹陽難民行一篇。皆目睹實事。真詩史也。詩曰。將軍下令卡門開。丹陽難民結隊來。食無米。炊無柴。短褐單衣不掩骸。淒風苦雨縮項立長街。猶憶昨宵賊追急。拚死一戰心惶急。從此卡門始得入。惟盼長官議振卸。長官搖手不肯收。揚言經費無處籌。捉船送過江北洲。難民難民爾最苦。沿江一路何所規。抽釐小吏猛如虎。商民絲粟皆征取。借問捐何爲。答云辦招撫。君不見旗人大書鎮江府。先生除日還家守歲。有詩曰。琴書飄泊客天涯。莫對春風感歲華。且趁殘年半日暇。一帆風色送歸家。剝啄柴門扣未開。聞聲母妹盡疑猜。昨宵接到平安信。猶道新年始得回。高燒絳燭添春。小點椒盤薦五辛。暖得一壺分歲酒。筵間先爲洗風塵。是年春苗沛霖伏誅。淮北平。秋淮軍連克蘇常諸州。

同治三年甲子先生二十八歲

正月十一日渡江至營。先生有入幕醉歌曰。男兒不能讀書取公卿。便當挾策千軍營。新春十日出門去。跨馬仍作京江行。布衣芒屨入幕府。將軍愛士接以誠。傳呼軟脚開新局。健兒左右捧瑤觥。平時涓滴不入口。到此渴飲如長鯨。當筵笑傲不知醉。眼花散大燈花明。濃墨磨成待草檄。脫衣磅礴千人驚。落筆龍蛇勢飛動。紙上颯颯風雨聲。書完宿醒仍未解。倒牀鼾睡如雷鳴。夢中似聞人傳說。前軍

奪得丹陽城。嗚呼安得四海盡昇平。燕然勒石記姓名。然後幅巾徒步歸田里。頭銜還我老書生。四月彈壓局微。復入凱勝營。先生有丹陽女兒行。記所見也。詩曰。丹陽女兒年十六。肌白顏紅雲鬢綠。亂頭粗服坐道旁。隨隊簽名招撫局。兵火摧殘骨肉亡。哀哀迴憶從前哭。自言生小本良家。桃李姿容人盡誇。繡閣薰香方獨坐。嚴城戰鼓忽驚過。尹公橋上張公沒。天驕躍馬衝關入。偽爵巍巍誰最尊。黃袍共指英王叔。耶孃遭戮喪沙塵。孤苦伶仃賸一身。已分溝中餓餓死。無端被選作真人。(賊官妻名。)明知從賊真堪恥。自古艱難惟有死。多少尊官尚拜降。忍辱休嗤一女子。從此專房恩寵新。黃金爲屋不愁貧。輕盈揚柳隨風舞。綽約芙蓉帶露春。繁華如夢何時醒。忍死須臾望大軍。大軍一旦將城克。劫擄誰知過於賊。同時姊妹數十人。積壁重檐藏不得。或經奪賣或掠歸。落涸飄萍那容擇。爲惜傾城色最嬌。將官留得伴無聊。非同高穎誅張媛。好似周郎納小喬。夫子桑中真喜悅。清人河上任逍遙。昨夜元戎忽下令。麾下諸營皆敬聽。婦人隱匿法所誅。明朝派弁搜營汎。議罪先從動責嚴。聞言膽落徐州鎮。差官押送局中來。難民撫卹開軍政。親戚無人誰領回。茫茫後路真難定。早知如此悔偷生。亂離何處徵天幸。從頭訴說尚未終。我亦淒涼歎轉蓬。如聽文姬新制曲。胡笳十八怨秋風。五月二十一日自鎮江泛舟至丹陽。有詩曰。麥秀黍油油。蕭條萬象秋。山空留壘在。江轉入河流。飄泊將身誤。艱難爲食謀。沿途垂柳盡。幸免觸離愁。六月十六日曾軍克江甯。獲李秀成。先生有詩曰。戊樓更鼓尚焚焚。報捷旗飛半面紅。夢裏驟聞猶未信。衆中傳說已相同。天時剛屆一星轉。元老欣成六月功。西望家山二百里。新秋准擬

掉歸篷。六月回鄉寓。旋返營。八月營微。乘馬至鎮江。小憩二日。遂歸。時先生尊人在泰州招赴姜堰。以沈筠生新得釐局。延先生辨書記也。十七日過仙女廟。十八日舟行宜陵道中。有詩曰。輕舟蕩漾榜聲催。篷底高眠眼懶開。知有人家臨水住。隔籬小犬吠船來。十九日至泰州。住二日。往遊岳王墩。蓋岳忠武屯軍處也。俗謂之泰山。地高而敞。登之則全城在目。廟祀忠武。旁列配享諸將。云墓西湖所塑也。山下有臨湖禪院。地亦幽秀。又遊尤氏園。園有疏野之致。惟多蕪穢。先生有登岳墩詩曰。占得一城勝。登臨眼界寬。樹痕遮日暖。風力撼山難。香火新祠廟。雲雷舊將壇。滿江紅一曲。高唱暮天寒。二十一日抵姜堰。寓東嶽廟中。十月擬回金陵應試。旋於十三日發姜堰。先生有詩曰。一樣征塵滾滾來。歸途畢竟覺心開。半肩行李惟書篋。兩月離愁付酒杯。尚有風雲素氣在。非關湖海倦遊回。也應料理移家計。松菊荒園次第栽。十四日至泰州。十五日轉宜陵。十六日至仙女廟。十七日抵十四圩。時先生父由水道回首。先生以試期迫促。二十一日徒步至三汊河。二十二日至泗源溝。有詩曰。行行朴樹灣。心急足難前。荒野風聲大。長空日影偏。屋多知近市。河淺不容船。努力前程遠。於茲猛著鞭。二十三日渡江宿龍潭。有詩曰。不識家山路。逢人輒問程。廢營濠四合。破屋柱孤撐。岡嶺多雄秀。關河罷戰爭。鄉音久未接。入耳最分明。又有喜見鍾山詩曰。鍾山見我歸。如笑迎面起。久別忽復逢。山靈亦歡喜。憶昔小樓頭。相對日徒倚。揭來十餘年。道路生荆杞。老屋怕重論。一片焦土矣。惟此好峯巒。猶自鬱蒼紫。願我如舊識。出沒白雲裏。料理雙芒屨。訪勝從茲始。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五)

翠微居士

(三) 諸子學類(續)

- 識小錄八卷(清姚瑩道光二十九年刊)文昌雜錄六卷(宋龐元英乾隆刊)元城語錄三卷(宋馬永卿明刊)隱居通義三十一卷(元劉壎嘉慶六年刊)閉居錄一卷(元吳衍明刊)天都載六卷(明馬大壯萬曆庚戌刊)常談四卷(劉青園光緒刊)談資四卷(明泰鳴雷萬曆刊)粹掌錄二卷(清汪啓淑乾隆刊)智囊補二十八卷(明馮夢龍斐齋刊)佔畢叢談六卷(清袁守定光緒丙戌刊)蓬窗隨錄十八卷(清沈兆澧咸豐九年刊)寶存四卷(清胡式鈺道光二十一年刊)消音隨筆四卷(清潘世恩道光刊)綠窗女史十四卷(心遠堂刊)禪真逸史四十回後史六十回(清溪道人明刊)石點頭十四卷(天然癡叟道光刊)今古奇觀四十卷(抱齋老人明刊通行本)十二樓十二卷(覺世裨官通行本)醒世姻緣一百回(清周西生通行本)國色天香十卷(明吳所敬乾隆刊)五代殘唐六卷(玉茗堂批評清刊)隋唐演義一百回(齊東野人四雪堂刊)北宋演義六十四回(清杜綱道光刊)南北宋志傳一百回(玉茗堂批評道光刊)說呼全傳十四卷(半閉居士乾隆刊)韓湘子全傳三十回(明雉衡山人九如堂刊)平妖傳四十回(明馮猶龍嘉慶刊)西洋記二十卷(明羅懋登明刊)品花寶鑑六十回通行本)天雨花三十回(清陶貞懷同治刊)雪月梅傳五十回(清陳朗通行本)英烈傳八十回(明徐渭通行本)關關演義六卷(周游通行本)續南逸史二十八回(花溪逸士嘉慶刊)八仙緣四卷(梅庭氏巾箱本)秋燈叢話十八卷(清王棧乾隆刊)白圭志十六回(清崔象川巾箱本)一捧雪三十二回(巾箱本)珍珠塔四卷(巾箱本)林蘭香小說六十四回(寄旅散人巾箱本)豆棚閒話十二卷(艾衲居士明刊)鴻雪姻緣記(清麟慶道光刊)西湖佳話十六卷(古吳墨浪子乾隆刊)封神全傳十九卷(通行本)隋煬帝野史四十回(齊東野人清初刊)蕩寇志七十回(山陰俞萬春咸豐刊)狐狸緣二十二回(醉月山人光緒刊)再生緣(通行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回(卽空觀主人乾隆刊)龍圖公案八卷(敬書堂刊)二度梅全傳四十回(天花主人寶興堂刊)金瓶梅詞話一百回(影印明本)兒女英雄傳(通行本)三寶太監西洋記演義二十卷(明刊)綠牡丹六卷(無名氏道光刊)萬年青新傳十二卷(咸豐刊)爭春圖全傳四十八回(同治刊)綠野仙踪八十回(通行本)彭公案一百回(通行本)
- (四) 醫學類
-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宋劉完素明刊)素問玄機原病式(宋劉完素明刊)

- 吳瑄刊)傷寒標本二卷(宋劉完素明刊
 (傷寒六書(明吳勉學校刊)傷寒六書
 (明陶寒明刊)傷寒說意十卷(清黃元
 御乾隆刊)小兒直訣四卷(宋錢仲陽明
 刊)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元羅
 天)明永樂刊)類經三十二卷(明張介
 賓天啓刊)證治要訣十二卷(明戴思恭
 明刊)證治準繩八卷(明王肯堂明刊)
 醫萃一卷(明蕭昂明刊)醫學綱目四十
 卷(明樓英嘉靖刊)醫學正傳八卷(明
 盧搏萬歷刊)保赤全書二卷(明沈堯中
 萬歷刊)保嬰撮要二十卷(明薛鎧明刊
)宣明論方十五卷(宋劉完素明刊)脾
 胃論三卷(金李杲明吳瑄刊)胤嗣論一
 卷(明劉錫明刊)離婁經一卷(明刊)
 鍼灸節要三卷聚英四卷(明高武嘉靖刊
)痘疹會通五卷(清會鼎乾隆刊)痘疹
 金鏡錄六卷(清仇濂通行本)痘疹全書
 二種(清萬密齋集康熙刊)鮑氏醫書四
 種(道光活字本)全幼心鑑四卷(明成
 化刊)醫方一盤珠十卷(清洪金鼎同治
 刊)本經續疏六卷(清鄭澍同治刊)醫
 書十二種(清胥山老人王崖纂乾隆刊)
 成方切用二十卷(道光童氏刊)理瀹駢
 文(清吳師機同治三年刊)古今名醫彙
 粹八卷(清羅美東道光刊)衛生易簡方
 十三卷(明胡濙宣德刊)幼幼集成六卷
 (羅浮陳復正輯專刊)南雅堂醫書全集
 (長樂陳修園同治刊)傷寒大白四卷(清
 秦皇士康熙刊)西醫略論三卷(清管
 茂材咸豐刊)赤水玄珠三十二卷(明孫
 一奎明刊)
 (五)文學類
 梨岳集一卷(唐李頻道光刊)唐制
 詔集二十卷(唐常袞光緒辛巳刊)李端
 詩集三卷(唐李端明嘉靖刊)碧雲集三
 卷(唐李中乾隆刊)盧戶部詩集十卷(唐
 盧綸嘉靖刊)羅司勳文集八卷外集一
 卷(唐羅虞臣明刊)顏魯公文集三十卷
 (唐顏真卿嘉靖刊同治刊)陶山集十六
 卷(宋陸佃江西聚珍本內外聚珍本)南
 湖詩集十一卷(宋張雲驥光緒刊)金淵
 集六卷(宋仇遠江西聚珍本)忠肅集二
 十卷(宋劉摯畿輔叢書本)南陽集六卷
 (宋趙滿江西聚珍本)學易集八卷(宋
 劉跋內外聚珍本)蒙齋集二十卷(宋袁
 甫內外聚珍本)宗忠簡公集七卷(宋宗
 澤同治刊)鄒道鄉全集四十卷(宋鄒浩
 清初刊)林次崖集二卷(宋林希元明
 刊)梅溪集二十卷(宋王十朋明刊)絜
 齋集二十四卷(宋袁燾內外聚珍本)龍
 川文集三十卷(宋陳亮崇文書局刊)江
 湖小集九十五卷(宋陳起明刊)江湖長
 翁集四十卷(宋陳造萬歷刊)唐子西集
 二十四卷(宋唐庚雍正活字本)朱鞏齋
 集十二卷(宋朱松明刊)若溪集五十五
 卷(宋劉一止明刊)陵陽先生詩集四卷
 (宋韓駒明刊)毗陵集十六卷(宋張守
 亦有生齋刊)趙清獻公集十卷(宋趙卞
 清初刊)崔清獻金錄十卷(宋崔子璣嘉靖
 刊)石徂徠集二十一卷(宋石介光緒刊
)楊龜山全集四十二卷(宋楊時萬歷刊
 康熙刊)屏山集二十卷(宋劉子疊明刊
)秋崖小稿三十八卷(宋方岳清活字本
)文山全集二十卷(宋文天祥康熙刊)
 節孝集三十卷(宋徐積清王氏仿宋刊)
 後村居士集二十卷(宋劉克莊清姚氏刊
)李忠定集三卷(宋李綱愛日堂刊)謝
 疊山集十一卷(宋謝枋得道光刊)玉楮
 詩稿八卷(宋岳珂明刊光緒刊)青山集
 三十卷(宋郭清蔣氏影宋本)衆妙集一
 卷(宋趙師秀汲古閣刊)龜谿集十二卷
 (宋沈與求明刊)燭湖集二十卷(宋孫
 應時清靜遠軒刊)黃勉齋文集八卷(宋
 黃幹正誼堂刊)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宋陳襄舊抄本)高東溪文集(宋高登
 清初刊)羅鄂州小集六卷(宋羅願明刊
 康熙刊光緒刊)三劉文集六卷(宋劉敞
 水西劉氏刊)日涉園集十卷(宋李彭舊
 抄本)梁溪遺稿一卷(宋尤袤光緒刊)
 陳止齋集五十二卷(宋陳傳良正德刊)



江蘇文藝協會主辦

古今文物展覽會雜寫

東晨

庚辰秋節。吳中文展。滿擬觀光。以擴眼界。及時既屆。為事所羈。因而未果。諸友感情。望眼欲穿。良深歉悚。茲得東晨先生雜寫一篇。聊代臥遊。用為刊布。並留後日之稽考爾。察識。

在木樨初放，明月皎輝，十足含有詩意的中秋節序，是多麼使人們舒適，有興味？而況事變以後的蘇州，又躍上了和平明朗的大道，市面繁榮，人口稠密，在江南的都市裏，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文學，藝術，都是我們人類生命上的醴泉，精神上的食糧。歷數我國的固有藝術，文獻遺物，要算是唯一的國寶，蘇州本為東南文化中心；因此省垣文藝界，聯絡各地同志，和友邦人士，努力文藝復興運動，而有最近江蘇文藝協會的創立，陰曆八月十五中秋那天，是正式成立之日，同時就在蘇州舉行古今

文物展覽會七天，亦為事變以後文藝界重入復興之途的表現，光明絢爛，感哉斯舉：



倪墨耕金心蘭吳大澂劉臨川合作梅花仕女圖 (顧衡如藏)

此次江蘇文藝協會主辦的古今文物展覽會，就假蘇州玄妙觀中山堂二樓陳列的。該會為維護秩序良好起見，特印

製參觀券，每券價售一角，所陳列的藝術作品，經過甄審的結果，類別為書畫，金石，古玉，古器，雕刻，史料圖籍，等類，陳列室共分四間，第一室陳列書畫，第二室陳列書畫及金石拓本，第三室面積較大，全部陳列大量書畫，單獨楹聯一項，也不下一百聯以上，第四室陳列書畫及各項古器物，陳列品總數達七八百件，布置適宜，各室光線充足，陳設典雅，秩序井然，會場氣象，莊嚴，恬靜，兼而有之。

畫幅中以冒辟疆畫山水六軸（高冠吾主席藏）最為惹人注目，淡逸高簡，洵屬不可多觀，倪墨耕金心蘭吳大澂劉

臨川合作梅花仕女圖，及任伯年仿陳老蓮秋扇仕女圖，（吳昌碩題詩）二件（顧衡如藏）都是神逸獨具，清麗俊美，王椒畦山水手卷，（高主席藏）為焦山善微和尚舊物，後有莊蘊寬王一亭犬養毅高冠吾諸家題識十數節。畫意極似王晉卿，烟浮遠岫，兼以染色青綠，益見氣韻穠纖，與劉懋功（竹澗）畫卷（顧蔗園藏）並列一桌，輝映比美，都是不同凡響的傑出物件，（按懋功字竹澗，為吳中寒



汪伯年仿陳老蓮仕女吳缶翁題詩

（顧衡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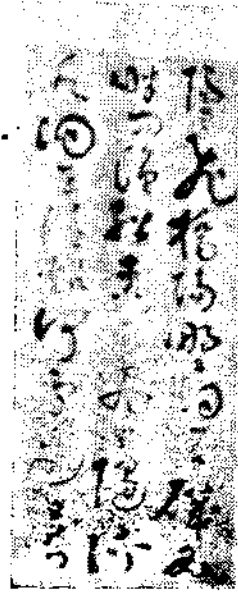
碧山莊主人劉蓉峯文孫，崑山王椒畦曾館席劉氏，竹澗嘗得衣鉢之傳，（此外如王椒畦山水立幅，（顧蔗園藏）黎二樵山水，（徐徵藏）沈石田項易庵丁南羽董香光等的山水，（孫季元藏）文徵明青綠山水卷，（高主席藏）楊晉山水，（錢介一藏）任立凡人物屏，（錢介一藏）王小某畫蘇東坡夜游承天寺圖，（朱瑞庵藏）徐俟齋山水，（衛東晨藏）錢擇石山水，（馬衡藏）張篁村山水，（劉孝繩

藏）王蓬心山水，陳儀山水，（顧衡如藏）劉原起山水，方士庶山水，（柳君然藏）任伯年畫石，（陳迦倉藏）李三畏邵香白墨荷，（朱瑞庵顧蔗園藏）今人作品如王濟遠龍江夕照，高劍父紅梅，方人定衰柳晚蟬，黃君璧桂林山水，蒙古畫家田亦擅畫馬，陳昔儔滕白也指畫山水及海鳥雙飛，鄭午昌方介堪鄭曼青汪采白合作山水，以上（顧蔗園藏）溥心畬仿宋人山水，（顧衡如藏）陳小蝶富春漁唱小幅（衛東晨藏）等數十件，都是會場裏的精光耀目之品，書軸方面很有幾幅是值得欣賞的，如宗涓詩軸長幅，（顧蔗園藏）明人書法，骨力峭拔，此幅極似米海岳神韻，天矯擺宕之姿，溢乎紙表，邱龍門書唐人詩，（沈祖光藏）歸莊書幅，（葉伯良藏）鄂爾泰書畫跋，巨幅金箋本（徐徵藏）年羹堯書幅，（高主席藏）劉晟書幅，（沈祖光藏）翁松禪書幅書屏，（馬衡顧衡如藏）



任阜長畫石（陳迦倉藏）

上款為汪柳門楊師載等，周昌杞書懷素自敘（顧蔗園藏）餘如徐昂發，劉石庵，何拭，王闓運，王文治，梁山舟，李



邱龍門書幅（沈祖光藏）

鴻裔，林則徐，等等書幅書屏，都是各家精心的傑作，紙香墨潔，古秀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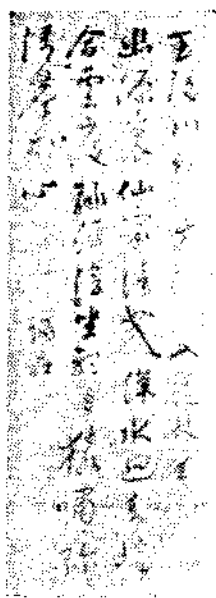
楹聯方面，這次會裏陳列的要算顧蔗園先生藏的為最多，他個人出品的對聯，總計有七八十付之多，如黃自元，繆素筠，（清邢拉后女師）陳鵬年，程庭鸞，張子祥，沙山春，郭頻伽，吳穀人，吳清卿等，的字句都精的對聯，殊為罕見，顧君在吳中，近稱藏聯第一，聞所集已在二百左右，餘如沈祖光藏吳清卿為倪墨耕書聯，楊見山長聯，其他如會國藩，林則徐，徐三庚，陳鴻壽，包世臣，莫友芝，趙撝叔等等的書聯，也很多佳構。

冊頁方面，有周亮工字冊，袁子才撰，王文治書吳門女子金織纈墓誌冊，董君謨書詩冊，陳眉公書詩冊，（王韶

九藏)威茂燁畫冊(馬光燁藏)張得天金箋書詩冊，(周迦陵藏)王石谷山水冊，(劉孝繩藏)同光名賢遺翰冊，(馬衡藏)包世臣洪亮吉書扇冊，(莊江秋藏)葉德輝吳子深書書扇冊「查東初藏」等裝潢精美，題詠衆多。

拓本方面，有端甸齋硃拓魏正光造象，係贈送張遜先精拓本，「朱瑞庵藏」吳清卿藏泰詔版及蘭亭序黃庭經精舊拓本，楞伽山民舊藏始平公造象舊拓本，都是朱印疊疊，題識清晰，「陳子清藏」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原稿本，「吳守成藏」書法茂實，秀逸可愛。

器物方面有古印，古玉，鑲金佛像，古磁，剔紅，竹刻，古銅佛，銅鑲，古匱甕，唐俑，瓦當，古磚等。中以破銅佛像一尊爲最名貴，象爲吳江陸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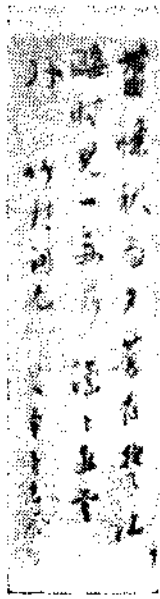
歸莊書幅(葉伯良藏)

畫師舊藏，陸自願書齋爲「破佛盞」，亦只爲此，現爲沈近禮藏，顧蔗園收藏之鑲金佛多尊，也很精緻，古印中以顧蔗園所藏之古璽，及將軍鑿印文三橋刻石印，沈祖光藏漢人私印肖形印等件，爲少見可貴，銅鏡也有幾十件，要算顧

蔗園之漢代夔鳳舞獸鏡，沈祖光之秦代蟠蛇細花鏡爲至佳，晶光瑩澈，滿身水銀浸，鸚鵡綠，花紋精細，水光欲滴，古美人香奩遺澤，猶堪髮髻。古玉中有玉龍，玉戚，龍文佩，玉璫，穀璧，玉琥，玉印，系璧等件。都是真原的舊，和古玉圖考上的各器都能吻合的，玉質瑩澈晶光，饒有溫澤，全屬顧蔗園藏品，聞顧君俱得自北方的磚瓦大都爲沈祖

光出品，瓦當絕精的，如「八風壽成當」「漢并天下」「千秋萬歲」「延年益壽」「億年無疆」「都司空瓦」「千秋延年利君長」七字瓦等，「寶鼎」「神鼎」「大業」「延照」「永平」「延平」「太元」等，漢晉古磚，六朝造象磚多種，文字瑰奇，古色盎然，見之不免的油然而生起了太古之情，再有陳列在一

角介字匱甕，麻布紋匱甕，古銅大佛頭，精小玲瓏琢工細巧的玉佛像，宋均磁水丞，鸚鵡綠哥窯花盆，雍正人物五彩磁尊，明剔紅食盒，竹刻香薰，祝允明書刻竹筆筒等等，都是饒有特種的風趣，誠爲不可多觀的物件。



年美堯書幅(高冠吾主席藏)

此次展覽會中所陳列的文獻遺物，種類既廣，數量又多，精美的佔大多數，直有美不勝收，記不勝記之概，筆者會在該展覽會裏担任布置，知道較詳，感覺眼福不淺，足足地看了七天的整個時間，可以說是飽盡眼福了，除掉當時拍攝照相以留紀念外，現在再來拉雜寫些，不免把裏面的精品，掛一漏萬地忘掉許多，事後追述，也不過聊誌雪泥鴻爪罷了。

桂文敏公前身

長白桂香東(芳)卒諡文敏。轉案湖南。病歿途中。曹文正公。與桂同掌翰林院。一夕。夢桂辭行。返杭州理安寺。越日而遺摺至。一時傳桂前身為理安寺高僧云。

(娛)

平寬夫前身

乾隆間山陰平寬夫(恕)之尊人與某高僧友。叩其清修何益。僧曰。願爲公嗣。僧卒。平夢僧來。僧住其家五十七年。官二品。翌日而寬夫生。一一畢驗。

(娛)

采風新錄

論詩一首次答寥士

宋吳

年少如君信不廉。今成彈指現華嚴。東坡武庫矛兼戟。道韞詩材絮勝鹽。不用談龍露鱗爪。要如食蟹辨團尖。無聞無說真般若。傳錄。尊者無說。我乃驗取湖心月一奩。無聞。是真說般若。

吾廬

釋戡

青谿盡處著吾廬。一徑羊腸夾水趨。樹密不留兵燹跡。鷗閑真可友生呼。市氛遠隔聊中隱。樓榜新題亦太疏。多謝殘蟬將暑去。清涼嵐影滿庭除。

秋夜

釋戡

積雨成秋夜。疏蟲欲撼門。短籬四野黑。高閣一燈尊。病與愁莫逆。時催道益屯。隔簾風露重。銀漢渺天孫。

諸公數和拙詩奉簡

釋戡

得句何須萬口傳。羣公倚馬和連篇。心空結習知猶在。意愜新聲出自圓。風月故應吾輩有。干戈真遺世兒便。杜陵字字傷心史。說與人間值幾錢。

題林文忠與朱茶堂侍郎手札

嘿園

雙盡桑田海亦乾。百年紙墨未叢殘。名臣下筆規言行。休作鷗波十札看。

同子獲伯治諸君午飯鷄鳴寺

嘿園

游山記喫僧廚飯。廬阜京西並此三。祇恐昨宵成宿雨。豈期亭午見清嵐。笋蔬自足山林氣。親故宜聯婦女談。子獲挈女公子伯治偕夫人並至。末相濡親一集。不知身世落江南。

大悲閣觀音誕日

嘿園

大悲樓閣近斜陽。短杖輕衫趁晚涼。數畝樹陰移石磴。一湖荷氣過城牆。流亡織路餘行乞。香火彌天不救荒。歲歲于山如此感。試憑合眼當還鄉。

秋日登掃葉樓

嘿園

病足高層最怕行。欹斜得路倚秋晴。疎林漸送風聲急。遠水猶含夕照明。易代遺民重見畫。沈泉舊友剩留名。壁間有子夢龍易詞人。爭說江南好。憶絕年時未被兵。

贈張善子

退庵

善子歷歐美歸國。次于香港。喜晤有贈。君以畫虎馳名世界。今年六十。正與余同歲。故及之。

越海橫擔道義歸。歐風美雨墨痕圍。山君貌出形如許。神筆寫勞上將揮。

顧影休慚畫不成。高談猶許氣縱橫。負嵎出柙都休問。同祝人間老復丁。

友人偕游舞場回作

白菴

中宵亂舞自佳佳。天半笙歌笑語和。豔說文明自西國。喜看樓閣近秋河。回黃轉綠神情到。換步移形意態多。歐亞一堂真媲美。伊其相護樂如何。

袒裊裸裎於我前。襲人花氣拂香筵。漫淫苗女三分豔。依約蠻風二月天。見此良人正今夕。撲其處子亦奇緣。相逢謀國才如許。錦瑟華年付管絃。

流星 有引

白葭

一九二一年美國天文家有哈雷彗星穿裂地球之推度。今人類殘殺。無一片乾淨土。痛苦極矣。吾因之盼世界末日之來臨。俾得如佛家所謂清淨寂滅之無事無事也。古

煙水蘆花壓翠花。早營蘭室擇南窪。他時連理生秋柏。隔院瑤笙唱鮑家。玄隄陶然正急材。孤鸞香骨臥蒿萊。待君絲盡春蠶日。如漆燈花說藝來。

曆七月五日夜三鼓。寒暑計高九十餘度。納涼夜坐。揮汗如雨。忽聞有聲虎虎。一流星光如滿月。橫過

萬年少年先生墨蹟

宜陽城下草萊，澗水東流渡

向西老樹，手入夜自落，喜心

路在空啼

內景喜

題燕歸來移效昌
谷官不來體並
借原韻 鄰袁

燕歸來日三秋。差池其羽生間愁。一巢香泥眠蝸牛。海棠開後燕來否。燕歸來芳草幽。

題單雲閣詩思圖

鄰袁

哈雷裂地行。流火幽風秋七月。高樓汗雨夜三更。萬方兢祝和平福。四國終淪壇坫盟。何日修文能偃武。斯民照曉慶承平。

氣貌賢明坐小窗。雲生齋閣判單雙。冥搜不覺衣裳冷。清夢還迢度浙江。尺幅秋林意葉舒。聊銷肝肺送居諸。同時曹霸丹青手。寫照高齋萬卷書。

庚辰中秋日方友人釣登紫金山望月得句

白葭

不堪今夕此登臨。怒馬嘶風秋氣深。一月當空寒徹骨。碧天如水夜沉沉。幾家烟火遺民淚。滿地松楸報國心。太息紫金山上望。孫家贏得暮陰森。

庚辰秋日寥士詩家招飲出示聖狂一首蓋有志聖賢之學矣即次原句

志聖賢之學矣即次原句

寶楚

一首新詩對酒披。悠悠世事不勝悲。驚看落木無邊境。留得春

盤未盡絲。舊雨還如今雨好。秋光淡比月光遲。聖狂界域分明在大道。落繡像許窺。

寥士惠賜西園禊影及摩利支天經賦謝

寶楚

佳話記從頭。西園禊事修。士林多景仰。藝苑樂優游。詩思清於水。羈懷淡若秋。焚香經一卷。長此逐天庥。

聖狂 用寥士參事韵

芳聖

塞途榛莽劇紛披。聖哲云亡狂士悲。蕩蕩無名天是則。嚶嚶祇怕氣如絲。夷齊薇蕨饑難療。堯舜羹牆見已遲。差幸遺書燒不盡。一斑許我管中窺。

豁蒙樓晚眺和厦材韻

芳聖

驚心海水又成田。南北東西魚戲蓮。留得殘荷生氣索。秋風吹夢幾家圓。

疊前韻有感

芳聖

願拋微祿賅歸田。心苦誰知味似蓮。獨恨長安居不易。盤飧粒粒數珠圓。

寥士二度招飲六華春賦此呈政

芳聖

客裏相逢倍有情。河房一角又飛觥。簾波偶動因風逗。燈火微搖代月明。此夕傾談多舊侶。當年驚坐早知名。自慚量窄難爲飲。未許樽前闕酒兵。

涼秋如水集嘉賓。忝預卹筵折簡頻。符口怕談軍國事。龍躬久作亂離人。衣冠南渡情堪憫。絲竹東山迹已陳。幾輩蒼蒼搔鬢短。問

誰更鏢姚汪倫。汪公仲虎年最
高談鋒頗健

感事三疊寥公林尋韵

見思

幾回腸斷愁無奈。十載梅花已姓林。縱遣倉庚療此妬。難從知己慰予心。枝頭子既漸紅滿。架上瓜尤愧綠沉。勉熟黃梁留大夢。敢期枉尺直成尋。

題單雲閣詩思圖

見思

高閣論詩旨不羣。天涯風雨感斯文。理無同異朱兼陸。雲有單雙我共君。秋士傳心應不負。美人佳氣總平分。一層天外秋衣臥。終見騷壇策大勳。

晚號漫與翁戲述

卻痞

人生五十便成翁。諱老故不與人同。六十稱翁自我始。不自翁我亦能鍾。杜老詩情渾漫與。我於詩道殊未工。不聞詩而以為說。詩情歸納世情中。無家可歸還飄蓬。狂飆皆北百川東。餘生旅世將何從。如花落水柳隨風。人間可與類漫與。同床有夢無周公。歲如我與我受歲。漫與人看夕陽紅。物如我與我愛物。漫與仁者憐哀鴻。不然便入詩世界。翁與萬派皆朝宗。

次韵和寥士

木安

莫向癡人揮涕淚。還將朝市當山林。六張五角年時恨。黃絹青燈夙夜心。只我性行無屈折。羨君詩筆太深沉。總緣刳盡情難盡。白水心期若可尋。

夜聞秋聲有感

叔瓊

秋聲昨夜到籬門。落葉敲窗雨打盆。芳草天涯猶晚翠。白楊城郭已黃昏。閒斟清濁樽中酒。倦息風波枕上魂。又是一年江海客。此

心沈寂向誰論。

初秋西園早衙口占

叔璣

綠損紅凋冉冉休。寂寥如寄古僧樓。山川入眼能增感。風雨懷人最此秋。喜氣不傳鴿雁訊。閒官都為稻粱謀。思魚彈劍終何益。隨分那消易白頭。

秣陵紀遊

澹然

睥睨江天笑語溫。最難客裏共清樽。休嫌磊砢無流處。且對梅花好細論。風月六朝渾似夢。山河一曲暗銷魂。聽歌莫放青衫濕。為恐淚痕掩酒痕。

題十園秋思圖

月娘寫出畫中秋。陡憶十園舊日遊。未必美人皆薄命。祇緣名士總風流。沈腰帶減三分瘦。潘鬢絲添一縷愁。贏得藝林傳韻事。誰云福慧不雙修。聞君瑤想結成癡。況復純鱸故國思。心緒輒和蛩對語。夢魂爭共雁飛馳。迎來小小艇。無日喚起真真。或有時不是談家圖。軟障秋娘姓氏。楚人知別夢。誰占女史星。孤芳遲暮惜娉婷。畫圖也抵千金值。園地初葦十字形。魂斷好憑詩句續。愁深莫遣酒杯停。料應顛顛西風裏。但願常醺不願醒。見說新來意不歡。之勞賢嬾勤。加餐情懷繾綣。仍如昨。風景依稀那忍看。展卷頻頻期彩鳳。焚香脈脈盼青鸞。雖非朱起坤靈扇。當作潛英石。一般生花妙筆。拂輕綃。秋士心情著意描。羈旅年年兼歲歲。相思暮暮復朝朝。茶澆十廟銷魂地。柳折三春送別橋。千尺桃潭腸已斷。那堪天末動涼颿。霜楓幾樹隔簾櫳。都是離人淚染紅。穿劍似鳴金。錯落指環猶記玉玲瓏。山遙水遠思何極。地久天長恨豈窮。桑娣馬婦魚不至。天涯消息倩誰通。瘦碧闌干倚夕曛。強撐病骨怯涼氛。茂弘小極渾如我。靖節閒情恰似君。桃葉渡頭偕俊侶。菊花天氣醉清芬。却從輾轉徵題詠。秋到江南已十分。傳說難詳恐失真。除非問取箇中人。鏡臺何以虛前約。鈿盒空教證宿因。解脫方為無礙法。羈縻詎是自由身。願君日日思量此。莫為悲秋暗愴神。庚辰秋日扶病奉題十園秋思圖八律寄似。寒士先生詩家吟定。

古鄂劉韻松未是艸



疊前韻贈湘冷

澹然

敬步寥士曉望元玉

揚庵

題襟彩事試同溫。快意應推海上樽。一自飛蓬成遠別。何時把酒許重論。暮雲江渺無歸夢。落葉天涯有斷魂。莫向闌干高處倚。烟波滿目是愁痕。

新詩捧讀勝瓊瑤。仰見晨星已隔宵。一曙何須患得失。十年枉自歎飄蕭。心如飛鳥天邊落。身似孤桐爨下焦。拄笏看山多爽氣。鯁生高致豈云遙。(呂氏春秋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游雁宕

乃駿

一峯一朶續芙蓉。鬼斧修成百二峯。自是奇山天下絕。我如雲雁一棲蹤。

秋夜口占

惆悵

雨過微風逗晚涼。靜溫綠茗味深長。秋聲在樹沉羣籟。月色窺庭占一方。亂後心真成古井。夢中身恍到家鄉。新安景物應如畫。悔學仙禽萬里翔。

新田高博先生招飲六三園

霽麓

主賓清妙畫東南。却趁芳辰集六三。願借花間一樽酒。祝君江左作奇男。

歌扇舞衫壓酒樽。琳琅意態絕溫存。當筵一閱梁塵落。消盡江南客子魂。

淺草平坡一道斜。風窗竹浪接流霞。華堂款罷人微醉。閒倚屏山數落花。

茶座懷芳墅丈秣陵

鶴濂

西風吹過樹。落葉滿庭飛。雲密不成雨。蒼香欲染衣。秋深憐蝶瘦。水漲愛魚肥。忽憶白門客。天寒尚未歸。

柬季康上海

鶴濂

君說吳淞住兩宵。如何一去到今朝。人生聚散原無定。不似江河日夜潮。

秋日書懷

荔英

又是秋痕上柳條。新愁重把酒杯澆。人情更比浮雲薄。客鬢爭

如古木凋。歸夢不辭千里外。斷魂猶自一身遙。天涯何限傷心淚。獨向西風賦沈寥。

聖狂一首

寒士

聖狂異轍各離披。閒坐悲天亦自悲。黑市無聲燈作鏡。京中地黃書畫多在未。明前俗稱黑市。白門有色柳垂絲。卅年累我聞名早。一着輸人見事遲。故紙勤求初印本。前賢微意得深窺。

有寄

寒士

故人各忍天涯淚。對影聞聲一面慳。秋雁不傳雲外信。斜陽沈處見西山。

八月初八夜月

寒士

月在八月初。便覺光輝異。兩角銳有稜。秋爽被大地。世人愛滿月。請賞未滿意。

何顛齋屬題趙夢蘇大令山水卷

寒士

意境搆沈寥。遊屐不常遇。獨于尺幅中。蘇若得天趣。善畫必養氣。揮灑見風度。豈惟脫塵囂。毫端神自赴。沈雄寄丘壑。疎宕出雲樹。劫灰難滌澆。山靈應呵護。淨土與焦土。頓漸歸一悟。

江卻店自號漫與翁賦此贈之

寒士

次山字漫郎。著說乃惡圓。東坡詠漫浪。窮愁散若烟。蘇詩漫與翁。老杜賦漫與。佳什萬世傳。有取以爲說。其志有托焉。漫則稱吾意。與者不求專。西語曰浪漫。取義得其偏。孔仁釋佈施。一貫相關聯。願出漫漫夜。與世同便便。

汪仲虎丈自吳來都余招飲秦淮水榭賦呈長
句并示黃默園陳伯治龍榆生沈懷仲金寶
楚黃芳墅狄疊山許彝定楊月初諸同座

家士

蒼涼詞筆繼梅村。葦府聲華拙政園。閱世帖臨初到好。論才薪
積後來繁。六朝烟水秋絕滄。萬國風濤大海喧。今夕芳尊同照座。綿
綿神理出清言。

無題

家士

風漾燈難定。杯殘險已春。心痕眉語妥。夢影眼波親。稀若逢麟
角。甘於齒女唇。茫茫百端集。倚醉一孤呻。

聚景樓碎墨
緣木求魚
瓊州寄人

孟子謂緣木求魚。是以
魚在水中。不在樹上。喻必
無其事也。誰知天下之大。
無奇不有。雲南大理。有一
種飛魚。巨口細鱗。性好騰
躍。每值夏雨傾盆之際。輒
啣尾躍出江干。高觸岸柳。
啣吸枝幹。雨止緊啣不落。
其地村人採樹捕之。所獲頗
豐。藉資生計。此非緣木求
魚之左證乎。

追和葢庵丈落花詩

家士

天心長與代新陳。俗眼何能辨酒茵。自說形骸存後果。纔留色
相證前因。淒涼豈竟成詩識。丈有成陰結子他年事。且辦淒涼解
脫還當悟道真。人共落花俱不返。世間仍有萬千春。

謝雪漁屬題周易探玄

家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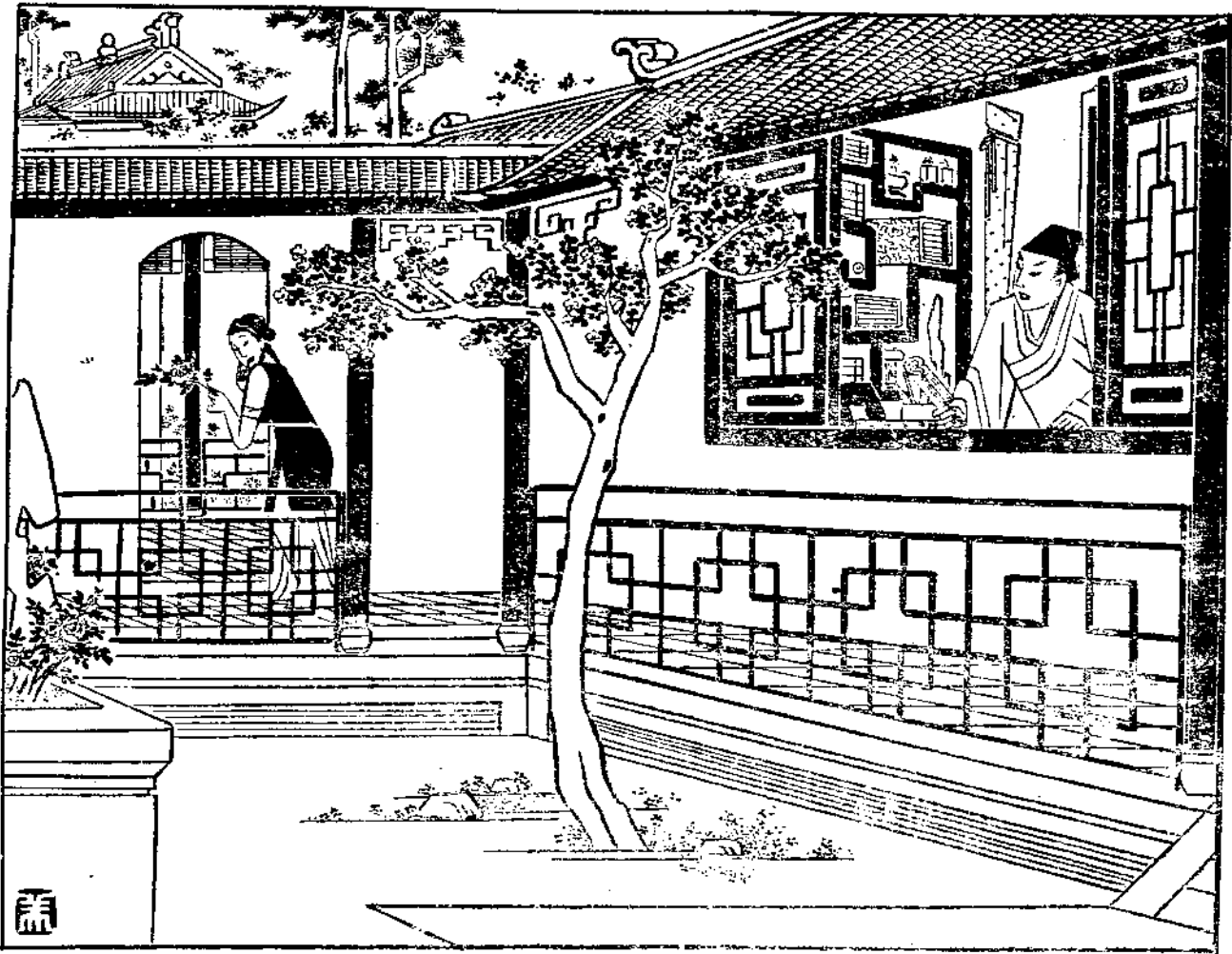
為人與為學。窮經溯源流。作易在憂患。乾坤合剛柔。因何名周
易。繫詞成于周。知幾悟微旨。作傳始孔丘。玄者即太極。著撰而卦求。
神化通其變。同心无悔尤。八卦相摩盪。萬古推春秋。詩亡亦既久。易
向詩中收。謝子工韵語。說易意更稠。見仁復見智。庶無贖義留。渾然
參無象。語自不人。猶變乎所不變。行化無時休。

眉苑雜誌

眉白

任青萍詠天春園

任總司令援道所著青萍詞中，有題天春園一闕，調寄慶
春澤。園為田貴妃母家故址，有陳圓圓梳妝臺。詞云：「榴
火然紅。藤陰交翠。名園別樣清幽。碧檻朱闌。天教春色長
留。漢家田寶椒房貴。矧嬋娟別有妝樓。儘優游圖史琴樽。
南阮風流。鳳城十里笙歌沸。對前朝影事。勾起閒愁。兒
女英雄。人前欲說還休。登臨不盡滄桑感。譜新聲低唱輕謳。
暗凝眸。荒草斜陽。今古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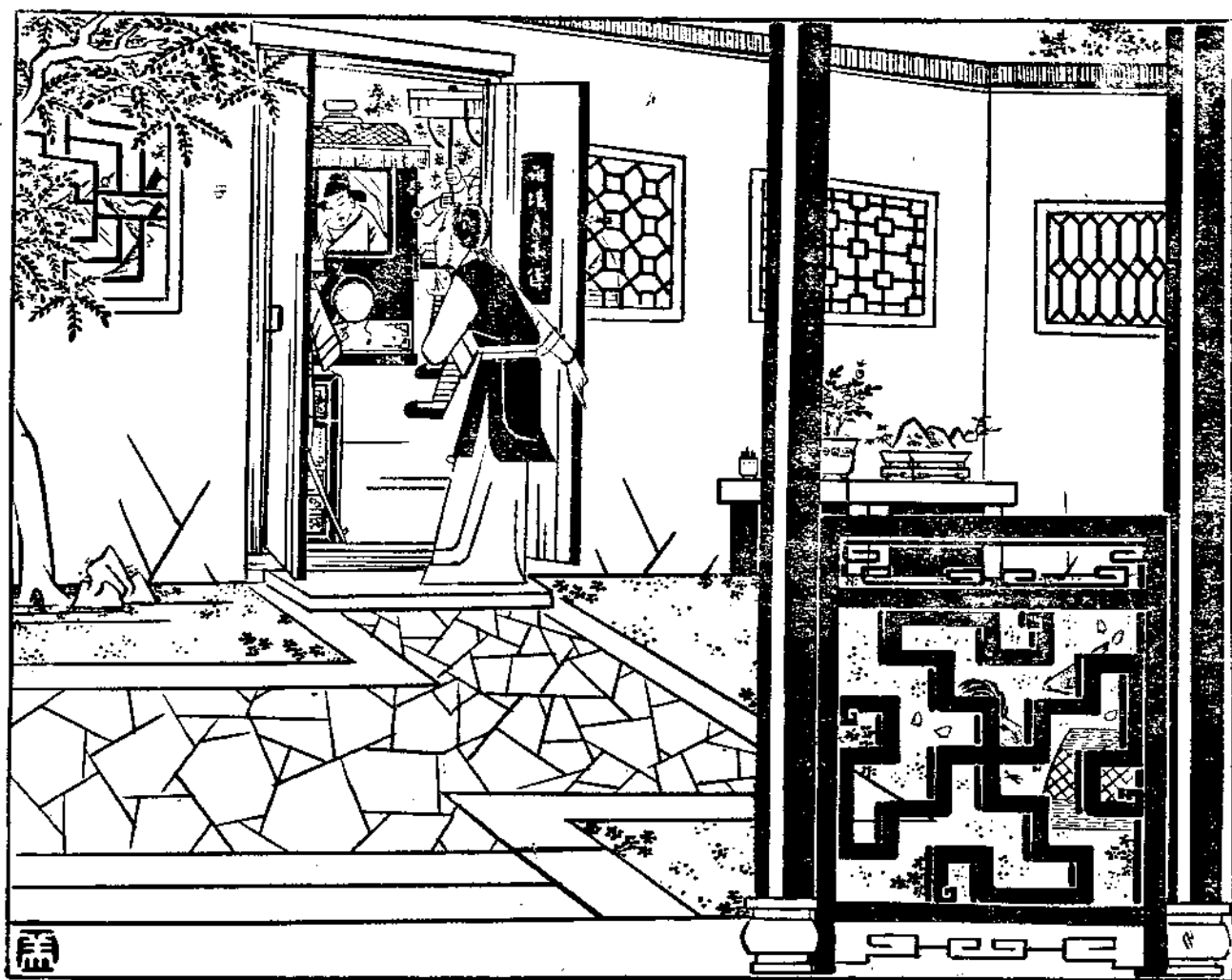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一：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因小女啼哭，引她出來作耍，正是無聊得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座，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兩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的起身謝道：恕枉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即來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人，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裏搨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搨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做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褻褻，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會審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仰以為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二：甄嬌杏微倖得奇緣

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綫，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聽在門外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擡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鬟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了，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壻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了頭買綫，只說女壻移在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嘆息了一回，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卻說嬌杏那丫鬟，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的事！誰知她命運兩滿，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她扶作正室夫人，正是：偶因一回顧，便爲人上人。

庚辰九月九日冶城登高專輯

(上)

冶城登高。羣賢畢至。傷今攬古。分韻賦詩。咳唾九天。都成珠玉。褒為專輯。繼往昭來。卷到即排。漫無定序。虞前王後。軒輊全無。續到佳篇。容後刊布。凡百友好。幸垂警焉。庚辰九月。寥士謹志。

豐高齋

分韻得憑字 江康瓠

虛空何處許高憑。部婁當前且共登。拾級循牆纔百步。褰裳入隧可三層。劇憐鑄鐵都成錯。不信埋金尚有陵。一任大風吹帽去。直將搖落作飛騰。

分韻得桂字

楊翰西

重陽無風雨。登高樂嘉會。霜葉未凋楓。晚花猶放桂。朋輩相招邀。冶城名勝地。臨風

懷謝公。悠然志高世。芟防我忝司。夙夜懷尸位。方慶秋已深。瀾安隄無潰。淮壩忽告警。黃流奪渦滄。猶幸農事畢。奮揚萬夫幸。西顧時引領。皖山雲樹



庚辰重九棲霞山登高宴中外友人賦呈同座並索和章 褚民誼
霜楓又見去秋紅。五十七年一夢中。日月賺人增即減。襟懷喜我老猶雄。敢云肱股回天意。直把興亡負藐躬。欲插茱萸過重九。烽烟未許萬方同。
天風吹我上層樓。對酒當歌意也休。蘆荻花殘猶照水。茱萸香好不勝秋。豺狼滿地爭牛李。鸞鳳冲霄愧馬周。攬轡澄清今雨在。願同收拾舊神州。
呼朋攜手上棲霞。黃族原來本一家。落帽風高名士酒。染衣香薄美人花。冤禽蓄志終填海。塞鳥飛還總落沙。今日只應拚一醉。盞簪轉眼即天涯。
一字橫天雁有聲。菊花酒醒夕陽明。雲埋斷壑荒碑老。鐘繞靈山古寺清。澄浦烟霏漁笛遠。晚村風送牧歌行。題糕勝會年年在。點鬢吳霜且莫驚。
庚辰重九應 褚公召偕中日來賓登棲霞山霜葉滿山秋光如畫爰口占七絕十首以誌楓林鴻爪云爾 吳凱聲

蔚。燕臺復北望。伯璵整歸轡。孟兄謫北方歸
 南葉黃少人插。佳節思親倍。萬方况多
 難。和平賴鼓吹。安得河洗兵。雍容享
 樂敦。此會勝龍山。黃菊滿簪髻。裙屐
 來聯翩。圖合丹青繪。且誦少陵詩。莫
 洒新亭淚。

分韻得霜字

陳寥士

分韻得輕字

王西神

吹過天風白袷輕。漫胸秋色與雲平
 。檐牙殘破傷離黍。屐齒幽尋拾棄藥，
 排闥好山如揖客。隔江戰壘未銷兵。癡
 翁一樣留墩在。却笑無人來此爭。

分韻得流字

陳歎湖

問余曷不酒為謀。鞠有黃花病始瘳
 。作客怎禁深谷痛

八聲甘州

龍榆生

庚辰重九寒瓊西神歎湖寥士諸君子招登冶城分韻
 得寒字

聽蕭蕭落木下亭皋。客心似楓丹。正極天兵火。秋生
 畫角。無語憑闌。金粉南朝舊恨。還向鏡中看。爭奈登臨
 地。都是愁端。何許堪紉蘭佩。對水明沙淨。旅雁驚寒
 。便招攜紅袖。難搵淚痕乾。儘輸他中年陶寫。又夢飛滄
 海漾微瀾。空回首。舊題名處。萬感幽單。

不風不雨倍淒涼。黃仲秋士悲懷憶

兩當。蠻觸紛爭延萬國。虎龍形勝踞中
 央。埋金難環前朝寶。整帽容遮短鬢霜
 。我願辟災同衆庶。豈徒高矚感滄桑。
 一年肯負此重陽。瑟瑟疏林已點霜
 。劍氣自沈遺匣在。兵氛未解故園荒。
 東籬送酒人衣白。南國看花種愛黃。秋
 老煥如三月半。疎臺更與醉霞觴。牛飲太疎

王謝風流詎可期。逢辰作健強題詩

分韻得震字

任援道

天高倚杵未為峻。招邀嘉客神峯雋
 。寒煙去鴈極崇觀。萬念支頤肅方寸。
 眼底河山兩戒持。望中英傑千秋躡。解

九日同寥士游冶城史墩

李釋戡

佳賓重九到樓霞，石塔當前夕照斜。
 楓葉未紅秋已暮，茱萸偏插野人家。
 羣山爲郭石爲城，一線溪流澗底清。
 古寺寒林鴉數點，虫聲唧唧帶霜鳴。
 鐘鏘靈山石徑斜，荒碑斷碣照流霞。
 蘆花飛雪傷流水，紅葉經霜感歲華。
 寂寂空門秋意長，閒看拜佛又燒香。
 烹茶官酒僧爲伴，遙聽鐘聲到客堂。
 丹楓翠柏滿山中，古寺猶留六代風。
 攜手登高天欲暮，白雲深處夕陽紅。
 路轉峯迴野色侵，半山處處是楓林。
 夕陽有意留芳影，紅葉無情送客心。
 爲愛霜楓此地遊，憑虛高眺豁雙眸。
 長江滾滾東流水，淘盡英雄萬古愁。
 滿山楓葉滿山紅，遍地秋光似畫中。
 寺是樓霞人是客，清泉石上語歸鴻。
 六朝古刹茂林中，門對丹楓萬點紅。
 牧笛一聲秋色晚，又聽四壁起吟蛩。
 千佛名巖古寺秋，白雲伴我上層樓。
 憑闌千處閒登眺，萬疊江流一目收。

褚公重行九日往遊樓霞未與

冶山之會書此奉簡並示善伯

次長

陳寥士

紅葉濃粧鞠澹粧。最宜秋旭點吳霜
 。冶山筇與樓霞屐。兩處登高一日忙。

人謝傳涉遐想。悠然遺世標高韻。儕輩
行吟復何似。薄寒謾謾松纒振。吹帽朱
臺雜戰塵。佩黃絳囊辜芳醞。起逐秋情
入寥次。荒荒直欲窮天問。何當戲馬獵
游開。幾日揚塵藉原迅。六代豪華儘可
尋。樂遊苑裏風光趁。冶城勝會接龍山

。培塿登高綠地聖。京華詞客類軍興。
相傳朝天宮東側有一小山即冶城遺址
址今隸蘇浙皖贛粵軍第三大隊隊部白頭
雲集休次帽。空腹宵吟輒剪燈。歲歲有
詩酬此日。吟擬符莫笑徐凝。
千秋王謝定知音。茲事終須我輩勝
。坐覺茶煙隔自聖。私疑詩酒不相能。
燒餘草草秋逾健。
陽暴寫霜薄未凝。
一角殘山佳處少。
任渠臨眺最高層。
山頭有兵持
槍騎立故云

金縷曲

(庚辰重陽)

王西神

簾捲黃花瘦。問近來、葉黃描過。白衣來否。萬戶商
來別館。正是授衣時候。但拚却、即時杯酒。晴露連朝風雨
杳。任題詩、莫怨潘郎夏。花與月。共長久。 濡染大筆
龍蛇走。知誰是、馬當帆送。萬言立就。欲訪長房求縮地。
人世難關笑口。聽一片、哀笳聲奏。漫向懸孤臺上望。便江
山信美、休回首。又淚溼。青衫透。

菩薩蠻

程龍父

庚辰重九寥士西神諸公東約冶城秋復因事未赴請
公分韻賦詩寥士代拈藏字率賦小詞呈 教
青谿流水聲嗚咽。青谿楊柳輕飄折。佳節漫登臨。登
臨傷客心。 驅車隄上道。隄下多荒艸。荒艸與天齊。籬
花空自藏。

燒餘草草秋逾健。
陽暴寫霜薄未凝。
一角殘山佳處少。
任渠臨眺最高層。
山頭有兵持
槍騎立故云
。既領風光又得
朋。去歲官酷今土
茗。去年九日來老
署西園酒後夕佳亭
登高亦分韻賦詩今
日會者八十有餘人
客來唯飲茶而已
心中城郭脚岡陵。
新都一會人滋感。
廢堞難尋事足徵。
殘客倘知山故實。

。蒼生豈合容嘉遯。勳勞戰伐各有時。
孰守蒙莊齊物論。偶然小隊此登臨。九
日吟鞭鼓角震。

明年容占我先登。

分韻得凝字

江却店

未知何處古時城。鶴去遙天喚不醒

分韻得擲字

金寶楚

年年過重九。風雨苦紛披。今年秋
氣爽。林表含晴曦。剝極斯必復。天心
從可知。方今多災難。雖避亦奚爲。昔

奉和寥士參事登高二絕

徐善伯

絕代容華雅淡粧。閉門珂闥避風霜
。冶城秋色樓霞景。輸與詩人一日忙。
畫眉深淺入時粧。可惜婆娑鬢已霜
。且恐山靈真笑我。延秋惟有和詩忙。

滌瀆重九

九日獨眺寄寥士

龔瞻麓

深杯短盞亦盡場。爲愛閑謔託興長
。襟有涼風憶君子。門無羅吏到重陽。
蕭瑟霜聲辜黃菊。歷落神州見海棠。四
序渾忘分此日。悲愉節物總蒼茫。

九日不出和今覺碩果

梁衆異

秋光如此我深棲。薄酒孤斟不到臍
。未忍登臨窮遠目。卻追高詠益新題。
亂靡有定身先老。心不能傷意自悽。莫
對淞波哀逝者。眼前吟侶尙分攜。

九日寄今覺碩果二公次和衆

異文韻

陳寥士

鷓鴣但下一枝棲。奚暇團尖問蟹臍
。得酒便呼知己醉。蒸糕遲待聖人題。
冶城遐想情如昨。敬浦高吟意共悽。願
祝年年腰脚健。每逢佳節一招攜。

人不得見。勝會尙堪追。南朝舊冶城。形勢雄且奇。聯袂一登陟。何須杖策支。俯仰感今古。蔓草翳荒祠。卞忠貞祠在其墓前。其子孫已故。園菊開未。悠然寄遐思。羣式微矣。

公皆碩彥。裁詩如錦擢。用成我亦步其後。蕪穢媿色絲。此興殊不淺。不覺日影移。

九日治城登高寥士代拈露字

陳尊瓚

憶別秣陵城。卅載霜鬢添。瀟瀟久寄居。大澤類魚潛。今年逢重九。吾宗鯉訊詹。謂陟冶城嶺。莫然開鏡奩。羣賢各有賦。東陽爲韻拈。吳邦山水區。六代民所瞻。川原夙明媚。氣候稍遲淹。秋晴港汊迴。義駁畏炎炎。颯風忽東來。晚禾雨澤霑。河水添四尺。蟹饌漁子嚴。玉露飽潤禾。登巖待腰鐙。微生亦多幸。拭目俟價廉。

分韻得祚字

廣同復

秋日登冶城。懷古思難禁。世無謝安石。晉室將左衽。菊花不可折。四野猶兵燹。空羨林下風。景楚吾不任。流涕蕭山人。千年有同嗜。

分韻得川字

潘叔璣

登高攜侶冶城巔。秋色蒼茫靄遠天。

。名士風流話王謝。英雄形勝眺山川。三年離黍生江表。九日黃花隔眼前。休插茱萸吹破帽。題糕心事楚啼鵲。是日不見

分韻得華字

林霜杰

疎林隱深邈。橫嶺窮荒遐。危垣雙峯矗。壞磴半岡斜。登高眺建康。懷古思永嘉。江山已殘廢。人物猶清華。誰知三尺墳。貴逾王謝家。巍然二千載。忠魄凝秋花。回看臥癡樓。棟宇藏煙霞。孤墩無與爭。高節差足誇。吾廬傍冶域。登陟常畏蛇。今年駐貔貅。瞻望惟高牙。羣公事秋禊。車騎羅官衙。才思能賦多。意已逢辰加。及茲踐勝遊。策杖剛聞笳。分韻待果茗。越越多瑣置。樓榭痛未掃。安用工尖叉。豎儒本無益。聊遣吾生涯。

分韻得御字

周伯夔

凌霄雲欲飛。行空風可御。風雲交彩間。龍虎還躊躇。十圍重陽晨。逸興何軒翥。聯藻萃名流。磅礴恣歡豫。悠然登冶城。心悅而研慮。晏天談轉清。旭日景開曙。長吟落帽中。曼嘯題饒處。秋水照古今。游目誦莊著。良辰闋亭午。高會有神助。江潭我搖落。夢陟扶桑路。是日子未同游自笑孟郊寒。迺荷昌黎譽。

橋西草堂襖集

九日橋西草堂酒次

李釋戡

病妨腰脚畏登高。佳處秋光任目逃。白墮臨風要酒敵。烏紗隨地落詩豪。東籬寒露花猶勒。西苑重陽夢已勞。長記易樊同負手。賡酬十九首題糕。曩與樊山實甫瓊島登高賦糕韻各十九疊今兩翁墓木拱矣

庚辰重九、太疏邀趙叔雍、

陳彥通、王西神、龍榆生、

陳寥士、曹靖陶、黃墨園、

陳伯治、諸君、修秋襖於其

青谿寓廬、長句應教

林霜杰

小溼漲綠纒盈筵。寒釐野舫風蕭騷。樓居坐擁遠山高。極天秋色來平臯。主人真意逾醞醪。樽俎圖史怡我曹。我曹老矣餘枯毫。差免買外稱花糕。清真皇建僧舍旁。有糕坊主人入贊。指扇不若爲員外。人稱花餅員外。五柳陶。時髮復憶西臺朝。論才喻等如牛毛。飽抱傲帚爭寒號。君看八表方滔滔。虞堂燕雀徒啾嘈。家居掃破歌蕭逃。四極誰奠東海壘。向來牛驥嗟同槽。

十園翁始作賦慕羣公。風雲期可庶。

和十園詩翁九日治城登高詩

疊御字韻 周伯夔

已涼未寒宵。玄虛自游御。游御元

精真古井不波時。冥鴻獨間處。伊人山巔來。言君賞秋去。易云朋盍簪。朝曦共由豫。攀仰五雲高。延覽九宵曙。蓬萊有駕鸞。萬里何鸞翥。逸興喜遊飛。風標更輝著。旻天愛九日。懷古相接語。晉唐幾輩賢。臨眺多嘉譽。劍膽溢沈寥。琴心盪容與。君詩婉漢書。下之酒有真。

庚辰重九治城登高補作 有序

馮乃駿

國府建都南京。文物昌華。冠裳薈萃。詩人鼓吹文明。闡揚風雅。迄癸酉甲戌兩度重九。掃葉樓鷄鳴寺比歲登高。分曹拈韻。雅集流傳。斯為盛矣。今 主席汪公。監察院長梁公。考試院長王公。莫不著有名篇。鏘存梨棗。於今披讀。猶見高風。汪公癸酉重九日集掃葉樓詩。有云。「西風日以厲。勢欲摧萬有。何以謝歲寒。臨難義不苟。蒲柳奮登先。松柏恥彫後。敢

辭晚節苦。直恐初心負。」所謂言

為心聲。挽狂瀾於既倒。原在夫斯人。梁院長甲戌九日詩則云。「誰分逢辰偏作雨。稍憐蔽日枉為雲。」其上句又不啻為渠於事變後出負殘局。作一寫照。而浮雲蔽日。則淪之謂矣。王院長甲戌重九詩。「身在江南心冀北。勞歌忍反左徒騷。其志固在北而不在南也。茲當庚辰重九。詩人陳獻湖，王西神，陳寥士等諸先生。又復招集俊流，作治城登高之會。並分韻賦詩。一如昔感。余小子適有風濕之疾。未克步從。而增懷異日。撫事生情。遂綴短章。以塞鄙抱。自愧終末。冀附暄光。多見不諒。聊以自翫云爾。」

欣逢盛會及高秋。又見江東集勝流。兩晉冠裳如接席。八方風雨此登樓。人看落帽驚凡識。客喜簪花謝俗羞。山氣自佳身自健。茱萸遍插不須愁。

豁蒙樓上舊題詩。掃葉樓頭又一時。兩度登高餘幾輩。滿盤走劫活殘棋。不辭晚節凌松菊。猶見高秋會履綦。今日治城同展抱。得無瀟灑出塵思。

分韻得璇字 吳萱草
一角崔嵬百雉連。登臨放眼望無邊。

安免焦土生蓬蒿。李侯三十揮旌麾。華顛依舊強弓韜。祇今文藝為游遨。才氣猶懾人中豪。願侯莫謂鬱輪袍。勸侯且把雙蟹螯。一杯中闢蒙莊濠。人物自有江沙淘。人生緣至斯相遭。是日合攝病相逢。鴻泥留影俱醺醺。一影。夫久渴思哺糟。從君一息勞生勞。

重九日釋戡招飲和原韻

王西神

果然詩語入秋高。愛此幽居世外逃。書畫一船真特健。錯置百鍊亦名豪。酒腸倒海飛三雅。俠骨干霄付孟勞。重向東籬徵韻事。彩貓黃上菊花糕。

庚辰九日尊農手錄釋戡原韻

屬同和 陳獻湖

奇絕長房見地高。災生桓氏竟能逃。望龍落帽風斯古。像蟹為杯飲最豪。黃菊自簪慚髮短。紫萸誰種識民勞。六經讀遍無糕字。惹得詩人盡說糕。

九日釋公招集橋西草堂酒次

出示餞韻詩奉和一首 陳寥士

中央應比四方高。過隙駒光若遁逃。陶醉何常輪屈醒。郊寒倘許勳韓豪。菊呈衆色徒紛眩。蟹擅橫行亦苦勞。蠻語而今塞天地。劉郎破格且頭糕。

依稀北極樓臺小。隱約中原宇宙圓。人物乘時欣聚會。菊花釀酒便開筵。拚將大醉酬佳節。莫感滄桑幾變遷。

分韻得騰字

王一軒

節屆重陽玉宇激。登高雅會聚吟朋。三秋黃菊儘清豔。六代山川閱廢興。佳節如流驚老大。浮生若夢孰飛騰。逢辰得酒宜陶醉。莫管營營逐臭蠅。

沉醉山靈喚不醒。牢騷滿腹感難勝。祛愁酒飲陶元亮。吹帽詩吟杜少陵。四海風雲仍鬱勃。中原戰伐尚奔騰。彌天浩劫災灰在。解厄茱萸未足憑。

分韻得躍字

黃靜軒

登高會冶城。分韻酬佳日。籌酒有黃花。題糕無健筆。天空秋蟹肥。事蹟參軍逸。長願起羣賢。年年罔廢失。

前詩意有未盡再賦一律黃靜軒

歲啓茱萸會。招邀陟彼岡。共攜黃菊酒。來醉水雲鄉。秋葉看初墜。芳辰樂未央。羣公欣永健。數數集冠裳。

分韻得玉字

華彥銓

王謝餘風斷續。冶城遺址滋遐曠。郊外霜楓滿樹紅。籬邊粉菊間嫩綠。山靈如笑我僕僕。秋聲如奏胡笳曲。江南浩劫幾滄桑。此日重臨心所欲。茱萸遍插試題糕。筵開東閣杯中醪。君不見

龍蛇盈野血玄黃。億萬蒼生遭荼毒。又不見千家今有百家存。(工部句)米珠薪桂天何酷。安得歲歲豐年至。安得處處雨金粟。吁嗟乎誰代斯民解桎梏。

分韻得天字

廖廉能

帽影登龍快欲仙。清秋拾級意陶然。者番高會漸吟筆。為是驚人作序篇。此去落霞王勃興。重來簪菊孟嘉緣。酒瓢不待白衣注。自有霜裘當十千。

風流江左慕羣賢。幾輩齊梁雅雅專。畢竟題鮭爭對壘。還將沽飲學投錢。重城鼓角鳴鷄驛。遠座茱萸射虎天。莫是貞元朝士集。曲江佳氣六朝煙。

盤蟹黃花百盞添。少陵詩思滿江川。一天風雨重陽度。夾道榛蕪霸跡遷。苑號樂遊長慶宴。場開別會孝廉船。憑臨無限嗟身世。敢托蜉蝣太華巔。等閑馳騁冶城邊。勝地牛眠目未全。何處盤龍資立足。同吟戲馬笑齊肩。連天荒草沈秋色。弔古斜陽寂遠阡。一例蟲沙猿鶴淚。不堪極目問桑田。

庚辰重九陳寥士王西神諸公

登冶城臥癡樓感極一時墨巢

文未與會作此奉訊 彭天龍

重陽京市數名流。分韻題詩集一樓。松影亂篩爭入硯。江光搖蕩遠扶秋。

茶餘酒後應招隱。日落潮來好泛舟。難得百年逢此會。墨翁何事不同遊。

分韻得高字

伍澄宇

驅車冶城上。登覽瞰蘭皋。浮雲蔽西北。赤燄勢滔滔。頻年征戰伐。倏爾賦同袍。薰蕕混一器。大計甯毋詔。白浪滔天來。平洋起怒號。東亞新天地。應泯同室操。人實慨擾擾。波濤萬里高。

山色殘暉在。蒼茫一紫條。鑄劍人已去。遺跡話戎韜。莫問前朝事。興亡例不逃。更懷下公墓。忠貞千古素。王謝登臨處。悠然逸想高。

獨憐異鄉客。九日憶題鮭。思親徒有淚。明鏡首自搔。風塵諸弟隔。兵車各散逃。南望家山月。一輪秋色高。秋色平分後。重九共醉蟹。黃花愛晚節。菊盞飲芳醪。佳會無多日。及時盡樂醕。幸有騷壇客。相約冶城朝。百忙未自曠。拈韻揮吾毫。年來耽遠覽。攜酒一登高。

髮盡蒼頭禿。半百尚勞勞。河山難割愛。先憂屬吾曹。佐劉空憶恨。會展虎豹韜。又逢重九日。登臨感滔滔。放眼寰中傑。誰堪命世豪。得失毋須計。風雲一際遭。適性原吾願。呼朋共醉陶。人生貴達理。流水清風高。

分韻得葉字

伍勞偉卿

僧去空餘掃葉樓。樓連霄漢冶城接。悠然思發古幽情。鑄劍當年百鍊鏖。此日山陵掩映中。茱萸偏插心如歛。醉陶嘲孟韻分題。閒話六朝憶桃葉。借問明年健者誰。和平大地萬邦協。思親佳節是重陽。南望雲山思疊疊。

分韻得年字

黃劫之

病愈感時節。秋光如春妍。大地煦陽氣。黃花初靦然。誰能逃世故。悠然東籬邊。駕言集雅禊。冶城登其巔。金陵六朝地。喪亂經變遷。山川明且麗。豐姿同昔年。羣公詞蘭馥。風度追昔賢。披懷泛菊酒。我意殊留連。懷遠獨慨息。登高愧賦篇。更集疎臺飲。壯心醉中堅。

分韻得在字

顏也愚

萬物已隨秋氣改。山河依舊春常在。慨然四野瞻蒼生。此日仔肩有誰待。不風不雨登冶城。賓主東南馳俊彩。少陵詩話敘性情。太白酒杯澆魂魄。須知各有濟世心。艱苦備嘗矢無悔。時維重九序三秋。威會難逢千百載。何妨餘事作詞人。應有勳名播四海。厭聞戰伐擊鼓聲。願息干戈卸甲鎧。與民休養賦陽春。文治光華耀鼎鼐。憶昔名流登此城。

悠然遐想功成倍。並聞帆送馬當風。秋水長天驚察案。文章事業各千秋。合與黃華映綉綵。吾儕每飯不忘君。餐菊題糕尖韻采。况臨勝地懷古賢。高會豪情焉能挽。史樓下墓且徘徊。隔水遠聞歌款乃。

分韻得瀾字

張國珍

登高俯瞰試憑欄。宇宙茫茫眼界寬。四境鷄鳴還犬吠。一方虎踞更龍蟠。冲宵劍氣思吳主。治城爲吳王鑄劍處亦謝太傅登臨之所別墅棋聲拜謝安。東去大江流日夜。滔滔誰與挽狂瀾。風平湖海自生瀾。蕭瑟秋高百卉殘。贏氏阿房情共惜。治城高埠建有數十宮遺寶事變下公瑩兆魄難安。卞忠貞墓後鑿毀寶亡。道被炸。金城寶氣冲牛斗。新息雄姿接馬鞍。欲插茱萸傷鬢白。李白詩九日茱萸。琵琶沈醉夜杯乾。熟插鬢傷早白。

分韻得初韻

林鳴秋

結習題糕喜未除。登臨正及弭兵初。簪萸蚤掃前朝徑。分韻爭停長者車。滿地蟲沙空寂歷。九秋林木祇蕭疎。明年今日期同健。又作重陽最起予。

分韻得衛字

楊鐵華

難得重九霽。未改江山麗。言尋古

冶城。如此人間世。諸公皆俊才。落落出塵際。對景能賦詩。相見道心契。地雖非崇峯。邱壑自成致。落帽風彌高。弔古情偏摯。方今還京都。一一復周制。努力事休明。文章慎弗替。戒之復戒之。所要巨川濟。嗟我隨諸公。胡敢不勉勵。人海聽浮沈。山川勤保衛。往事莫重提。臨風一雪涕。登高必自卑。築室牆先砌。京洛本繁華。焉有浮雲蔽。白日飾晴空。雁來須決皆。高處未盡情。斯須晝景逝。明年三月三。何處重修禊。

分韻得停字

奚劍平

鷓鴣爭禍亂幾時停。舉世滔滔衆不醒。且上遺墩消塊壘。却逢佳節感飄零。烽烟萬里猿啼峽。霜露三秋雁落汀。遙向天涯慰知己。茱萸插徧度生靈。

分韻得上字

曹惆悵

嚙昔旅海埂。周遭無一障。竭來白門下。所得乃清曠。鍾山環魏峨。遙見黃天蕩。茲逢重九節。吟侶共趨嚮。冶城約遊處。逞迹雲霞上。遠追王謝歡。悠然更神王。因之高世想。不受風雨障。富貴與貧賤。隨遇皆愜當。故鄉好山水。輕出爲謀養。賓主盡東南。道合心斯邇。詩情此亦佳。且醉黃花釀。

單雲吾兄九日登冶城爲拈箱

字韻賦寄

李綬閣

白下前游故未忘。蹇驢卅載實巾箱。
遙知九日登高會。定似參軍落帽狂。
眼底四郊多疊壘。夢中六代屢滄桑。卞
家忠孝亭無恙。可有東籬醉酒郎。

冶城有登高之集寥士代拈鞋

字韻

龔瞻麓

謝傳登嘯地。休文侍宴時。六朝啼

鳥過。節物恆如斯。

江山匪醜毒。奈何見瘡痍。秋士蓄

悲懷。詞人怯糕題。

回風企勝集。臭味不差池。憶昔我

垂髫。庭趨理綵鞋。

寓金陵先詩留北

後十餘年詩留北

固聲。定山堂集久

列禁書得殘

刺於江甯

始重輯

登明遠樓。鳴鹿吻相隨。

兩從兄俯仰六十載。清况猶可追。

紛國中。羊亡惜路歧。草間寄生活。入

耳厭鼓擊。戰爭有時窮。剗復互推移。

實瀛區三分。吳亦龍虎姿。年年黃酒會

一醜大江湄。

分韻得水字

許毓英

與子涉曼岡。晨曦絢林卉。仰視天

字高。遠山若躡壘。撫彼石上松。其壽
不知紀。靜對光景遠。幽懷託逝水。

分韻得姿字

高鳳介

依然王謝登臨地。况值茱萸堪摘時。
山水頓增殘廢感。菊松無改雪霜姿。
眼觀壁孔逃千劫。耳聽笳聲歎兩歧。想
像承平應不遠。明年此會倘能期。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緣事赴滬

未與斯會寥士吟友代拈下字

紫萸香慢

分韻得丹字

何嘉

悄登臨。層岡呼酒。倚闌禁得高寒。正黃花暄晚。鬥秋色。襯楓丹。緬想前時王
謝。把悠然遐思。拂拭江山。怎浮雲玉壘。變幻總無端。極望裏。渺兮逝川。
冰絃。撫向愁邊。危涕隕。付潺湲。俯斜陽巷陌。西風鼓角。憑寫荒殘。素商暗
催人老。動霜籟。換彫年。念新亭不殊風景。廢池喬木。誰遣無益悲酸。腸結未
寬。(時四郊多壘。隔江猶有負隅。重苦我民。)

督令同作未敢固辭爰賦長歌

就正有道

黃芳墅

繫余別金陵。三度春復夏。今歲秀
萋時。攜裝來白下。風景幸不殊。塞途
喧車馬。官舍座爲滿。巍峨列廣廈。簿
書整以暇。餘事談風雅。佳節又重陽。
茱萸盈把。登高訪舊蹟。有城古稱冶
。悠然發遐想。此遊非苟且。裙屐感趨
。健筆恣揮灑。豪情孔北海。詩細孟

東野。適余去申江。嘉會忽焉捨。陳子
代拈韻。叮嚀促余寫。諸君皆無敵。安
敢希白也。握管屢旁皇。慚顏每多緒。
宵深苦難寐。起視月光瀉。唧唧效蟲吟
。聊以質同社。

庚辰重九南都詩人集冶城登

高余未與會寥士代拈迺字韻

賦寄

周今覺

不須沈醉怨南朝。吹帽風多酒漸消
。野寺背林秋瑟瑟。寒江繞郭晚迢迢。
賭棋勝算終孤注。誓
墓歸潛重久要。太息
山川醜毒地。濟時可
有阿龍超。

冶城登高以足

疾未往寥士代

拈綵字病後補

作 何海鳴

金陵今國都。六代遺風在。雅會作
重陽。滿城飛綵綵。相約登名山。多士
振文彩。我病未能興。復無車可載。閉
門且臥游。出世原無悔。朋儕不我忘。
分韻還留待。催詩若催租。終欲策駑駘
。低頭事苦吟。仰天望雲海。遙想冶城
高。江山應未改。浩浩古今愁。此中孰
主宰。悠然如是觀。毋躁亦毋怠。學得
參軍閒。東籬菊可采。世變本尋常。殘
花猶結蕾。

中 秋 餘 韻

百字令 和懶啼猿館主拙政園中秋

高燕韻 蔡培

閨閣臺畔。正風光如畫。又逢佳節。照盡興亡無限恨。惟有吳宮秋月。置酒題襟。登樓吊古。落句真超絕。天香飄動。涼颺簾幕輕揭。回想鹿走荒烟。烏啼蔓草。往事無從說。玉宇瓊樓何處是。指點雲邊宮闕。庚亮豪情。袁宏逸響。慷慨悲歌發。蓬山非遠。銀河休放清竭。

滿江紅 中秋謹次雙照樓韻

湯靜忱

無限秋光。遮不住六朝山色。料天半瓊樓玉宇。翠簾高揭。隻手輕迴銀海浪。寸心朗澈金波月。聽銅琶鐵絳大江東。教壺缺。往日事。休嗚咽。今宵景。秋明瑟。但鐵肩雙聳。傲霜風骨。收拾山河黔首。澄清天下冰蟾潔。挹清暉。戊夜動高吟。東方白。

庚辰中秋太疏樓午讌賦呈主人
曹惆悵

年年逢中秋。人意樂行循。不辭千里客。端歸對鴻案。人月慶團圓。積習成舊貫。主人念及此。招要不待晏。爰持對影杯。移賞秋陽爛。草堂位西嚙。遠寬隔塵閉。惟取境地幽。那顧馬力憚。竹籬界橫斜。柴門臨泮渙。新蔬已滿畦。嫩葦方盈畔。登樓望鍾山。佳氣浮澹澹。鑪鼎散蘭芬。籤帙映書幔。未幾珍錯陳。不覺冠巾岸。賓主盡東南。意氣無河漢。雄談極諧謔。文藻擒豪翰。既遲一日歡。庶慰三秋歎。相扶卯酒醺。歸沐清輝璨。長謠誌節物。勝緣永不勘。

飲太疏樓用寥士中秋韻
林霜杰

不思秋色與人分。何苦挖肝博一醺。落日忽然明野水。遠峯時欲礙停雲。東來爽氣延新霽。西下繁愁餞夕曛。九月涼風胡不掃。暮蚊餘響尚紆紆。

穎人示中秋先一日故都稷壇公園讌集詩原韻和之
陳藹袁

北緘次第對花開。一次詩來首一回。酒國兵興詔有衆。騷壇事大費多才。看殘落日生明月。擲碎金甌流玉杯。苦念青溪還屬和。長離去後竟無臺。

吟朋拄杖畫圖中。雅道何分少與翁。待月詩成蓬鬢雪。賞秋人立桂華風。醉伸巨手摩銅狄。閒寫憂心到草蟲。蒲柳驚霜吾病足。煎茶說餅坐香葱。(瑤席捲香葱。昌谷句。)

庚辰中秋夜坐玩月有懷伯兄

粵東

潘叔璣

明月出東海。俄然澈太空。清光今夜永。羈思往年同。淡淡山河影。團團霜露濃。瓊樓何處是。攀桂欲乘風。露坐深宵裏。清秋四望開。月華銀海出。花氣木樨來。薄宦傷萍梗。創痍媿草萊。可憐今夜景。不共故園杯。

戊寅中秋前一夕雲溪作
湯澹然

雲破天都碎。烟荒地不平。可憐今夜月。還似舊年明。夢斷人千里。心驚雁一聲。憑闌佳節近。風露倍凄清。

多少山河淚。光寒欲透衣。雲邊秋正好。月下景全非。得酒吟仍暢。因花興轉飛。清暉如可挹。相接眼中稀。

中秋對月有憶

周憐姪

月愛今宵白。秋憐万古清。神遊空際影。天籟靜中聲。暑逐江湖去。涼從枕簟生。故園叢桂裏。當似客中晴。

麗都翫月

周憐姪

高秋吟望翠峯微。玉宇晴香送夕暉。縹緲娥裳天鏡舞。依稀仙樂海樓飛。

敢將老革退三舍。再喜窮豪獵一圍。摘盡霜髭成競病。金風贏得晚涼歸。

中秋與內子望月寄懷寥士秣陵

彭鶴濂

紅袖青衫共倚樓。桂花香裏過中秋。不知今夜秦淮月。一樣清光似此不。

十六夜燈下作

彭鶴濂

今夜如何月不明。卻聽燈下草蟲聲。茫茫人海誰知己。擾擾干戈未太平。把盞自傾金谷酒。不眠苦憶石頭城。樓

臺突兀新街口。車轍縱橫記昔行。

八月十七夜

李太疎

不多黃落足秋聲。露冷溪橋怯獨行。好夢已隨明月缺。亂愁又共晚潮生。尋常語笑成追憶。老病年華祇暗驚。便欲乘風雲萬疊。相思依舊隔重城。

中秋望月憶家

陳荔英

客裏相逢共舉觴。憑欄佳節意難量。蒼天擎出團圓鏡。玉桂頻吹澹蕩香。銀燭千家齊拜月。孤鐙有客正思鄉。遙知萬里家園樂。栗果堆盆夜未央。

杭大宗逸事

芸芸

偶得海豐吳氏手抄龔定庵文二冊。題曰定庵集外文最。有杭大宗逸事狀一篇。殊雋妙。以其爲集外之作。爰錄之。一 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生員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自存集中。世無見者。越七十載。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千餘紙之京師。鬻於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覆說之。此稿流落廢肆間。一 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爲

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問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上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以賜之。一 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既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一 大宗自丙戌。訖庚寅歲。主講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一 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日月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詩平淡而倔強。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懷舊篇 (上)

趣園

明祝枝山京兆有懷知識詩。窮居、顯達、遠近、存亡。共賦八首。古人友誼之擊。溢於毫端。予交游四十餘稔。忘年耐久。翕羽撫塵。得占麗澤之爻。深獲他山之助。緬懷良友。感逝離羣。率賦俚言。藉抒勞結。

宗室盛伯義呈

名園觴詠數相從。少友呼來為改容。受詔選經尊祭酒。

騰蛟起鳳仰詞宗。封章已奏還焚草。君疏劾恭邸。奏榷筆能後。焚其草。

書不露鋒。跨馬踏青蕭寺去。記會同倚歲寒松。乙未三月三日招飲。酒

蘭約同人跨馬踏青城外古寺。同倚古松賦詩而歸。

福山王連生謄榮

尋春推席睡僧軒。詩句籠紗蹟尚存。餘事文章補金石。

君收藏甚富。每得金石書畫。輒自題跋。山左世家。尤多君題識。

孤臣氣節振乾坤。闔門赴水忠貞志。絕命成書血淚痕。十刹海邊尋舊爪。乙未戊戌。蘇十刹海。更番簞。兼葭蕭瑟弔吟魂。

君約同人游。春夏無虛日。兼葭蕭瑟弔吟魂。

臨桂王幼霞鵬運

盡警嘉會鳳鸞羣。四印齋前喜識君。一代詞宗姜白石。

萬言御史漢朱雲。虎邱嘯月矜奇句。君游姑蘇。約予同登虎阜賦詩。燕市悲

歌醒宿醺。君為御史參朝貴。題罷半塘圖畫去。丁酉春予客姑蘇。君屬題半

塘填詞圖。芝蘭從此閱清芬。

瑞安黃仲弢紹箕

當年襍被出都門。能燭機先目未昏。博學小蘇真肖子。論文大宋是賢昆。姚園分詠留詩句。漢上題襟剩酒痕。培養人才關氣運。於今予亦欲無言。指保送黃軫出洋留學事軫後改名與

嘉興沈子培曾植

撫塵自笑少知交。一見忘形說孟郊。文筆我猶慚倚馬。

詞宗君不愧騰蛟。百花洲上循聲播。萬柳堂中舊夢拋。講習記會占麗澤。異書許借點朱鈔。

涇陽端甸齋方

臣朔恢諧記憶真。姚園圍坐影形親。商量勸學常侵夜。

辨駁徵兵為愛民。但有深情憂水旱。每懷壯志展經綸。黨牛怨李何須問。報國心長不辱身。

略分言情古誼敦。與君同出瑞安門。襄陽羊祜風流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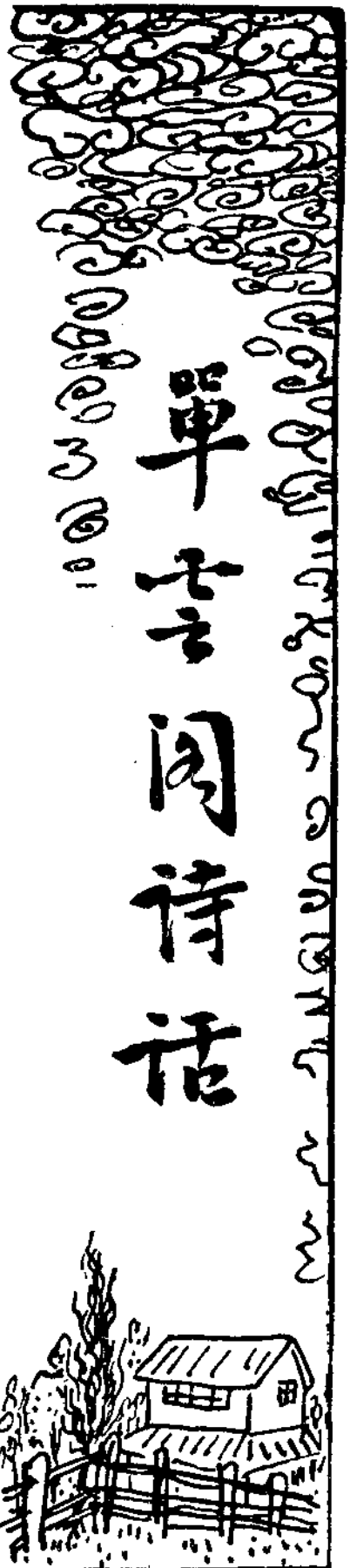
江左夷吾文采存。入蜀未遑紓國難。易名詎足慰忠魂。好將金石傳千古。事業全憑後世論。

鐵嶺鄭小坡文焯

執手蘇台話別時。平生心事兩人知。冷紅衫裏春明夢。

寒碧莊前夜雨詩。殘月曉風歌柳水。高山流水遇鍾期。鴛鴦已去新鶯杳。幼霞妻生與君同官。內閣。俱以詞名。懷舊凄然說風池。

單詞詩話



髯仙詩舫者，吳清卿贈李眉生詩齋之名，以髯仙擬東坡也。眉生名鴻裔，中江人，與俞曲園同出會文正之門，

曲園與黎蕪齋均有文銘其墓。生平游宴甚廣，與潘祖蔭高心夔莫友芝等契誼最篤。伯足詩為世所重，有所作，必質

于眉生，疵之輒棄，摘之輒改，帖帖心折，則眉生之詩可知。晚居吳中，即宋氏之網師園，與蘇子美滄浪亭鄰，又

號蘇鄰。遺稿一卷，遵義黎氏刊于日本。其題潘功甫家書詩翰後云：「梅花影在梅花外。（功甫夢中句）祇見梅花

不見渠。我與船庵真覲面。無花無影一清虛。」余最喜誦之。眉生自稱甲戌入杭時，同遊二客皆不作詩，終日聯袂

山水間，談笑而已。集中所載湖上詩，皆截句。偶得四句，輒微吟默笑，二客亦不諗吾何笑也。游山水非文字助之

不樂，為文字非朋友助之亦不樂云云。詩如靈隱，天竺，叟光諸作皆可誦。他如渡江云：「越山不隔浪千層。宛宛

倚蛾喚欲驚。江似瓜洲橫北固。人從柳浦渡西興。」次潘髯圃韻云：「睡起南園鶯喚人。閒遊無礙趁閒身。綠波芳

草多佳句。拾上吳棧野色新。」滬上雜詩云：「誰知曼衍魚龍國。亦有淒清蟋蟀牀。笙管如潮花似霧。窺窗明月自

蒼涼。」

張蕪齋與吳子備善，子備謂學杜當從義山山谷入始免纖直。蕪齋聽之，于玉溪詩頗有評注，于山谷則主洪玉父

說，謂源出于蘇，故辨香獨在玉局，謂其天資學力直合李杜為一手，而氣節過之。嘗取諸家蘇詩注本有所糾補。所

作古今體詩有淵于集四卷。柳叟招同人復游葦灣用伯潛韻云。「前游未及旬。出郭復蠟屐。山容幻曉晴。野色炫餘

澤。清渠靜不風。秋意漾水碧。主人不解耕。以花作阡陌。波清代山綠。菱友恣餉客。烟水二頃餘。鷗渚拓圓席。

孤亭始何年。俯仰懷曠昔。涼風對面來。薄爽生兩腋。坐久忘形骸。不覺日將夕。登雲泉山云：「頑山不能飛。倔強居庸外。石骨立如人。無乃天所械。岩枯頽頂禿。樹蝕蒼皮疥。嗟余勞者閒。登高洗塵壒。思理仇池耕。或著黃溪黛。芒屨窮深幽。一覽興爲敗。秦餘地脈絕。那復蘊靈怪。忽躡最上層。遠勢收障塞。閭闔若可呼。代雲盡破碎。脩然涉遐想。山靈開興廢。穆穆軒皇神。寶符開草昧。垢掃風后塵。雷薄蚩尤鎧。何方六相辨。何地萬靈會。圖經今不傳。古都遂荒穢。繆悠漢以來。以意斷三代。手上明堂圖。或取黃茅蓋。紛紛紀封巡。強屬華與岱。我疑鴻濛初。河山此襟帶。焉知孤峯奇。松栝不烟靄。支離直寄耳。神全德于內。皇古泉仍寒。歷劫石不壞。猶振薊門吭。直抱太行背。大雲起如磐。四郊雨滂沛。終完補天心。豈藉牲玉饗。」詩筆亦如山骨之嶙峋，氣度極疎宕。響水梁云：「百折終歸海。徐之濁亦清。如何微搏激。便作不平鳴。」則有託之詞也。

楊昫谷與王什公陳誦洛爲金石交，昫谷歿，王陳二君經紀其喪，又爲刻其遺詩八卷。其官刑曹日，與趙堯生胡漱唐齊名。詩初學玉溪，中歲服膺山谷，亦往往入王孟韋柳之室，晚歲浸淫內典，所詣尤遠。什公稱其冥心孤往，澀外腴中，誠知音之言也。趙芷蓀侍御落職南歸詩以慰之云：「玉虬偃蹇楚湘纍。一疏眞成博浪椎。寶鼎愔愔虛鍊藥。銀燈雲雲忍看棋。穴邊舊夢酣蝶蠟。沙外殘光惱子規。枉乞靈氛重折竹。鳳聲飄斷日遲遲。」欒河雜咏云：「荷花紅到水邊樓。葉葉涼雲入夢流。今日清游差不負。一年好景是初秋。」髮塚云：「墓田早已下山南。收拾霜毛瘞石龜。舊塔分明親舍利。枯根容易化優曇。絲毫身外吾何戀。煩惱人間汝最諳。回首喜看天地闊。星辰草木是同參。」送雪王歸蜀云：「別亦尋常此最難。燈前強說醉鄉寬。畸人自古爲時棄。諫草零星作史看。天地固應窮位置。文章曾不救飢寒。荻花楓葉瞿塘路。後夜秋風寸寸難。」贈玉父云：「紹聖詩人葉石林。病餘枯坐思情愔。閉門未覺東風驟。望月還憐碧漢深。自古多情饒綺語。幾回因夢得禪心。吾曹尙在空輪住。魚鳥何曾識梵音。」至于讀論語四十人首，懷人詩四十首，均可全覽。而妙峯唱和詩二十二首，清微淡遠，與習叟所作，同闢一境，其功夫尤在詩外也。

作詩材料，自在詩外。儲之平素，用之一時。稽之往籍，有精雅巧合者，一經拈出，便成絕唱。如張廉卿詠史云：「功名富貴盡危機。烹狗藏弓劇可悲。范蠡浮家子胥死。可憐吳越兩鴟夷。」而泰山高詠古云：「奇才國色二難俱。小試韜鈴已沼吳。博得扁舟攜手去。五湖烟雨計然書。」又是一種說法。

范伯子送外舅入綏鞏支應局仍用前韻，起句云：「相庭夜下一尺紙。饑人如得救書似。」吳摯父曰：如似同用，宜酌。後竟未及改，若易「如」為「儼」，則順矣。

姚叔節偶題云：「西風吹雨似輕埃。零落殘芳尚亂開。秋蝶向花無意興。繞叢三市卻飛迴。」吳北江曰：悽絕不忍卒讀。誠然誠然。然較諸曹孟德烏鵲南飛之詩，一雄壯一悽惋也。

題圖之作，能將圖中繁複情景，和盤托出，使人讀詩便如看圖，斯為佳作。柯劭忞鳳孫題仇十洲漢光武渡滹沱圖云：「欲雪未雪雲凍凝。旌竿掣頓風棱棱。流澌驟合成堅冰。十騎五騎行登登。前騎返顧後語膺。後騎蹴滑蹶復興。從車雜沓兼徒丞。數騎未濟已解凌。節旄拂地垂三層。畫轡伏鹿馬鈞膺。馬毛瑟縮人凌凌。真王之氣猶龍騰。仇英工筆世所稱。臨摹古蹟跨尤能。權以濟衆事則應。白魚之瑞寧妄徵。蕪蕪豆粥嗟可矜。信都信為漢股肱。遂降十郡夷苗會。摧兇剽暴莫敢承。網羅英俊在得朋。識記妖妄吾不憑。撫今思昔感可勝。濡染凍筆挑寒燈。」可謂淋漓盡致矣。

鳳陰又有嘉祥縣一首云：「九十九峯龜曳尾。左倪右倪俱相似。中有一龜蟠不起。首戴城垣履塵市。俯飲南旺湖中水。十室之邑君勿鄙。寶書負出天界奴。洪範九疇文在此。錫以嘉名告千祀。」寫景維妙維肖。

描寫絕塞景色，若非身臨其境，殊難猜想而得。一經構成好句，便覺宛在目前矣。俞格士宿涼州云：「雲與雪山連。不知山向背。殘日在寒沙。婉變得水態。羣羊去如水。遠色倏明昧。此景夙未歷。垂老臨絕塞。地遠古愁多。草枯殘壘在。天山一線脈。盤旋走關內。流泉滿馳道。千里得灌溉。巍然古重鎮。四郊如擁戴。風吹大月來。南山忽沈晦。莽莽天無垠。靜與長城對。」

嘉言備忘錄

癸公

格言聯璧一書。清咸豐間。山陰金蘭生輯。其所採錄。至足警世。即為一已言。亦可作座右銘也。摘尤嘉者如千條於後。

▲以……為……

以心術為本根。以倫理為植幹。以學問為蓄畚。以文章為花萼。以事業為結實。

以書史為園林。以歌詠為鼓吹。以義理為膏粱。以著述為文繡。以誦讀為耕耘。以記問為居積。以前言往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脩持。以作善降祥為受用。以樂天知命為依歸。

▲身與心
康節詩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前。白沙詩云。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經與史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于聖賢。既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徒為章句。

讀經傳則根抵厚。看史鑑則議論偉。

▲心與天下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以養吾之……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

。沈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氣。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以……養……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

▲……欲之謂……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

▲一念
一念疏忽，是錯起頭。一念決裂，是錯到底。

▲第一法
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安祥是處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一檢點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

▲忌
氣忌感。心忌滿。才忌露。

▲觀……在……時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震定，在

震驚時。

▲一分

經一分挫折，長一番識見。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去一分奢侈，少一分罪過。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四個字

讀書有四個字最要緊，曰闕疑好問。做人有四個字最要緊，曰務實耐久。

▲忌

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威。

▲……莫……於……
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貴莫貴于無求。賤莫賤于多欲。樂莫樂于好善。苦莫苦于多貪。長莫長于博謀。短莫短于自恃。明莫明于體物。暗莫暗于昧幾。

▲……如……

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流水行雲。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丹鳳祥麟。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如玉潔冰清。襟抱如光風霽月。氣概如喬嶽泰山。

「西廂記」可續與否之問題

馮叔鸞

吾年廿二始見「西廂記」。蓋彼時猶以是為淫詞。非弱冠童子所宜閱也。

吾於「西廂記」唱白詞句之妙。固賞之矣。而尤醉心於金聖嘆之批。以為其文恣肆汪洋。能深入淺出。啓人神思不少。

聖歎大讚前十六折。而痛詆後四折。其言曰「至十六章。西廂記已畢。何必續。何能續。何可續」。爾時吾但點頭讚歎。認聖歎斯批為至當不易之論。然而乃未遑研究其所以也。亦未能即明白其所以也。

試思。張生以一遊學之士人。偶然於蒲東寺中。作了一件浪漫之事。此即「西廂記」之情節也。既已因退寇而得許婚。復因老夫人賴婚而懊惱相思。至於生病。卒由琴心相挑。紅娘傳柬。而終得作合。則此事便已算功成圓滿矣。迨至老夫人拷知情由。又復再正式許配。而命其赴京求功名

。則是既已有結果矣。更何必再為續別作團圓乎。

蓋世俗之見。每不懂文學之有斷面。故於每一事必須求其有頭有尾。方以為滿足。而不知畫養魚者。游於水面。只露一背一鬚。然未嘗不是全魚也。若必求畫完魚身。須具有四鬚一尾一頭。且須有兩睛。不知此乃俎中之死魚耳。水中之魚焉得全現如是哉。在彼之續西廂者。豈不以尙有鄭恆未經安插也哉。須知鄭恆乃老夫人口中之一名字耳。有無其人。未可知也。即使有之。則鶯鶯既已許嫁張生矣。「西廂記」固以鶯鶯張生二人之事為主體者也。又何必求鄭恆之有安插乎。夫使鄭恆而須安插也。則尙有紅娘，歡郎，以及惠明和尚，白馬將軍等等，亦皆將一一求其安插乎。

不但此輩等不必安插也。寫西廂崔張二人之一件浪漫事。即彼二人以後半生之如何。亦勿須問也。故才如

張生。固不憂其不登第。而張生之究已登第與否。乃不必問也。鶯鶯固已許嫁張生矣。而彼二人成配偶後伉儷如何。是否白首偕老。亦不必問也。夫如是。乃灼然知西廂記之真不必續也。

再進一步思之。苟欲續「西廂記」且須為崔張二人作圓滿之結局。則必須使張君瑞狀元及等。由翰林而封疆。而宰輔。鶯鶯則既嫁後。為夫人。受詰封。且生兒育女。白首齊眉。以至娶兒媳。抱孫男孫女。甚至見重孫。四世同堂。則可謂為福壽雙全矣乎。然如是則張生已早為蟠然龍鍾之一叟。而鶯鶯已早為儂然乾癟之一老嫗矣。此書尙復有何趣味也哉。故又曰不可續也。

夫「西廂記」者。寫西廂之事也。其不關於西廂之事。皆不必及也。文章須顧題目故也。假令續「西廂記」而寫張生既登科後。為官之如何如

何。此乃無與於西廂之事也。寫鶯鶯既嫁後。與張生伉儷情分如何如何。此又無與於西廂之事也。甚至使張崔而齣斯衍慶。生男女多人。又皆長大成人。勢必又各有其自身之境遇與事業。此種種之事。或且千百萬倍於西廂焉。然皆與西廂無與者也。又何容驟入西廂記之中乎。此所謂不能續者也。蓋如是而續「西廂記」。則雖千百萬章而難已也。又豈止區區四章也哉。

夫斷面文學。寫人生之片斷。第取其精采之一節而已。其人一生縱做了千百萬件事。而惟此一節一段足為文藝之好資料。則祇取此一節一段而傳之寫之斯已耳。何得拉拉雜雜因此一節一段之故。更欲并其他不精采。不足傳。不必寫者。而亦強行拖出來。豈非吃力不討好。自找苦喫者乎。彼續「西廂記」之四章者。正復如此。

。此金聖歎之所痛詆。而其言乃祇因不懂文學之有斷面故也。吾今日之作此篇。乃祇因聖歎但惡之晉之。斥其不應續。不必續。不可續。而未嘗明言其所以不應續不必續不可續之故。於是遂不禁濡筆和墨。而一闡明之焉。且以忠告後此類似續西廂之妄續他人之佳作妙文者。

小山詞的風格與藝術

雨櫻子

小山的詞在北宋可以說獨具清切婉麗；沈鬱風流的多角性格。我們知道，宋朝是詞的黃金時期，而北宋的前期則以小詞最為出色。大抵這時的作品還沒全然脫離開晚唐五代長短句的遺風，陸游的花間集裏說：「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王士禛也云：「五季文運萎微，他無可稱，獨所作小詞，濃豔隱秀，蹙金結繡，而無痕跡。」所以，初期的北宋詞大多襲用五代詞人慣用的小詞風格，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固有的清麗婉約詞風。這時期的代表作家當屬晏氏父子與歐陽修等人，然我以為晏幾道的詞另有迴腸蕩氣的魄力。

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是晏殊的第七子，江西通志補錄云：「能文章，尤工樂府。其小山詞清壯頓挫，見者擊節，以為有臨淄公風。」其實，我們覺得小山詞比同叔的還要妙絕，如他的蝶戀花云：「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閒展吳山翠。衣上酒痕詩裏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悱惻纏綿，另有一番沉鬱情緻，並能象徵出小山的個性。大凡詞人詩家都是以作品來吐瀉他的情緒，唯有具特殊性格的人才能產生出好的作品來，在同時的詞人中我們可以舉出不少的例子，如永叔的秀逸，子瞻的放誕，少游的

清華，子野的娟潔，方回的新鮮，無一不是作者各人的寫照。小山的個性，前期是豪邁風流，後來則傷感沉鬱，在詞人中可以說是多方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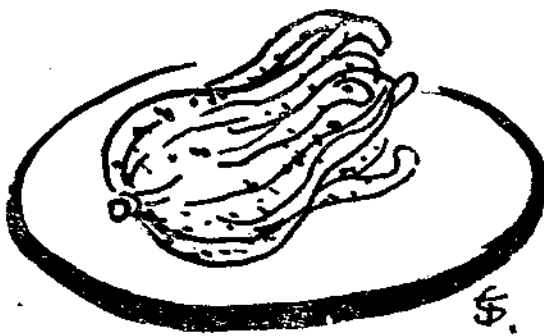
豪邁原本是文人的通病，李白的：「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即是很好的例子，具有一點勝人的文采，眼光霎時擴大了，小山自然不出此例，小山集序云：「磊隤權奇，疏于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人之輕重。」想見他的狂態可掬。小山的風流蘊藉雖不如板橋那樣的泛濫，但也作得有聲有色，更因此產生不少婉麗的作品來。他在年少時風流浪漫，沉於酒色，嘗作詞付與蓮鴻蘋雲等歌之，王銍的默記云：「叔原妙在得於婦人。」可見他的風流實能幫助他在詞上的成就，如他的點絳脣云：「妝席相逢，旋勻紅淚歌金縷，意中曾許，欲共吹簫去，長受荷香柳色，殷橋路，留人住，淡煙微雨，好箇雙棲處。」

又他的鷓鴣天云：「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又減字木蘭云：「……箏弦未穩，學得新聲難破恨，轉枕簾前，且占香紅一夜眠。」這種歡愉風流的描寫與後主的初期作品相似，雖豔麗而不感淫蕩，這比劉永的：「待伊要尤雲殢雨，纏綿不與同歡。儘更聲款款問伊，今後更敢無端。」及周邦彥的：「玉體個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啣，雨收雲散眉兒皺。」意味自然深高，誠所謂，狹邪之大雅也。

詩詞家的感情本來是特別濃厚的，環境稍有變更，作品也就變換了一種風格，如李後主的初期作品多華貴溫柔氣象

，可知他的生活全是美滿的，但後來周后既歿，國勢日衰，華貴的作品一變而為沉鬱哀感。小山的暮年遭遇頗與後主相似，歌兒星散，往事雲烟飛逝，心中的沉悶只好借詞來消解了。如他的鷓鴣天云：「……鶉不語，水空流，年年拚得為鶉愁，明朝萬一西風勁，爭奈朱顏不耐秋。」又思遠人云：「淚彈不盡臨窗滴，就視旋研墨，漸寫到別來，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又采桑子云：「……知音敲盡朱顏改，寂寞時情，一曲離亭，借與青樓忍淚聽。」又生查子云：「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在這些詞間，充滿了沉鬱悽惻，哀婉，纏綿的情緒，與少游的：「可堪孤館閉春空，杜鵑聲裏斜陽暮。」亦頗相似。

小山對終詞的藝術特別講究。他對於情景對於字句都有極高的修養，本來藝術是表現人生的，必要情感濃厚，表情真切，才能算是有生氣的作品。白雨齋詞話評小山的詞說：「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深也。情不深而為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可見小山詞在藝術上的造詣是深高的。此外在技巧方面他也推敲得真切，用比擬的地方如：「東風又作無情計，豔粉嬌紅吹滿地。」「小梅風韻最妖嬈，開處雪初消。」以人比物或以物比人，頗覺別緻。有時還利用複疊去增加詞的本力，李易安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在複疊中最高為古今稱道的小山也有同樣的句子。如：「春冉冉，恨懨懨，章台對卷簾。」「輕輕製舞衣，小小裁歌扇。」「妝成儘任秋娘妬，裊裊盈盈當繡戶。」讀來朗朗動聽，而小山的醉落魄後闕云：「若問相思何處歇，相逢便是相思徹，儘饒別後留心別，也待相逢，細把相思說。」把「相思」兩字反覆用來，愈轉愈深，非有很深的修養，不能有這樣的筆法。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八)

拜袁堂主人

敬修樂清茶聖會

會在北平西弓匠營護國三義禪林內。靜修堂桂芳所創。成立期為民國十年。會友約數十人。朝頂期為初六日。由中北道上。回香為八日。由中道下。沿路逢茶棚或行宮。在正殿前獻清茶一盃。據桂芳云。此行人馬費用。約需三十餘元。年來經濟不裕。未能依時舉行也。

同心誠供獻花老會

會初設阜城門內宮門口橫二條。現移四條三清觀內。主事人趙德山張通貴景壽山張永海等四五人。每人捐錢兩三元。購紙自製佛花(剪成牡丹花形。)二十五對。每對兩隻。於初四日朝頂時。沿路所過茶棚或行宮正殿前。即獻此花一對。從中北道行。初六日即由中道回香矣。

妙峯山各會朝山之先後秩序

早年朝山各會之行程。皆有一定之秩序。若遇太后進香。則該屆廟會。尤為嚴整有序。(一)中瀟。(又名大執事。)

(二)五虎棍。(又名打路)(三)開路。(要飛叉。)(四)五虎少林。(五)槓箱。(按兩人抬一箱。上坐箱官。箱中所置者為錢糧冊子。)(六)天平會。(按即什不閒。所謂天平者。所抬之天平桿子。表示度量錢糧之意也。)(七)秧歌會。(又名俠客會。)(八)槓子會。(按支一架子。數人盤之。)(九)小執事。(即耍鐘子也。)(十)花鐘。(亦耍鐘子。惟所耍之鐘為花色者。)(十一)石鎖。(所耍之鎖。為石質所鑄成。)(十二)雙石頭。(性質亦同石鎖。)(十三)跨鼓。(為武會之一)(十四)神胆。(單打鑼為文會之一。)(十五)太獅。(耍大獅)(十六)太獅少獅。(耍大小獅也。)

天仙娘娘廟

天仙娘娘廟在崇文門外南崗子中間。路北向南。近年始新葺。道士所居也。每年四月初五日妙峯山閉會。相傳老娘即回此廟中休息。十七日受香火。十八日為正日子。十九日即由此起程回京南馬駒橋娘娘廟。

俗謂娘娘為馬駒橋人。娘娘回娘家也。二十日起至二十四日開廟四日。香火亦盛。按十八十九兩日南崗子自北口。以迄廟南。西至法華寺。攤販林立。香攤尤多。他如售稷子年糕涼粉絨福字等販亦衆。而茶棚亦有數處也。

拜蓆老會

在護國寺旁紙花舖內。拜蓆會乃本市各蓆業同人所組。沿途逢茶棚。或行宮正殿前。呈獻拜蓆一領。除向妙峯山進香外。每年三月十五日。例須向天太山進香獻蓆。四月初一日至中頂。四月二十八日至看丹村。從前會友約四百人。今祇百餘人。業此者多係文安霸州大城等處人。(妙峯山記略)

都門花事

都門花事。以極樂寺之海棠。(大十圍者。有八九十本。)棗花寺之牡丹。豐臺之芍藥。十刹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甯寺之菊花。為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攜賓。游騎不絕於道。(花之寺中海棠。相傳為董文恭公誥手植。)(郎潛初筆)

廣和居

京師廣和居飯館。為城南士大夫讌集之地。蓋由來已百餘年矣。軒牕雅潔。傭保亦有法度。不獨庖饌之精。廣雅晚歲入都時。攜客來過。已不無玄都再到之感。胡漱唐有江亭話別詩云。稷事休提順治年。同光老輩已華顛。江家豆腐伊家麵。一入離筵便不鮮。江豆腐。乃旌德江韻濤樹吟。官翰林時家常菜。以其法授肆庖者。今與潘魚同為廣和居名饌。潘為閩人潘炳年太守。

服色

袍之正色藍紫灰駝。又有葵黃葱綠縷紅雪青鵝黃等色。多出少年。凡有引見。不敢著也。褂惟深淺元青。其石青色者。即純清。惟忌辰求雨弔祭等用之。以黑云青。元人避諱。故以青云藍也。玄以元代清。亦避諱也。侍衛鑾輿衛。皆用二品服色。貂冠紅罩。馬帶雙踢胸。車用紅拖泥布之類。維五六品均同稱大人。其餘自三品以下皆異。又惟侍衛見堂。均不請安。稱領與帶。

兵部祠

兵部有祠一間。向祀楊忠愍公。明崇禎時。金忠潔公車駕司員外。甲申三月視皇城。聞京師陷。慟哭入朝。知莊烈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死。亮亭河督官駕部時。請於長官。一併入祀。

花兒市

花兒市。在崇文門外路東。直達東便門大街。每旬逢四日有市。遊人雜沓。街西首有火神廟。明隆慶二年建。街中尚有竈君廟。夏歷八月朔至三日有廟會。俗傳八月三日竈君誕日。故也。街東首有橋。橋南太平宮。俗呼蟠桃宮。每年三月朔至三日有廟市。按崇文門俗沿元稱哈達門。或訛海岱門。以門內有哈達大王府故也。

正陽崇文宣武三門

內城南面三門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近人因元亡於至正。明亡於崇禎。清亡於宣統。遂謂城門命名實為讖語。按正陽門元稱麗正門。崇文門元稱文明門。宣武門元稱順承門。明永樂中始改順承為宣武。正統初並改麗正為正陽。文明改崇文。古人命名未必具有深意。門名與年號之一字雷同。亦係偶合。

陸軍大學

舊陸軍大學。在西直門大街橫橋迤西路北。為崇元觀舊址。崇元觀為明太監曹化淳建。俗呼曹老公觀。都人呼太監為老公故云。每歲新正上旬。例有廟會。感與白雲觀大鐘寺埒。清庚子後稍衰。宣統末年軍諮府。(即今參謀本部之前身。)成立。議設陸軍大學。以為軍事最高學府。乃就此改築。按明代太監。最稱權貴。都門名利。半為所修。故俗有「明朝修廟。清朝修道」之諺。相傳清高宗嘗遊圓明園。便道入此觀。見五供香爐。均為金製。背鐫「觀倒觀修」四字。心異之。遂命匠重修。佛藏中概為珠玉。所得遠在工費之上。故老謂「乾隆帝善覓寶物。其信然歟。證以志書。稱此觀重修於乾隆二十三年。俗傳或不盡誣也。高宗覓寶事蹟頗多。相傳今北海團城承光殿內之玉璽。亦係高宗得之於西華門西南之玉鉢菴云。

清代同登錄

有清承明祚之後。取士之方。係于科舉。一時物望。實以此為開拔。今讀清代同登錄。其姓名有為人所熟知者。有通人君子亦不能詳其身世者。因知功名之外。固大有事在。當日金榜題名。煊赫一時。不朽之業。仍須自致耳。十園主人識。

年	份	出身	會元	狀元	榜眼	探花	傳臚	二一年壬戌	金德嘉	蔡升元	吳涵	彭甯求	史夔
順治二年	乙酉	李爽棠	傅以漸	呂纘祖	李爽棠	梁詩寬		二四年乙丑	陸肯堂	陸肯堂	陳元龍	黃夢麟	張希良
四年丁亥	李人龍	呂宮	程芳潮	蔣超	于明寶		三〇年辛未	張瑗	戴有祺	吳昂	黃叔琳	楊中訥	
六年己丑	左敬祖	劉子壯	熊伯龍	張天植	范光文		三三年甲戌	裴之仙	胡任輿	顧圖河	顧悅履	汪俊	
九年壬辰	程可則	鄒忠倚	張永祺	沈奎	李恂		三六年丁丑	汪士鏞	李蟠	嚴虞惇	姜宸英	汪士鏞	
一二年乙未	秦斌	史大成	戴玉綸	秦斌	王益明		三九年庚辰	王露	汪鐸	韓李愈	王露	張成遇	
一五年戊戌	張貞望	孫承恩	孫一致	吳國對	王遵訓		四二年癸未	王式丹	王式丹	趙雲錦	錢名世	汪瀨	
一六年己亥	朱錦	徐元文	華亦祥	葉芳躒	朱錦		四五年丙戌	尙居易	王雲錦	呂葆中	賈國維	俞兆晟	
一八年辛丑	陳常夏	馬世俊	李仙根	吳光	孫錄		四八年己丑	戴名世	趙熊詔	戴名世	繆沅	朱元英	
康熙三年	甲辰	沈珩	嚴我斯	李元振	秦宏	沈珩	五一年壬辰	卜俊民	王世琛	沈樹本	徐葆光	卜俊民	
六年丁未	黃初緒	繆彤	張玉裁	董訥	夏沅		五二年癸巳	孫見龍	王敬銘	任蘭枝	魏廷珍	楊繩武	
九年庚戌	宮夢仁	蔡啓傳	孫在豐	徐乾學	何金門		五四年乙未	李錦	徐陶璋	繆日藻	傅王露	李文銳	
一二年癸丑	韓葵	韓葵	王鴻緒	徐秉義	顧泮		五七年戊戌	楊爾德	汪應銓	張廷璐	沈錫輅	金以成	
一五年丙辰	彭定求	彭定求	胡會恩	翁叔元	魏希會		六〇年辛丑	儲大文	鄧鍾岳	吳文煥	程元章	王蘭生	
一八年己未	馬教思	歸允肅	孫卓	茅荐馨	吳震方		雍正元年	癸卯	楊炳	于振	戴瀚	楊炳	張廷珩

清 代 同 登 錄

藝 國

二年甲辰	王安國	陳惠華	王安國	汪德鎔	汪由敦	五二年丁未	顧鈺	史致光	孫星衍	董教增	朱理
五年丁未	彭啓豐	彭啓豐	鄧啓元	馬宏琦	鄒一桂	五四年巳酉	錢楷	胡長齡	汪廷珍	劉鳳誥	錢楷
八年庚戌	沈昌宇	周霽	沈昌宇	梁詩正	蔣溥	五五年庚戌	朱文翰	石蘊玉	洪亮吉	王宗誠	辛從益
一一年癸丑	陳倓	陳倓	田志勤	沈文鎬	張若靄	五八年癸丑	吳貽詠	潘世恩	陳雲	陳希曾	陳秋水
乾隆元年丙辰	趙青黎	金德璞	黃孫懋	秦憲田	蔡新	六〇年乙卯	王以錕	王以銜	莫晉	潘世璜	陳廷柱
二年丁巳	何其睿	于敏中	林枝春	任端書	孫宗溥	嘉慶元年丙辰	袁樹	趙文楷	汪守和	帥承瀛	戴殿泗
四年己未	軒轅誥	莊有恭	涂逢震	秦勇均	陸秩	四年己未	史致儼	姚文田	蘇兆登	王引之	程國仁
七年壬戌	金銜	金銜	楊述會	湯大紳	張進	六年辛酉	馬有章	顧皋	劉彬士	鄒家燮	席煜
一〇年乙丑	蔣元益	錢維城	莊存與	王際華	章愷	七年癸亥	吳廷琛	吳廷琛	李宗昉	朱士彥	李仲昉
一三年戊辰	鄭忬	梁國治	陳栢	汪廷璵	劉星煒	一〇年乙丑	胡敬	彭浚	徐頌	何凌漢	徐松
一六年辛未	周澧	吳鴻	饒學曙	周澧	沈棫	一三年戊辰	劉嗣綰	吳信中	謝階樹	石承藻	朱榮
一七年壬申	邵嗣宗	秦大士	范棫士	盧文昭	錢戴	一四年己巳	孔傳綸	洪瑩	廖金城	張岳松	黃安濤
一九年甲戌	胡兆鼎	莊培因	王鳴威	倪承寬	汪永錫	一六年辛未	朱壬林	蔣立鏞	王毓吳	吳廷珍	毛鼎亨
二二年丁丑	蔡以臺	蔡以臺	梅立本	鄒弈孝	李汪度	一九年甲戌	瞿鎔	龍汝言	祝慶藩	伍長華	葵元善
二五年庚辰	王中孚	畢沅	諸重光	王文治	曹文植	二二年丁丑	龐大奎	吳其濬	林泰封	吳清鵬	孫如金
二六年辛巳	陳步瀛	王杰	胡高望	趙翼	蔣雍垣	二四年巳卯	費庚吉	陳沆	楊九畹	胡達源	孫啓瑞
二八年癸未	孫效會	秦大成	沈初	韋恆謙	董誥	二五年庚辰	陳繼昌	陳繼昌	許乃普	陳鑾	龔文輝
三一年丙戌	胡珊	張書勳	姚頤	劉躍雲	陸費墀	道光二年壬午	呂龍光	戴蘭芬	鄭秉恬	羅文俊	陳家樹
三四年己丑	徐煥	陳初哲	徐天柱	陳嗣龍	任大椿	三年癸未	杜受田	林召棠	周開麒	王廣蔭	杜受田
三六年辛卯	邵晉涵	黃軒	王增	范衷	王爾烈	六年丙戌	王慶元	朱昌頤	賈楨	帥方蔚	麟魁
三七年壬辰	孫辰東	金榜	孫辰東	俞大猷	平恕	九年己丑	劉有慶	李振鈞	錢福昌	朱蘭	朱淳
四〇年乙未	嚴福	吳錫齡	汪鏞	沈清藻	王春煦	一二年壬辰	馬學易	吳鍾駿	朱鳳標	季芝昌	趙德麟
四三自戊戌	繆祖培	戴衢亨	蔡廷衡	孫希旦	邵自昌	一三年癸巳	許楣	汪鳴桐	曹履泰	蔣元溥	司徒照
四五年庚子	汪如洋	汪如洋	江德良	程昌期	關棟	一五年乙未	張景星	劉繹	曹聯桂	喬晉芳	張芾
四六年辛丑	錢榮	錢榮	陳萬青	汪學金	秦承業	一六年丙申	夏子齡	林鴻年	何冠英	蘇敬銜	張錫庚
四九年甲辰	侯建融	茹棻	邵瑛	邵玉清	朱長森	一八年戊戌	王振綱	鈕福保	金國鈞	江國霖	靈桂

二〇年庚子 吳敬義 李承霖 馮桂芬 張百揆 殷壽彭
 二一年辛丑 蔡念慈 龍啓瑞 龔寶蓮 胡家玉 何若涵
 二四年甲辰 焦春宇 孫毓淮 周學濬 馮元培 王澄
 二五年乙巳 蔣超伯 蕭錦忠 金鶴清 吳福年 鍾啓岫

蘭亭帖考

(頤)

(定武蘭亭)自唐至南宋。以定武蘭亭為第一。定武本端流帶右天五字有損。又崇山字斷。此為不全本。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為瘦本。紹興元年刊定武初搨。後有寶字印。御府題。為御府本。元祐四年。張璪摹定武於邯鄲。為邯鄲本。(思古齋蘭亭)又稱穎上蘭亭。嘉靖八年。穎上村得此石。上刻蘭亭。載邢太僕來禽館集。前有思古齋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又墨精筆妙小印。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宮。定為褚河南筆。此載說鈴。今此石已碎久。即次搨亦足寶也。(金陵清涼蘭亭)定武本。宋宣和間取入禁中。清涼本。明初石留天界寺。(復州蘭亭)向之字差大。視昔下二字作圈。夫字上露。末行文字稍重。乃金陵郡齋舊物。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豫章蘭亭)樂也夫三字。抱悟言三字。形骸之外四字。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鄱陽汪相家蘭亭)裂處同豫章本。(處州劉涇蘭亭)永嘉蘭亭。智永臨寫。有孫綽後序。(北京蘭亭)出天師庵土中。與豫章本略同。(成都蘇氏蘭亭)寶月刻石。東坡為讚於後。(劉氏蘭亭)首行會字全。筆勢活動。(唐模蘭亭)首行有紹興米芾神品吳興三雅齋諸印。又有貞觀小印。(盧氏蘭亭)唐虞世南撫本。向之字大。視昔下闕白。後有蘭雪軒小印。(二米蘭亭)宋米芾自刻。號二米蘭亭。(薛氏蘭亭)宋薛道祖刻本。(趙子昂蘭亭)首行闕會字。向之字大。視昔下闕白。(董其昌蘭亭)集古錄蘭亭共四本。惟第三本與定州無異。(玉枕蘭亭)蠅頭小楷。以蘭亭舊本縮小。字行如故(舊蘭亭二十八行)一在福。一在江西。此帖字小。心細方能取勢。

二七年丁未	許彭壽	張之萬	袁續懋	龐鍾璠	許彭壽
三〇年庚戌	鄒石麟	陸增祥	許其光	謝增	黃統
咸豐二年壬子	孫慶成	章鋈	楊泗孫	潘祖蔭	彭瑞毓
三年癸丑	吳鳳藻	孫如僅	吳鳳藻	呂朝瑞	黃鈺
六年丙辰	馬元瑞	翁同龢	孫毓汶	洪昌燕	鍾寶華
九年己未	馬傳煦	孫家鼐	孫念祖	李文田	朱學篤
一〇年庚申	徐致祥	鍾駿聲	林彭年	歐陽保極	黎培敬
同治元年壬戌	李慶沅	徐郵	何金壽	溫宗翰	陳彝
二年癸亥	黃體芳	翁曾源	龔承鈞	張之洞	周蘭
四年乙丑	廖鶴年	崇綺	于建章	楊霽	牛瑄
七年戊辰	蔡以瑛	洪鈞	黃自元	王文在	許有麟
一〇年辛未	李聯珠	梁耀樞	高岳松	郁崑	惲彥彬
一三年甲戌	秦應逵	陸潤庠	譚宗浚	黃貽楫	華金壽
光緒二年丙子	陸殿鵬	曹鴻勳	王賡榮	馮文蔚	吳樹梅
三年丁丑	劉秉哲	王仁堪	余聯沅	孫宗毅	朱廣颺
六年庚辰	吳樹棻	黃思永	曹詒孫	譚鑫振	戴彬元
九年癸未	甯本瑜	陳冕	壽者	管廷獻	朱祖謀
一二年丙戌	劉培	趙以炯	鄒福保	馮煦	彭述
一五年己丑	許葉芬	張建勳	李威鐸	劉世安	杜本崇
一六年庚寅	夏會祐	吳魯	文廷式	吳蔭培	蕭大猷
一八年壬辰	劉可毅	劉福姚	吳士鑑	陳伯陶	惲毓嘉
二〇年甲午	陶世鳳	張睿	尹銘綬	鄭沅	吳筠孫
二一年乙未	陳厚梅	駱成驥	王龍文	喻長霖	蕭榮爵
二四年戊戌	陸增輝	夏同龢	夏壽田	俞陞雲	李搜勳
二九年癸卯	周蘊良	王壽彭	左需	楊兆麟	黎湛枝
三〇年甲辰	譚延闓	劉春霖	朱汝珍	商衍鑿	張啓後

爲了賭而作此文，是回憶也是懺悔，是勸人也是勸己，不知怎的我讀書能文，竟會寫出這種題材的文章來，真是料不到想不到的事呀！

似乎我對於賭，有遺傳性在作怪吧！幼年八九歲時，就懂得一些賭的門徑

了，父親最愛賭骨牌（上海人呼爲牌九牌是也）他愛玩的方法有兩種，一文一武的，文的名叫「八塊」。

八塊的方法，是卅二塊牌，四人同玩，每人分得八塊，故名八塊，有類於「挖花」。先是背着牌面在桌上擾亂，然後不規則的重上，分成幾疊，用了兩

，連帶的催呼嚶叫的吵鬧起來，非常緊張，所以稱爲武的。

我受了父親的薰陶，十歲時就精了這「八塊」與「搖精」的玩法，父親不喜歡麻將和紙牌，我也在外面學習得到了中學畢業之後，什麼「牌九」以及骰子的各種玩法，都懂了，我能說得出骰子的巧快名詞，什麼卅六門「大快」，七十二門「小快」我一概知道，同時四門攤，紅寶，也知道其中的奧妙。在賭中我至少可以稱爲「中學畢業生」的階段。

但是我那時沒有多的錢，不能約去大賭可以說只是賭的理論家，並不是賭的實行家，不過在我的心中認爲我和這這樣的「賭經」。當然可以問世了。

到了我第一次出來工作，就是一個有地位的局長，每月收入在薪水上僅爲兩百元，但是「外快」，就不止兩仟元了。恰巧那兒是一個賭城。家家戶戶，無不以賭爲正當娛樂且至職業，活該我要吃賭虧，而調任到了這樣的一個肥缺局長。

最初地方人士，還不知我嗜賭如命。只在應酬場中，玩玩麻雀而已後來他們知道我醉心此道，而且不精通（我本



賭與我的女人們

(上)

文俊

類骰子，由莊家搖擲，定出誰先拿，（像麻雀牌拿法一樣）每人每次取兩塊，輪流拿去，至四次拿完，每人手上，就有八塊了，其分輸贏之處，在于用牌配成「對」或順（不同）或巧（即大擺對地魚子之類）。這種牌頗費思想，普通性急的人，是不愛玩的。

武的名叫「搖精」。玩法與「八塊」不同。攪牌之後，每四塊重一堆，也是用骰子搖出誰人先拿，挨次拿了每人八張，玩的天地人和分大小，正門點子分大小，不過每盤以骰子而定出牌誰爲之「精」，精則最大，它不壓別的牌，別的牌也就不能壓它了，這就勝負迅速

人以為精通，還不知道賭有假賭，所以別人知我並不精通了。便時常約我去參加了。一位當地縣長，一位駐軍師長，和國防局長，我們四人，成了「老一套」，天天非打十六圈麻將不可。

實則我之入圈套，還是受了那前任局長劉繼華的毒害，我一接任，由他的介紹，得與一羣賭鬼相識，（他也在內）就輸了兩仟元，這只是一週間的事，我就想「翻本」所以就沈淪下去了。

到了越輸越多的時候，我也不顧一切了，竟至在局中鬧得來等于開設了賭場。什麼麻將，撲克，牌九，應有盡有，覆天翻地，每日間抽頭錢也在百元以上了，但我的賭出，却不下三百五百元了，心中着慌起來，恐怕上峯來清查帳目，我的虧空，何由彌補呢？於是就想停止賭博而謀挽救的方法。

我的妻子，是個極賢德的人，天天為我焦心，她去請了福音堂女傳教師包教士來勸解我為我祈禱，要我不忘上帝的教訓，差不多每天那個女教士都到局中來，我當時也很感動，而且後悔，只是虧款的數目太大了，沒有法子彌補，心中的憂戚，怎樣也不能去掉，日夜都耽心着上峯派出的檢查員來到。

那個女教士是美國人，很年輕又生得美麗，她見我也很英年而又是基督徒，在這座賭城中會講英語的我算第一人，連那縣中的中學校也請我去教授英文，所以她對我很關心，只是她知道我因賭輸了一萬多元，她的心也不知怎樣的恐懼，她常常對我說：「但願你的悔改，得着上帝的饒恕，把這個重担，用上帝的權能給你御去。」

我是一個自幼信了上帝的教徒，在此時我真也感動至於流淚，為了虧空公款連夜間也睡不着，深知這案子的發着，連累父親債債以外，還要去坐牢監，想到了這些危險，連辦公的心思，都灰冷下去了。局中的同事們，因為是我的下屬，都知道，不敢說，不敢勸，因為勸與說，對於事實沒有補有補益了，那可愛可敬的包教士(Miss Able)她還是天天到局中來為我祈禱，我因她的美麗和熱忱，到也會有時忘掉了將要喝下的苦酒。在當時若沒有她，我怕早已投身長江去葬魚肚了。

果然包教士的祈禱能力感動了上帝，在那賭城中發生了一件大事，股匪劫城，也把我的局中搶了，我便乘機報告上峯，將所輸掉的一萬餘元，報作被匪

搶去。這的確是給我卸却重担的絕好機會，那知上峯照例要派一個巡查來查勘，就這樣的反而弄糟了。

原來這個巡查，是我的一個仇人，就是真的，他也要說成假的，何況本是假的，他還能說是真的麼？他來了之後，明探暗訪已畢，便把我請到他的公寓，對我說：「你我本是世交，我絕對不害你，先對你發誓，若我存心害你，我永絕子孫，局中損失諸項的款子，我都查出證據了，你把局中的公款，完全是輸在賭博上面，這是我不能不據實報告上峯的，依我的主張，你家中尚可賠出這萬多元的，你還是各自逃亡，免得受雙重懲罰，因為照公事辦理，賠款之後，還要坐牢，你很年輕，還有你的前程，我不願你走進守法的牢監，因為我們是世交，我要對得起你的父親，所以我放你逃走……」

我們底太年輕了，又誠實，自然也怕去坐牢監，就照這位巡查的話而棄職潛逃了。當我深夜離別妻子的時候，她不知怎樣的啼哭，她硬要我去辭別包教士，然而我那有臉面去會那個上帝的聖潔使者呢！

靈魂的毀滅

可人

秋天的風，是那樣的輕鬆和涼快；地輕輕地掠過大地，帶走了盛夏的酷熱，又帶來了新涼的料峭。梧桐葉凋，草茵泛黃，勾起了我滿腹愁思。

單調和靜寂的生活，使我深刻的想念着你。露茜呵！你可知道一個流浪天涯海角的飄零者，還在這里懷念你嗎？你雖幾次三番的欺騙我，可是我爲了愛你，真情的愛你，才毅然地犧牲一切，忍受這精神上極大的痛苦，使妳和他能永遠的相愛，舒適地度這美麗甜蜜的生活！

聽到你在上海結婚的消息，我覺得非常愉快，愛之神馳跑了妬忌和嫉惡，我偷偷地爲你們祝福。但是，我做夢也想不到，你們結合的結果會那樣的淒慘啊！

在暮色籠罩下，在微茫的石子路上，我默默地回到宿舍去的一刹那，我老是憧憬着妳。我底心里好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塊。露茜！我悲哀，我咀咒着自己，爲什麼不把妳從那個惡魔手中奪下來呢！

露茜！我憎恨他。可是爲了妳，我又得饒恕他。他真是一個幸運兒。很短的時期中，竟蒙看你的青睞。而他又毫不憐惜地，破壞了妳的珍貴的處女的靈魂。他總算暢意達到了目的，他值得驕傲了。可是我却笑他的愚蠢。世界上多少女子不是很輕鬆的把她們的靈魂，隨便送給一個男子。一個女子的靈魂有什麼稀罕呢！

露茜！上面的話，好像有些侮辱妳。妳會生氣嗎？露茜！你要知道。一個知己的朋友，方肯向妳說這種「單刀直入」的話呢。

初秋的夜晚，是富有詩意的。希望妳也不必感傷。丟開一切苦悶，去玩弄人生吧！
妳記着，天下之大，惟有我是永遠地愛着妳的，露茜！

大亞洲主義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出版

內容有「論著」「譯述」「亞洲現狀」「轉載」「插圖」及「編後」等
社址：南京鼓樓黃泥崗四十七號

日本名士漫象

橫山隆一畫



近衛文麿首相



河部信行大使

蠻子營的故事 (續)

淳

(八)

他半閉了眼，微笑的答道：「你說我愛他麼？」

「就使小孩子，也懂得你是在愛他。」

「說我是愛他，我就愛他好了！難道我沒有愛他，和被愛的權利麼？」

「你打算和他結婚是不是？你們倆有想到結婚的問題沒有？難道光是這樣不明不白地拖下去麼？如果是我，像你這樣，便乾脆地結婚，省得彼此牽腸掛肚。況且男子的心，是捉摸不定的。何況他又是軍人！也許今天在這裏，仍然屬你，明天調防到什麼地方！連自己也不知道，又在追求別個了！我以為你們還是趕快結婚好！」

她默然一聲不響。

陳九太太，知道她對結婚的問題，找不到解決的方法，她不能放棄前夫贖下的產業。她懼怕從結婚問題，會惹起親屬間的糾紛和是非。并且沒有勇氣斷絕高營長的交情。總之，她沒有決心和勇氣，來清算這箇問題。這位虔婆式的婦人，執住她的弱點，繼續恐嚇她說：「我真替你難受，也許你自己不明白，現在城裏每個人家，誰不拿你當作談話的資料。最奇怪的，是你們倆在一起說的私話，也給人們傳出去。也許今天在這裏的情形，明天便被這些挨刀的好說閒話的人探知，於是加多減小，編成像說書一般，來四處談論了。我們的名字，為什麼要給小人們？時時掛在口邊哩？你的親屬，背地裏，聽了滿肚不中聽的閒話，誰不鼓起兩片腮甲？不過奈何馬團長不得罷了！忠厚點的人，自然不愛管閒事，可是世上人有幾個是忠厚的。就算這人十分忠厚，然而閒言閒語，四面八方的夾攻，心軟的人，也會冒起火來。這時萬一有小人從中挑唆，牽涉到你家族的名譽，說你不守婦道，你的繼承權便會搖動。縱使是捕風捉影之談，然給它鬧大，要收拾乾淨倒很費一番手脚！何不在事前想個安全長久之策哩？」他說完幾句話後，把搓好的幾顆煙炮，安在斗上，繼續呼呼地抽起來。抽後呷一口茶。又繼續搓弄這同一形式的小煙炮，接續說：「你這份家當，誰不眼紅？沒有時，那些小



野村吉三郎氏



大野重平氏



中島知友平氏



平沼駿一郎氏



山田孝子大郎氏

人，還存非份之想，何況你有間隙給他們作爲話柄哩？你當真和他結婚，家產便保不住，縱使不和他結婚，像這樣拖泥帶水的牽纏下去，不計較一個安全的辦法，也會身敗名裂，將來後悔不及。你還是讓自已滿足愛情的享受哩？還是犧牲了愛情保全現有的財產哩？我看這些財產便會成爲你愛情的障礙。像我要和誰結婚！也沒有問題！不過誰向我獻殷勤哩？如果我像你這樣年青美貌，愛我的人，位份既高，又年少英俊，前程是無限的，自然準備馬上結婚，好來享受這美滿的幸福。這種情形的愛情固然給你安慰，也給你困難，我真替你擔憂呵！女人沒有愛情的灌溉，自然難以過日。有兒女，也可以全部精神被吸引在他身上。他們是該生命，血肉的血肉。他們的作用，也許和愛情相抵。若一無所有的像我一樣，真是該咀咒的生命。你和他不是恰可相稱的天生配偶麼？我每逢看見你們在一起，便立刻恨煞自己的命運，恨不得鑽到地底。我渴望着精神的安慰，比渴望着發財還覺需要。命運偏是這樣捉弄人，需要的，却偏偏吝於給予，不需要的，却濫於賞賜。我既受夠了這種苦處，所以對於女人們尋求精神的安慰，常常表示無限的同情。你和團長都是我的好友，常常在一起飲食快樂，難道見了好友，遇着了困難也不會說幾句麼？」於是又拿起烟槍來，呼呼的吹個不了。她把烟槍放下說：「我實在喫這虧太大了，苦悶不過，所以尋上這玩意兒，隨後嘆了一口氣。」

劉大奶奶聽了她那番又懇切，又動聽，每句都像從自己心坎發出一樣的說話後，不覺想起自己當前困難。她感覺自己一邊手，接着這少年軍官給予她滿滿一杯醇濃芳馨的甜酒，他方面又接着滿滿一杯辛辣刺喉的苦藥，兩方面都沒法拒絕。這杯酒，自己覺得並沒有激起她的氣力，反而迷醉她的腦筋，身體就連半點抵抗力都沒有，四肢百體的筋肉，就好像軟棉棉地癱瘓一樣，就連舉起一個小指尖，也沒有氣力，不要說是應付這預想到的許多麻煩事體。愈想愈心亂，愈心亂愈沒有主意，愈沒有主意，便愈想不到答辯陳九太太的說話。便隨着她也嘆一口氣說：「總是我們做女人的吃虧。有愛情的時，也吃虧。沒有愛情時，更吃虧。吃虧一輩子，像男人們，天高海闊，沒有愛情，還不要緊，隨便不拘甚麼事情，也可分他的心意，我們女子便不同了，整天要困在小藩籠裏，且也預想一輩子，是到底要限制在這裏。我們要求最大的安慰，要求最滿足的安慰，來抵補人生自由所損失的鉅大缺憾。誰會給我們滿足？讓我們在這小藩籠裏過活！可是事實偏不讓你這樣！我們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搶奪別人財物！也沒有損人利己的行爲！但是社會上便要裁判你的罪名，議論你的是非。由他們議論！讓他們審判！我是愛他，我偏要賭氣，不結婚，看他們怎樣？我犧牲了這份家當來保全



我的愛情。無怪他說：「這塊地方，比起上海天津，要落後一百年。不要說人的思想要該咀咒，就使空中的塵埃，也該咀咒。」若在上海天津，儘你整天整夜尋求精神的安慰，誰來理論你箇人的閒事。」

可是陳九太太聽了她的話，並沒有發生深厚的同情。她不是哲學家，她只是注意事實。這可憎的婦人，受了她主人的指示，只顧奉行她應執行的工作。她射了劉大奶奶一眼，看見她，緊閉了那片塗得血紅色的小嘴唇，臉上帶了微微鬱怒的顏色。她嫉妬對方長得體面，迴顧自己顯然是老醜了。她很很地對這「被玩弄者」說：「難道你對切身的問題，倒想不到一點應付的辦法麼？我若處你的地位，我真不會發愁，對付男子不要說，就對付這些事體，也不見得會像你一籌莫展。真是給我着急煞了！」

「唉！我有我困難，并非三言兩語可說盡的。真個是處我的地位，便有什麼辦法？也請說說你的辦法。」這個「被玩弄者」還以為陳九太太很熱心地要和自己商討切身的問題，同情自己的境遇，便真誠地望著她，等她的答案。

「我要先問你幾句要緊的話，我才會替你想。」

「甚麼話？我能答的，便儘答你。」

「誰也都說，你和高團長的關係很深，並且說，上次他兩人部隊的衝突，也因你而起的。你今後打算還維持這段交情麼？老高自然沒有和你結婚之可能，他家裏已擺下四個姨太太了！要結婚，自然非團長莫屬，但你有你的爲難，到底他有要求你結婚沒有？」

她沉吟了一會，沒有答話。

陳九太太明白她懼怕洩漏自己秘密。便說：「我平日極不好預聞人家的秘密，也懼怕口舌是非。你若認爲這事認真該秘密的，我們就不要談下去吧！」

不！不！不！我并非對你懷疑，不過我想這些該死的人，怎麼偏要拿我造話柄哩？他兩人部隊衝突，又和我有什麼交涉？那時，我對他還沒有多大的交情，你是明白的，高營長因和我合股做買賣的關係。少不免時常往來，商談生意的事情，後來彼此也熟了。我認他這人，也較得上個朋友，有許多事情，我不能親身經理的，便委托他代辦，形跡自然脫略些，他們便隨意造謠了。你想想一個孤弱伶仃的婦女，爲了要保存和清理自己的產業，從老遠跑來，這生疏，隔膜，落伍，野蠻的鄉村，毫沒有半個可靠的人，就算一條狗，若能忠心想保護你的，也須得親近它吧！至若團長！我確實愛他，我們的交情，是清清白白的。他是何等正



大的人！他對我是素來尊重，沒有半點可議的地方。這事的人，在污穢的空氣生長慣了！良心和思想，都是污穢的，他以為別人，也和自己同樣污穢，見別人和異性相處，便不知不覺想到污穢的方面了！使用他污穢的口吻來嘲笑，真是墮落下流的舉動。我敢和你說，我們任何一個，也沒有談到結婚的問題。」

陳九太太聽了，心裏暗罵道，我又不是過路的人，她想連我都騙了！你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還要裝腔作勢，自高聲價。想挖苦她一頓，恐怕傷了和氣，將來事情不好辦。便說：「你的說話，都是事實。若果我代你策劃，還是暫是不結婚好。團長固然是正派的人，但短短時間，怎能試驗他愛情，是否能始終如一？老高確是一條兇猛而忠實的看家狗，只要一個男人，稍為接近它的主人，便要撲過來咬人了！并且……」

「呵！你又來取笑我了！」劉大奶奶半嗔半笑，不待她說完便搶着說。

「這也是實在的情形，你有這條狗，便不要叫它離開你。你一天不和他結婚，這條兇猛的狗，還是要給他一條鎖鍊，牢牢地繫在頭上，拖在你的手裏，於你自己便有很大的益處。只要你能拘管它，馴服它。到底不會和你搗亂。你相信這話吧！」

「我不能讓我的狗，咬自己心愛的人呀！」

「怪不得人們說，老高和團長不衝突，是因你而起的了！你如果要洗刷這些謠言，你要向雙方調停，務使他兩人沒有絲毫芥蒂才是。況且城裏紳士們，對老高的感情，一向是沒有什麼的，上次調防，大家以為全是團長從中擺佈，對他的印象很不好。你能調停他兩人的感情，倒於三方面的交情和名譽，都有莫大的益處哩！」

「如果雙方再衝突起來，又怎麼辦哩？這罪名豈不是又落在我身上麼！」

「這便要試驗你調停的手段了！一個并非靠着別人吃飯的女子，難道便沒有別善法來制裁正當追求自己的男子麼？噫！真是笨怕！」

「我是沒辦法來玩手段的，請你試說怎麼樣來制裁他們？」

「告訴你吧！你看過水上的浮萍沒有？萍，長在水面，是沒有根的，風向那邊吹，它便隨那邊走。水向那方流，它也順着水流。男子的愛情，也和那浮萍一樣。你別和小孩子的心一樣單簡！以為愛情可以任其自然變化；那麼，你便要吃虧了！女子為什麼不緊緊的羈勒他們哩？難道讓自己受虧麼？照你特殊的情形而論，雖然不亟亟於結婚，你難道就應該肝膽地，告訴他不能結婚麼？你難道不能狡猾點，用一個現實的難題，羈勒住他的愛情麼？你



若池富七氏



橫網男女川開



井藤田嗣治氏



久原房之助氏



田中夏太郎氏

放任一步，他也樂得縱恣，你大方，他却不容氣。好了！風從水面吹來，沒根的浮萍，便隨它走了！你敢担保你們串的戲，沒有第三者加進拍演麼？我敢說，第三者，也許已經登台了！陳所長說的話，并非向你開頑笑，實在帶幾分警告的意味。這箇小妖精，自以為為了不得，以為團長真是追求她了！所以用盡方法，來牢籠團長，團長對她，是怎樣！我可不明白。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普通男子，都需要緊緊羈勒才成！所以你不能結婚的話，是不能向團長說的。相反的，要時常拿着這問題，逼着他考慮。你如果提出結婚的問題來，他便會討論到你的遺產方面了！你說犧牲遺產，來成全愛情，不更有意義麼？他便會憂慮到經濟問題，我都知道他全是一個孩子氣的人，不會在金錢上面計較。他須然當了許多年團長，也不會積蓄一個大錢。你便提出你籌款的辦法來。只要他對老高沒有問題，并能和他合作，便不愁金錢發生恐慌。老高對地方情形，很熟悉，弄錢的方法，也有經驗。其實你的地位，很能左右他兩人，既然於你們都有利益，你何不竭力調停其間的隔膜哩！金錢的作用好像三合一一樣，若拌在兩人的愛情當中，恐怕比石頭還要堅牢。對於籌款有了辦法，還怕他的愛情，靠不住麼！并且這樣可以顧存你和老高的交情。當真的，有了這幾個錢，這份遺產要犧牲與否，便全在你的自由權了！我替你打算，只有這辦法，確是有多少把握。」

「老高是不是確有籌款的辦法，他能否和他合作哩？」

這何用憂慮！全看你有決心進行這問題沒有。老高你一向和他合作經濟的事情，他本領如何！你是懂得的了！」

劉大奶奶把頭點了幾點，沒有說甚麼。她眼皮緊緊的閉攏起來，像是要睡的樣子。

(九)

我們這個場面，那時，幾個角式當中，却難得有個快活的人。張大鼻子，整天板着臉，沒事的時，在家踱來踱去，一聲不響去設法應付，自己認為須打倒，或須巴結的人。他扯了這個大謊，要隨時隨地很細心來彌縫這事實上許多破綻，他要窺向每個人的臉色表現，沒有懷疑或同情的態度，好決定自己的應付，要採取那一種方式。總之，他每日對自己的權利，勢位，——自然連文三姐的愛情，也算在這面。——考慮何只千百遍。別人看他，以為是極能快樂的人。他吃喝得很講究，排場是何等顯赫！不是跨馬回鎮，便是個人舒舒服服地，住在城裏的大公館。然而他好像忙着結網中，一顆大蜘蛛一樣，剛好將像樣的網結好。風又把牠吹破了！便整天動那四隻多毛的是爪，跑來跑去。修補那等待俘虜投進的陷阱。

(待續)

「姐姐」(下) 袁笑

時代的齒輪，循着世紀的軌軌在轉動着，寒暑的交換，不覺逝去了三年的時光。

在一個黨風烈日的炎暑，姐姐在大學畢業了，並且得了文學學士的學位，這是足可點綴她美麗的青春，也是值得全家歡騰慶祝的喜事。但是張家催嫁，又刻不容緩的緊逼起來了！

我以為受過新時代洗禮，受了高等教育的姐姐，一定要反對這機械式的婚姻，而向家庭抗議的！但是她的神色儘是沉靜愛聞的，言語雖比平常少了些，然而有人問她的時候，依然是和霽的答覆着，說罷照例的仍賠上個微笑。

因為姐姐愛我，所以我關切姐姐的事，在日常我留心她的一切動作，出人意料之外的，姐姐神經上終意也無所謂緊張，家裏的人都在設想；還誇獎姐姐是通今博古的賢淑小姐，決不能惹着祖父生氣的，但是再往張家那個不成器的孩子上着想，才華絕代的姐姐那能够滿意呢！

時間在猜測納罕中溜過，一直到張家規定喜事的吉日送到我家的時候，我真個的不能在坐視緘默了，我不願担當家庭叛逆的罪名，我首先思變的開始向姐姐挑唆，並且見義勇為的向祖父提出質問，為什麼把具有標準時代知識小姐的姐姐，委身於一個社會慣稱的荒唐子弟？

夜的哀訴(下)

杉木

這恐怖的時間度過了刻把鐘，這些流氓滿足地湧走了，臨走又放了兩槍，好像是警告難民不准聲張；在淫威下，這槍口便是正義，便是人類的公平裁判。

爸給散兵拿了幾下，身邊二百來塊錢給搜去了，臉氣得鐵青，有淚水只有朝肚裏嚥，媽失神地呆了一會，應應地上剩下幾件破衣服，便瘋狂地伏在我和弟弟身上痛哭起來了。破廟里是一片踏雜的淒慘的哭聲。

我們什麼都丟了，身邊只剩幾件破衣服，媽媽在失去衣被銀錢的那晚上，着了涼，便發熱咳嗽起來。

到K縣還有二百來里路，媽有病便不能健步，我們在難民羣里掉下來了。我們慢慢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沿途錢化完，便向人家討乞；媽生病也只有硬挨，病便天天沉重起來了。

爸瘦了，他已經變成一個陰森的人；弟弟也瘦了，眼睛老是哭得紅紅的；我是小胖子！我自己摸摸臉頰，我知道我瘦得很可怕；可是媽瘦得更可怕！她病得這樣可憐，沒有藥服，還要勉強扶持着趕路，她已經瘦得只剩骨架子了！

她跟着我們受飢受寒，更時刻受着驚嚇，那樣挨了半個月，好容易到了K縣的境界了。離城還有十來里路，可是，媽已經再也不能支持，只是躺在破被里哼着，有時無力地哭喊着仁妹。

爸正想設法請人把媽送到K城里的老家，再慢慢替母親治病。可是那天城里的人正慌忙地朝鄉下逃竄，誰也不敢再上城，都說：

「日兵到了！」

城里人朝鄉下逃難，鄉下人又都朝外縣逃難。爸遇到這樣情況，只有背着母親揩眼淚，向我和弟弟咬着牙說：

「媽這樣，我們還能逃麼！要死也只有死在一起！」

爸說着，不住的掉眼淚，我們也只有陪着爸哭。後來爸想到就在那兒附近的村落里，有一家疏遠得幾乎不來往的親戚，爸便決定厚着臉去投奔了。

我到那姓王的親戚，他們已全數逃難了，只剩一個老太婆守家，講起來她比我兩輩，我得叫她「婆婆」，她看着我們可憐，便收留下來了。

爸幫着王婆婆做點零碎生活，弄點吃的，我們一家子不露宿，不挨餓，真覺得比天堂里還幸

在詩書舊族的我家，突然的我而發出了違背所謂禮教制度的怪吼，結果還不算全歸失敗，已獲得了父母的聲應和同情，但是事體主角的姐姐，仍趨於沉寂，雖也反對這種機械婚姻的構成，但並沒何強硬積極的表示，我又不不得不向姐姐作出責備她怯弱的發問了！

啊！不愧我贊美的，偉大的姐姐，她向我解釋；她說在新時代的法律人情上講，張家的婚約，我家確有提出解除的權力和理由的，但是這樁親事是祖父做的主，解除婚約的要求，決不是祖父所能接受的。她又說在這種新舊思潮相衝突的矛盾時代，被壓迫而為腐化禮教所俘虜的正不止她一人？她又說如果真的堅持的反對下去，不唯失了血統的和氣，從此也失了家門歷代所保持的古風，同時社會一般人的口實也是相當厲害的啊！

姐姐又說因為張家的破產的不如從前啦，如果我家這時提出解除婚約的話，一切的輿論就更要無情的攻激了！如果再成了官司，那足能氣死祖父的老命的。

她還說她到張家以後，用她自己性行去感化那個浪子！她的丈夫！唉！偉大的姐姐竟被阻礙文明的一切惡勢力所降服了！

但是我還是不甘心，我又挑唆着父親，把那個張家的，姐姐的公公請到我家，請他在婚前極力約束他兒子不要委屈了姐姐。

眉毛黑的像刷子，泛着油汗鬆肉肚皮的張家公公，却極敷衍的表示着有些愧色，在臨別的時候又挺謙恭的向爸爸說：「親翁盡管放心，絕對不能叫犬子辜負了令媛的……」說罷

酒，可是媽沒有藥服，病不見鬆，睡夢里時常哼着仁妹，有時大聲地狂叫着嚇醒來。

媽漸漸地什麼都不吃，什麼都吃不下，那樣挨了六七天，爸和我們真急得走投無路；終於在一個晚上，那是十二月廿日的晚上，那是一個無情的晚上！在幽黯的燭光下，媽躺在破被里，睜着無神的眼睛，望着爸和弟弟和我，流着枯竭的淚水，斷續地說：

「我：死了；打仗：害：得我們：好苦……」

媽睜着死魚般的珠子死了！媽死得沒有閉目，媽死得不甘心！……」

姑娘伏在沙發的邊沿上低聲痛哭起來，跟失掉媽媽的孩子一樣，嘴里咒咀着：

「媽！是打仗害了你！……打仗害了我們！」

三

姑娘飲泣得很厲害，我安慰她也不中用。

房門口白布簾在微微地幌動着，茶房在門口悄悄地來往，我怕姑娘的情形給他們着了眼，便去把房門關上了。

我順便在桌了倒了一杯茶，端到她的面前，勸住了她的哭泣，說：

「喝吧，我還要聽你以後的情形呢！」

姑娘呷了幾口茶，把抹得紅紅的眼睛望着地下，黯然說：

「以後麼？以後我們在那里住了四個多月，雖然沒有挨餓，可是天天在掠劫勒索和嚇詐里過着恐怖的日子。

在前年春天到來的時候，我再不願在那地獄似的鄉下過日子了，我對爸說：

「京里已經平靜，要冒險去應應。」

爸不敢決定，心里有點害怕，可是弟弟也已經不肯再住在鄉下了，他翹着嘴說：

「爸，我們上京去，死也得死在京里！」

爸拗我們不過，況且光在人家白吃，也實在過不去，便決定上京了。

那時候火車通了，可是沒人敢趁，爸跟王婆婆苦苦的求到十來元錢，縫在衣縫里，我們也不敢搭火車，是乘民船上京的。

民船航了四天才到京，路上時常碰到遊擊隊來搜查，幸虧我們着得比叫化強不了多少，所以沒有吃虧。

到了京里，找到我們以前的住處，已經認不清了，我們的房子已經只剩了一堆瓦礫，跟我們的老家K縣城里的房子一樣。

「怎麼辦呢！我們怎麼過活呢？」

爸對燒去的房產流着淚，我們彷彿在街頭。後來幸得碰到一個以前鄰居的張師傅，終算暫時

漱着流滯着魚肝味道的嘴巴走他娘的啦！

日子像開串珠子般的滑下去，張家的來人說他們家的少爺收了心。我家的老幼都歡喜極了，在闊綽隆重的儀式中，姐姐也出嫁到張家去了，從此她又跳入了一個苦痛的圈子，所謂那個張家的孩子，也正式的成了我的姐夫。

張家的門，像埋伏好的千斤閘，自從那天姐姐進了進去，一直到現在也沒够翻身。

冰心慧質的姐姐，到了張家向她的丈夫，極盡着溫存慰藉和勤勉的熱誠，不料揮霍成性，荒唐成性，沉醉在桃色夢中的姐夫，白白辜負了姐姐的美麗，熱誠，和偉大，依舊是揮霍，沉醉，荒唐！

姐姐的首飾，衣服，在家所積蓄的，自己的一——由於姐姐幫配給他——姐夫。漸漸都被消費淨光了，但是並沒有買回浪子的心！

因為投機生意的失利，張家的資產被打了一個粉碎，姐姐祇得走出少奶奶的閨房投身到社會去力謀生活之所需了。

姐姐在城裏師範學校，做了教員，那天姐夫被一羣逼索賭資的賭徒追着，到師範學校去找姐姐了。就這樣丟人敗臉，不給姐姐爭氣的姐夫，不知給人造下了多少話柄，一般人說起閒話，誰不同情的嘆息着說：「可憐家的大小姐！」

秋四姑起那就沒進過我家的門，也許是沒臉？但是思想頑固的祖父，却又加重了姐姐傷心，他偏這樣說：「這也是琴的命運！要是有福的，姑爺也不會賭脾氣，進門去張家的日子也不會敗落的！」啊！可憐的姐姐真正是冤深

得靠宿幾天。

爸四處打聽熟人，還不是跟我們一樣，都弄得家破人亡，誰還有能力救我們？幸得強師傅人好，沒有把我們趕走，可是一天天的過下去，我們的錢漸漸沒有了，生計還是找不到！張師傅礙着面子，還得貼補點我們。

有一天，張師傅同一個戴瓜皮小帽的傢伙到家里，他不住把眼睛打量着我，我怕難為情，便走開了。爸被他們叫了去，講了好久的話。我聽不清，只好像那個陌生人說：

「姑娘這樣大了，不靠她掙幾個錢，難不成等着餓死？」

「這年頭，有什麼辦法，大家的小姐也一樣幹這種事。」

這好像是張師傅的聲音。爸一直沒有話講。他們說了好半天，我只是聽不清，我也不懂他們要我做什麼事，能替爸掙錢，我有什麼事不願幹呢？

那個陌生男人走了以後，爸走到我面前來了，他的臉色很難看，像剛生過了氣。

「爸，張師傅替我找事做麼？」

「我問爸，我要替爸分擔憂患。爸不做聲，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望了我一眼，咬着嘴唇說：

「什麼事？餓死也不幹！」

我不懂爸為什麼要這樣生氣，我便不開口了。第二天那個戴瓜皮小帽的傢伙又來了，爸又給張師傅叫了過去，我偷偷地注意起來；可是他們話說得很低，說了許久，那傢伙似乎生了氣，聲音高了起來；

「老哥，你是明白人，有錢，外面姑娘有的是。」

接着，似乎張師傅的聲音在勸着他，又像在勸着爸。後來又噤咕了一大陣，那傢伙打着哈哈走了。

爸回到我面前，臉色跟昨天一樣難看，後來竟低着臉在抹眼睛了。我和弟弟以為爸想到了媽，也跟着傷心起來。

第三天那傢伙一早就走了來，邀我和爸爸到外面去，爸低着頭，跟着出去，張師傅叫我跟着爸，把弟弟留在家里。

爸教我叫那傢伙李先生。那傢伙不住的在我身上打量，我堵着嘴不做聲。在一家買大衣的店里，爸叫我買一件件的大衣穿穿，後來買了一件。我真奇怪，飯都吃不成，為什麼化錢買這些東西？我心里異常地不安起來。

那傢伙付了錢，又把我们引到衣服舖子里，替我買了週身上下下的衣服呀，襪子呀，襪子呀……不少東西，錢都是他毫不吝嗇地付了的。

買好了東西，那傢伙跟爸咕嚕一陣，把一張五元錢的鈔票塞在爸手里，拍着爸的肩胛說；

似海了。

姐姐經年做着張家的馬牛，掙扎在生活綫上。有時她感嘆自己的命運，還作了不少的斷腸詩詞，如：「精禽難填恨似海，我不紅顏何命薄」？這樣幽恨哀婉的句子，就可了晰姐姐內心是如何的悲哀了！

日趨墮落的姐夫，像大海中一隻破底的巨舟，將漫然無止的沉沒下去，姐姐的痛苦與黑暗交織成的生命之絲，愈透不出一線的光明；無可挽救的姐夫竟又染上了吸食海洛因的嗜好，這樣一來，姐姐供給他消費的負擔就更加重了！他竟用打罵恫嚇的手段，向姐姐要錢，所以姐姐在難以支應他這種強索的時候，只有掛着兩行熱淚，來向母親求助！

在政府肅清毒品的末年，吸食毒品的重犯，依着政府特頒的法令是處以死刑的，不料姐夫被檢舉送入了戒毒所，六個月的期間，把癮戒清了，官方在皮膚上給刺了初犯的字並且還吃的白胖的回家了，姐姐喜不自勝，希望丈夫從這次革面洗心的做個好人，再開拓他未來的新生命，姐姐那時是在欣舞慶幸着的。

但是他又辜負了姐姐的美麗和期望，形容漸漸又黃瘦下去，姐姐又料想到姐夫又走上了走過的歧途，苦心的想用柔情軟化的法子，把他圈起來，深切的體他，做好的給他吃，裁好的給他穿，希望他把外邊的浮華忘掉；但是在姐姐離開他的瞬間，竟又跑出門去又作那不軌的勾當去了！

不幸的事件終於發生了，姐夫竟做了吸食毒品被檢舉的重犯，經了一個短期的監禁，最

「老哥，下午四點鐘送來罷。」

那人又朝我看一眼便走了。爸收過了錢，提着東西陪我到張師傅家里。

「爸，爲什麼買這些東西？」

我問爸，爸老是不做聲，後來他嘆口氣說：

「下半年給你找事做。」

我們吃了飯，爸叫我渾身上上下下的打扮起來，又同我到理髮店燙了頭髮。我打扮得這樣新美，爸又現得那麼窮酸，我真不懂！

「爸！爲什麼替我這樣打扮？我不要！」

爸始終不開口，逼得沒法的時候，便說：

「要你去看看二個有錢的的戚。」

大約是三四點鐘，我們到一家大旅館的門口，那戴瓜皮帽的傢伙笑着迎了出來，把我和爸引了進去。

他又跟爸說了些話，把我們同到一個很富麗的房間里，爸叫我坐一會，說等一刻要好好的招待一位貴客。爸老是沉着臉，不講話，好像在思索個一難解答的問題。

「你等一會吧，我要回去了。」

不多時，爸站了起來，便要走出去，我不肯等在這陌生的地方，我也要回去。爸不答應，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臉孔避開我的眼光，用手輕輕地拍着我，聲音顫抖地說：

「我明天來同你，孩子，：你年紀也不小了，放明白點……」

爸說着，頭一回過去，便很快地走開了。……

從那天起，我便開始了現在的生活！

姑娘說着，把頭仰了起來，像在咒咀着敵人似的說：

「我開始了現在的生活，把笑臉和肉體博取客人的歡心，把烟酒來消耗自己的生命！朋友避我，社會上的人們諷笑我！」

她停了一停，又說：

「難道我們甘願這樣生活的麼？……」

姑娘的眼里又含着淚水，她朝窗外凝視着，窗外的夜空死一般地漆黑，正同她的前途一樣。可是黑夜是會蘇生的，是會透出曙光來的，不知姑娘們渺茫的前途是不是會有幸福的轉機？我替她們祝福着。

後竟在執行國家法令的一顆子彈下，結束了他荒唐放蕩的殘生！

在號啕悲慟中溜走了姐姐的青春，愁鬱苦寂也銷磨了姐姐不少的美麗，從此斷絕了她的希冀，消滅了她那生命導引的囂張驕驕的燈籠。無論姐夫生前怎樣揮霍無度，如何荒唐；她從來沒捨得罵他一句，就是在他怒罵拳打立索巨款的時候，姐姐亦未出過一句惡言，她唯一的希望是盼望姐夫終有收心的一日，但是她的這種熱望，如朝霧般的幻滅了！偉大美麗的姐姐！幽嫻靜雅而又籠罩上一襲長恨永怨的皎皓。

姐姐常徘徊在清風明月的深宵，瀟灑孤單的影子，婀娜的浮動在乳白光輝的酒瀉下，像詩境，像畫境，姐姐像無底幽怨長恨繚繞的薄命仙子。

三從四德的枷鎖，使有着健美青春的姐姐，不敢作任何幻想，並且還獨自担當起公婆生前死後的責任，可憐美麗偉大的姐姐被腐化禮教的鐵鞭，趕上了死亡之途，永恆的得不到解放了！

使我銘篆心版一生不能忘記的是姐姐給予我的愛護和恩惠，同時使我一生懷忿不平的是姐姐竟做了封建餘孽的俘虜，使她的美麗偉大，不能夠放出異彩的光芒！

一個秋天的晚上，那是我將要流浪離家的前夕，也恰是姐姐歸寧的時候，她那一切惡魔不可侵蝕的偉大人格，對我說了不少的傷勉離別的贈言！那時我們骨肉相離的生離，祇是淒然的對泣！況且前途又是那麼茫茫的，這不可

禍水

王川



逆料的離別，怎個不傷感呢？

天涯淪落，我萍蹤飄泊到膠東海峽的青島，姐姐是時常用書訊來鼓勵我的，記得在青島我和陳小姐的一段戀史，被姐姐知道了，在信裏她寄我一首光明磊落的詩有這麼幾句：「且長英雄氣，莫牽兒女腸，珍重邊風冷；蕭蕭古琴岡！」（青島古稱「雖在遙遙的千里之外，姐姐的偉大也是時刻照耀在我的年華並上與時並進的呢

姐姐是欲改造社會的失意者，她的偉大像寶劍底光芒嚴森，姐姐是美麗而超人的，像雨後梨花般的高潔，像皎月銀輝般的清幽，我想姐姐的人生歸宿，是要張起天賦的兩隻銀翼，翔上雲霄以外的天國去的。

我感激姐姐的愛護，我崇拜姐姐的偉大，我虔誠的為姐姐默禱——她偉大超人的永生！

姐姐，活潑吧！您看和平的光明來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四角兜着薰薰的風！

您不要給人生以無邊的傷懷吧！姐姐。千里外的弟弟這時為您作紀念了。
一九四〇、八、一、於南京



神祕的椅子(下)

江戶川龍步作
柳 若 譯

太太！妳讀我這很露骨的記述請妳不要生氣吧！我在那裏對一位女性的肉體（她是坐在我的椅子最初的一個女性）觸着很劇烈的情感！

聽她的聲音好像異國的年輕姑娘。剛剛那時候房裏沒有他人，她好像很得意地低聲淺唱着很稀奇的歌曲，跳舞似的跑進來，走到藏着我的椅子邊，她那豐滿而又柔嫩的肉體忽然投入我懷抱來。她大概有了甚麼快活的心事，又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好像網裏的魚一樣地跳躍，手舞足蹈多麼活潑。

約模有半個鐘頭的光景，她坐在我

膝上，一邊唱歌一邊扭擰着身體來和着歌聲的拍節。

這真是我生平沒有遇到的一件驚心動魄的豔事。女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甯可說是很可怕的東西，從來我對女子都不敢親近的，現在我却和異國的小姐在一起同坐在一個椅子中，不但如此，還隔着一層皮子能和她溫存呢！而且她沒有一點兒不安，把整個身體委在我懷裏，她以為沒有人看見所以很安心地扭着嬌嫩的四肢，做出種種的嬌態。我在椅子裏頭一面抱着她在懷裏，一面又在她頸上狂吻着，其他怎麼事都可以

任我所為，她似乎都不拒絕。

發見了這又驚又喜的玩意以後，我最初所做偷兒的目的已變成第二意義，我現在祇要沈溺於這個神祕的世界裏面了。我心中暗想這個椅子裏面的世界纔是我應當住的地方，像我這樣醜陋而又懦弱的人在光明的世界總是覺着薄弱，祇能繼續形愧而又可憐的生活，此外我的身體是沒有一點用處的。但換了另外一個世界還能夠忍耐一些，在那光明的世界不容我親近的美人，這裏我可以居然自由地接近，聽她的歌唱或模弄着她豐滿的肌膚。

椅子裏頭的「戀愛」(?)是怎樣神祕而有使人陶醉的魔力，實在沒有入過椅子裏面的人他那裏曉得？這個「戀愛」是祇有觸覺，聽覺及一些嗅覺，可以說不是現世的而是暗黑世界的「戀愛」，聽說魔窟的戀愛恐怕就是這種吧！世界上的人們，他所看不到的地方，自然會有離奇古怪的事發生，真是任何人都意料不到的事情居然會有。

最初我所預定的計劃是完成了這偷兒的勾當就設法逃出來的，但像在做幻夢一樣甜蜜的環境中沈溺着的我，還想繼續以椅子為永久的安樂窩，過着那神祕的生活。

每天晚上的出入我很小心，跑路脚步也很輕沒有一點聲息，當然不會有怎麼危險可憂慮的，可是我在椅子裏面住了數個月之久還沒有入曉得實屬幸事。

一天到晚我在椅子裏面的身體好比困在牢籠裏面，屈着手，折着膝，所以週身很麻痺，身體更談不到站起來可謂完全失却自由了，後來因為體力不勝所以到廚房及廁所的往來都要伏在地上爬行着。我真是傻子，受着這樣的苦楚還捨不得這個黑暗苦悶離奇的神祕世界。

飯店裏也有住上一兩個月的客人，

但是大概都是出入的時間不一定的，所以我的單戀對象也常常更換着。對這種種女子愛戀的記憶，不像普通人依其面貌來欣賞的，而是以她們的身體燕瘦環肥來作標準的。

有的像駿馬一樣的精悍強壯而堅實，有的像蛇一樣妖冶婀娜多姿而苗條，更有像橡皮球一樣豐滿肥胖而富有彈力，再有像希臘人所彫刻一樣的身體發育得很圓滑而筆挺的，不論那一類的女人各個都有其特徵及吸引的魅力。

這樣，我的對象由這個女人換到別一個女人去的時候，我又得到一個另外稀有的經驗了。

我記得有一天，歐洲某強國的大使（我聽見飯店裏的僕役說纔曉得的）他那偉大的身體坐在我膝上，我知道他雖是一個政治家，但是聽見人家說他又是世界聞名的詩人。看吧！那樣偉大人物的身體，我也居然親近過，使我真是幸運極了。他坐在我膝上和二三個他們本國的人談了一刻多鐘光景就出去。我不懂他說的是甚麼，當他說話指手劃腳的時候，便有比常人更暖的肉體感觸，給予了我一種莫名其妙的刺激。當時我忽然起了一個矛盾的狠毒心腸，但也是萬

萬做不到的事。我想，假如用銳利的鋼刀從後邊對着他的背部刺下去，以後會惹起怎樣的結果呢？無論如何他一定受到不能再起的致命傷。他本國震動是不用說的，日本的政治界也必然發生很大的騷動吧！報紙也必定登載這件驚人的記事！日本和他本國的外交關係固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啦！他的慘死，兩個國家的交涉當然會緊張起來，而且在文藝界上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呢。這樣重大的事件祇要我動一動手就可以實現。想起來我覺得很得意，很惶恐，妳想想這時我的內心多麼矛盾啊！

還有就是某國很有名的舞女到來日本，也是住在這個飯店，她在我腿上坐過了一次。那時我也受到和大使那樣的刺激，尤其是她給予我未曾體驗過的美感，她的肉體感觸好像電流似的，因她太過於美麗了，使我沒有生起卑鄙的邪念，好像對美術品一樣用着很誠敬的心來讚美她。

除此以外，我還體驗過很多歡喜或厭惡的事情，若把這許多事實一一細述不是我寫這封信的意義和目的，尤其是寫得太長太膩了，我正急着想把主要的事告訴妳。

我到飯店好幾個月以後，我本身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飯店的主人有事要回國去，把這座大飯店完全出盤讓給日本人成立股份公司來經營，日本人的公司又想把從前歐美式設備的豪華經營方針，改變為適合於國人下宿的下宿的飯店，企圖有利於他們的經營。所以有很多不適用的傢私器具都委託某大木器店拍賣，我的椅子當然也在其內。

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一時很覺失望。因此，我想趁這個機會回到人間開始新的生活。況那時我所偷得的金錢也不少了，假使走回到人間當然可過安適的生活不會像以前那樣艱苦了。我再想想離開這個飯店一方面雖是失望，但另一方面則有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因為我在飯店住了好幾個月雖接觸了許多異性，但她們都是外國人，我不論她有怎樣好的肉體，精神上總覺到不能滿足。可以說日本人非對日本人不能感到真正的情趣，於是我漸漸堅持這個意見起來了。果然，我的椅子被拿出來拍賣我心裏想，大概要落在日本人手裏吧！如果是放在日本人的家庭裏！這真是我新的希望達到了。所以我決定繼續在椅子中生活

着。

我在家具店裏受了非常的苦悶，等到拍賣開始，幸而我的椅子就有人來垂青，它雖是一體舊東西但它的式樣做得很精巧美觀。

它的買主就是離了市不遠的都市某機關裏辦事的人。由家具店到他的公館有好幾里的路程，我和椅子被非常劇烈震動的卡車搬運的時候，我在椅子裏面所嘗的苦楚實在一言難盡。這種苦楚總不能抵消那日本人的買主的歡心。

買主是做大官的，他的公館很豪華，我的椅子被放在那洋房裏面很廣闊的書齋中，這點使我感到非常滿足和快樂，那個書齋大約是主人的年輕而漂亮的太太用的，自那天以後大約有一個多月我和太太常常混在一起。除了太太吃飯和睡覺的時間之外，太太的柔美身體大部分的時間是坐在我腿上的。因為她沒有甚麼事就不願走出書齋一步，整天埋頭寫着她的著作。

我怎樣地愛她，現在恕我不能說的。原來她是我最初所親近的日本女人，而且她的身材和肉感會把我顛倒過。我總感覺到緣份的愛情，在飯店裏所體驗過很多女人都比不上她的可愛。可是

在椅子裏面摸弄我覺得仍不能滿足，我很苦心想使她怎樣能曉得我所在的地方呢？

我希望太太也能夠會意到我在椅子裏面。很冒昧，我心裏原是要她愛我。我用怎樣的方法才使她曉得呢？如果她曉得我藏在裏面必定駭怕而去告訴主人及僕役們！那麼我一切的計劃不但會完全破壞，反而要受到法律上的罪名呢！

所以我想怎樣能使太太覺到我的舒服而喜歡常坐坐，我拚命地抱扶着。因為她是一位文藝家，她的感覺大概很敏捷的吧！倘若她的敏感覺得我的椅子不是一個物質而是有生命的，也許會引起她憐惜的心情，我就心滿意足了。

她坐下來時候，我就盡我所能很柔軟輕輕地把她拋了一下。當她坐在我腿上覺到疲憊的時候，我就慢慢的動搖着她使她身體安適，如果她要瞌睡的時候則輕輕地把她搖着她睡。這樣，我的努力果然發生了效果，近來太太好像很喜歡我的椅子，當她坐下來時候好像嬰兒被母親抱着一樣的貼服，又似少女被愛人擁抱在懷裏一樣的甜蜜。

這樣，我的情熱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竟達到不知自己高低的妄想了。我

心裏想如果能見我心愛的她，談談我的心事即死了我也願意。

聰明的太太，妳大概明白了吧！我心愛的對像就是妳，請妳原諒我吧！自從妳的丈夫在了市的木器店買了我的椅子以來，我就感到無底的熱情了，我是一個可憐的男子。

太太！我求妳。請妳見我一面，用一言半語和我談談也好，安慰我這個醜陋而不幸的人吧！我決不會有非法妄想的，因為我明白我太過於醜陋而卑賤的人，請妳接受這個世上最不幸的人的請求吧！

昨天晚上爲着要寫這封信我已離開了妳的府上。假使對着太太的面來請求，是容易發生誤會的危險，而且我不敢做使妳驚恐的事情。

妳看這封信的時候，我已懷着悲喜交集的心情一副不可言狀的臉容，徘徊妳公館的附近呢！

若妳允許我冒昧的要求，則請妳把汗巾擊在妳書齋那窗下的一盆鮮花上吧！我看妳這個信號我必然像沒有事似的來拜訪妳。

這封稀奇的信，我用着很熱情和祈禱的話把它結束了。」

佳子讀到這封信的上半段已嚇得臉上變成蒼白，似乎有所感覺了。

她恐慌地站起來急急離開了這個可怕神秘椅子，跑到日本式的客廳裏來，後半段的信本想撕掉不讀的，但心裏還有一點記掛，於是坐在客廳的小桌邊把它忽忽地讀完。

她偶然的感覺變成真實的恐怖心了。這樣的事多麼可怕！她天天所坐的椅子，誰曉得裏面坐着一個陌生的男人。擁抱她在懷裏呢！該死！

「哦！駭怕！」她好像身上被沖了一桶冷水打了一個寒噤。身體顫抖着不停。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使他心慌意亂不知道要怎樣法才好。檢查椅子嗎？他又有點不敢動手實行？即使他在裏面藏着也許有剩下的殘餘食物或污穢的東西吧！

「太太！信呢！」她嚇了一跳，轉過頭來看，原來是她的女僕拿着一封信進來。

佳子無意識地想拆開封口的時候，忽而看見信面，嚇得她立刻把信掉了下來。因爲這封信面上的筆跡和那一封信

的筆跡原來是一樣的。

她終於把這封信拾起來了，想拆又不拆，挨延了好一會，最後很駭怕地拆了開來，信裏面的箋紙上寫着很簡單的幾句，她讀完竟呆了半天，下面這樣寥寥幾句：

「突然寫信給妳！很冒昧，很抱歉，請妳多多原諒！平常我很喜歡讀妳的小說，請妳讀過之後賜我高評吧！因有別的理由所以我把那篇小說原稿比這封信先投入信筒，諒必妳已經看過了！拙作能夠得到妳的好評，我就得到十二分的光榮了。那篇小說我命名爲「神秘的椅子」，請妳多多指教！謹致！」（完）

次韻和寥士 孫寒厓

摩利支天大靈感。

妙語如聞解渴梅。

多謝太邱珍重意。

頑愚如我許追陪。

佐山英太郎
鳳 介 譯

(三)

帶 刺 的 玫 瑰

小永的人生

憲兵隊不過爲着夢攷起見，雖然把小永母女帶去，可是不久就把她們放回來了，回來以後小永進了自己的屋子，便伏在牀上啜泣，芳心搓碎，迴腸九轉。前途茫茫，生趣蕭然，她母親也是睡倒在自己房裏，A·C兩室業經破壞的牆壁，加以消毒，旁的屋裏也會全被搜查過，直似經過好一陣暴風的樣子。

小六急急忙忙的衝開房門，滿臉帶着怒容，拿出一封信來，捧在小容面前。這封信是田口榮一教他送來的，騰然的坐起來拆封便讀。

好像是男子的筆墨，寫的很是飄灑——小永妹，我在暗地裏，很注意你的舉動，七年前，和你分手，無緣相逢，就是在途中相逢也不相識，只好翦去一切套話，昨日之事，是上天保佑你們母女教你自己覺悟，還請自省。

那個姓林的男子，他並非日本人，是中國人的一個間諜。

「哦」

不覺的叫了出來，於是站起來，手拍着胸膛，又無奈的坐下，往下讀。

林是日本醫科大學出身，專門研究細菌學，此次因爲做了蔣介石的偵探，所以留在日本，專想以滔天的罪惡來擾亂我們日本後方的人哪。

小生受了某方面的密令，事變當初便跟隨着這個中國人，回國來的，這個怪中國人，很會在街頭聯絡，就是住在你家的這姓林的，他實在是受了重大的秘密命令的。

直到如今，不動手捕拿這個姓林的，是想等着到時機成熟，就着他做間諜行爲的時候，再下他的手，可是並沒有一刻敢於懈怠。

小生對你，當初會愛過你，分別以後，很想住在你的家裏，不知道你和母親爲甚麼厭嫌我。

小六是一個小孩子，可是極純潔的，和我並不相識，但是不知不覺的已成了至好的朋友。有一天你和姓林的一塊兒看變戲法的，那中國人便是我和六的喬裝，那個時候，不是從姓林的衣袋裏抓出麻雀來嗎，却是因此得到了很重要的秘密文件咧。

說明白了吧，他是在你C室裏培養着的有霍亂和室扶司細菌。

那許多的試驗管中，有在馬肉液裏混合着牛奶養的天然，是為養原母體，斜倒在那裏的管子，其中天然的表面，已有無數的細菌，很活潑的養在那裏。這些細菌，他將利用你撒布到自來水源和公設市場裏去的。

但是你甚麼也不知道，想和那男子結婚，這是很大的事，若是教他和你結了婚，那麼，你和你母親就都無臉見人，成了非國民的人，並且已是箭在弦上，甚為急迫，不得不把這男子，交給當局，若是等你已經和他結了婚的話，——小生實在於心不忍，所以決然趁着他到你房裏去吃茶的機會，把他所常用的高根另給他換了一種×××毒，接着把他殺了，這樣一來，他的一夥，也絕根了，也可以保住你一家子的名譽了。

小水妹，你以後怎樣生活，固然非我所知，但是萬不可以短乞，又不可以亂了思想，你並無罪天地神明，無不知之，不過是認識不足而又太不留意，這是不能不責備你的，以後應加注意，當這國家非常時期，聰明的女人，隨便怎樣莫不可以，還希望為國家處處留意，竭力奮鬥以圖生存，一人之心，就是一億的力量結品。小生還有重大使命再往中

國，至希珍衛母夫人處請代致意請安。直興到天明的小水，一寸芳心已經鮮明的印清了榮一的小象，從前乃投的黑影，不覺因此一函而黯然消逝了。整了整衣服坐起來，像是陪罪的樣子自言自語的。「榮哥請你原諒吧。」

但是不覺的服淚又滿流到臉上來了。

防諜歌女

關西地方有一個中國人較多的都市，市內有第一流的飯店，叫「水之江」新聘了一個歌女叫做歌津彌，歌津彌，就是小水化名的後身。

馬午（木刻）

德律風中的神祕

「喂……是喇……是喇……你太太回來沒有……還沒……下午來……不，我自己來……五點鐘下班……回頭見……」



又是懊悔又是自責，常常的流着苦水樣的眼淚，而將榮一給的那封信，始終抱在懷裏，不肯放鬆，一面勸母親把公寓賣出去，作為養靜之資，同來這個都市裏，這地方是一個師團所在地，山險和四圍方面，都是以此地為樞紐，暗地裏下了決心，在此地另謀生活。

但是二三百圓的款子，總須要預備的，好在自己從小時候會學習過琵琶和跳舞，就此資本，便可以做一個上等歌女，這樣一來，在這都市居然出名，況且是姿容豔麗，東京口

音，又是女學校出身，更佔了便宜，所以一天一天的生意發達，不知瘋狂了多少走馬墜鞭之流的少年，在小永自己，還是未曾意想得到的事。

小永曾連合起本市的歌女，共有三百幾十名，成了一個團結，自己担任了檢查的責任，日本的歌女防諜團就是小永初創的。

這個團的團長，公推老妓，叫做歌江的担任了，自己做了幹事，所有一切事務，都是一人辦理，在縣當局和軍部指導之下，又創辦了歌女時局學校，常開講演會，闡明時局，並防諜的緊要性質，教以處置和注意之要點，竟作了無識的賣笑社會的啓蒙。

這時有一個波蘭人，叫做馬司拉爾，因為聽說這兒有一個懂得英語的歌女，故意從神戶趕來，一到「水之江」飯店，就招呼歌津彌，也不知在甚麼時候，兩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馬司拉爾吐露出本性，託歌津彌調查日本軍隊的移動情形。

先拿出一千元來，以後如有一次情報，再交一千元，是這樣約定的。

歌女雖然是歌女，但亦是國防婦人會的會員在這條街上可以說是頂闊綽的女性代表的歌女常常到火車站送那些出動



蘇州女人的幽默

馬午（木刻）

突然落起雨來，路人皆未帶傘，故拔脚飛跑，樓窗上的姑娘喊着：「慢慢底走好啦！前面也在下雨啊！」（可惜我學不會吳語，實屬平生憾事。）

輕輕易易的把這奸細縛去了。

歌津彌既得到縣政府的賞賜，又得到軍方獎勵，全國報紙上莫不大登而特登，以激勵她的愛國行爲。

小永的歸宿

「今日謝謝你。」

有人這樣說了一句。

「愛啣。」

很吃驚的樣子，站了起來，看見從背後來了兩個客人，不覺的把他們讓到客室裏去。

兩客裏邊有一個便是田口榮一。

另一客是本地有名的大報主筆松山乾氏。

「噢，歌津彌？」

「是」

歌津彌對這兩人，不由的臉上紅暈起來。

「不，本名是叫小永吧，剛才聽到榮一君這樣說，小永姐，今天請你聽我一句話，怎樣呢，我向來不願意拿報館的名義來壓迫人的，可是今天要以老前輩的資格來和你說一句話，無論怎樣聽從了吧。」

小永正了正衣襟，答應了一聲「是」

「好了，那麼就單刀直入吧，這田口榮一君聽說和你是親眷，並且從幼兒你兩人就很好，以後他作了民間的志士，非常活動，一方又赴漢口作開發事業，和小生倒是由於東京的一個友人介紹，新近的朋友，但是田口君本想回漢口的因

米市謠 尊 瓠

滬埠八九月間，常熟米貴至每石九十七元，米肆

售米，例加營運費二三元，重陽後已略減。

光緒甲申年。一金米一石。（是時廬州五屬，大稔三

載，米價頓賤，鄉農求售，尙肯每石加米二升。）共和庚

辰歲，石米金一百。警眼匆匆六十年。飽食還能到艱食。

未曾餓死友朋德。

為聽說你在這兒，所以中途下車，想和你說說雙方的關係，看着我是可託，所以託了我。

我是覺着非常光榮，這固然是很唐突的，你倆就認我是月下老人吧。」

「愛」

到這裏才抬起頭來的小永，可仍是躲開榮一的視線，水汪汪的眼睛，瞧着松山。

「田口君從你十三四歲的時候起，直到現在，一點也沒有變更的男子專一之愛，說是全注在你身上的呀。」

「那麼，你在這都市，已經得了美名，他看見報，情不自己的話我來說媒，希望你和你結婚以後同往漢口去呢，這希望是很誠懇的，一句話也沒有，或者你也許合式或不合式，但是希望你看看在我新聞主筆的面上，立刻就答應了才好，怎樣呢。」

小永只有以兩手扶着席子哭泣的分兒。

「哈，真是慚愧的呢。」

「那麼，是答應了哇。」

「但是……」

「不要再說了，這個，田口君已竟說過了，你是有耶穌教的貞操，你的潔白原可對神明的，就是我也很感激的」

松山氏忽然帶着要哭的聲音說，小永兩肩聳着，把全身倒在榮一的腿上了。「你哭，你哭吧，哭一個痛快吧，是的！是的！我是喜歡極了，」店裏老闆呢，我們要往另一間房裏去，他們已竟是夫婦了，趕快預備謝媒的酒吧。」

惡夢 (續)

淺原六郎著
楊叔美譯

(九) 秋夜與奈緒子

秋天是降臨了，奈緒子是穿着喪服似的衣裳，到良三的家來訪問，在她的手中，是拿着良三所喜歡的薔薇花。「薔薇花，是有着高尚的精神，和強烈感情的，一種美麗的花」。她是常常的，將良三曾經對她說過的話想起。現在，是更因良三的失蹤，她爲了愛良三，而以致及到她的母親，所以時常來訪問她愛人，(良三)的母親。

她們二人，因爲每當談到了良三的事情之後，就要覺得非常的心痛，所以她們二人，在會面之後，關於良三的事情的話，是一點也不談起的。

良三的母親，大概是常常的在思念着她的兒子回來的吧，所以對於奈緒子的心，仍是具有着很大的希望，不過，不知是暫時的回不來呢？或者是永久的不回來？這也是不能預測的，爲了這點關係，對於奈緒子的嫁娶問題，不能不有一種心事，使她煩悶着。

時候是將近傍晚，她們二人，就一同吃晚飯，滿院中，唧唧的寒蟲哀鳴，像夜露一樣的衆多，都是發出慘慘的對白叫喚。原來，那時

令是已近很深的涼秋季節呢！

「在這樣的涼秋期間，良三不知是在何處聽這種哀鳴的蟲聲呢！」

眞砂子(良三母之名)是如此的在想着，她那心中悲痛的情形，真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寂靜的，流水似的奈緒子的心，是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的。

若是提起了「秋」，那末二人的同枕共衾，鴛鴦交頸，葉底樂事，不是要駕臨了嗎？但是，良三是沒有回來哪！

那時的奈緒子，是一眼不閃的，專注着良三的母親的面孔，在展望着。

良三的母親，一點神氣沒有的說：

「奈緒子小姐！你呢！也應當早些選一家好的人家而出嫁吧！」

「啊！伯母！」

僅僅的只說了這樣的三個字，但是，她那處女的面頰上，却滿現出了羞恥的紅霞，然而不久又立即的變成了蒼白的顏色，接着她又說：

「伯母！奈緒子是再也出不了嫁的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已把那樣的事告訴你

，是……」

「不！不是的，什麼地方也不去，無論怎樣是出不了嫁的。若是必定要我出嫁，那末，就是嫁到伯母的家裏來。」

奈緒子是如此的說了之後，將袖子掩住了面孔，很悲哀的暗哭起來了。良三的母親，却是沒有想到她是有着這樣的，只是不張聲的暗哭。真是可敬的真情呢！

(十) 吐血之日

過了年來的，春季將終了的時候。在橫濱的輪船碼頭上，從一隻由海外進口靠岸的大汽船上，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蹣跚踉蹌的走上岸來，他的面色，病得像蒼白的雪箋，面頰上，是瘦得像刀削過似的，眼睛是像陰沉暗霧的雲。在那時候的港中，恰巧是在下着雨，那個青年，傘也沒有帶，光着身的在雨中淋着走着，同時他又呈現着萬分苦悶的樣子，而停立着，仰望天空中落下來針樣的細雨，這個青年，就是一年前離開故國的良三。

良三對於故國，是已經什麼也不要了。

但是，若是死呢？那末，是想死在故國。並且，想在死之前，見一見母親的面才甘心。所以，他就回到故國來的。回憶當初誓死時的，拋棄一切而走到上海去，真是有些慚愧，但是，到了上海之後的陽子，是如何的呢？

在上海的十個月生活的惡戰，全部的是沉浸在戀愛的漩渦中，不久之後，成爲了舞女的陽子，她本來是娼婦性一樣的人，從這個男子搭到那個男子，再由那個男子搭到那一個男子

，也不算什麼的。所以，不久之後，就同一個俄羅斯人，打混得很熱鬧。因此，就把良三拋棄了。

良三到現在，也不去將過去的吐血情形，去加以追想，也不恨誰，也不怨誰，將一切都忘却，靜靜的等待着死日的降臨。所以，歸返了故國。

他是立定在那裏，眼望着雨淋的海岸公園，和白雲的新堤，立即的想起「啊！一年前吧！我同陽子二人，不是在那裏幽會過的嗎？熱烈的吻，有趣的談笑，不是也都做過嗎？我不是曾經握住了她的那銀十字架盟誓過的嗎？但是，現在，物景依然，而她的那銀十字架，不知又為誰握着，而在將愛的盟誓在做着了吧！那本簽名冊上，又不知是為誰在簽愛的文句呢！」

「惡夢！惡夢的一年！」良三是這樣的覺悟了。但是已晚呢！

濛濛的細雨，仍舊是在下個不住，當他慢慢的走到伊勢佐木街的附近時，不料，在他的前面，突然的一輛汽車停住了，一個青年的女子，好像是把外面在下雨都忘了似的，從車廂中出來，走到他的近前。

「片桐先生！」
良三是非常驚奇的，抬頭一看，原來是奈緒子的最知己的朋友，左千子女士。

「啊！你是左千子女士？」
但是，良三說了之後，立即掉轉臉走了。
「片桐先生！請，請到我家去坐一回！」

「對不起得很，我是已經成爲無用的男子，僅僅是來到日本等死的日子降臨的男子，我是已無面目立到你的面前，還是請你不要客氣的好！」

「不，不是的，請你不要這樣說，勞駕你，到我家去坐坐。」

左千子也不問他願意否，硬做的拉了他進汽車中去。當汽車開到左千子家時，良三的熱度，是昇得很高。

「片桐先生，祝你康健，若是再能有這樣的一次，回到你的家中，你的令堂大人，不知是怎樣的快樂呢！而且，還有那位必定要等待你那奈緒子女士呢！你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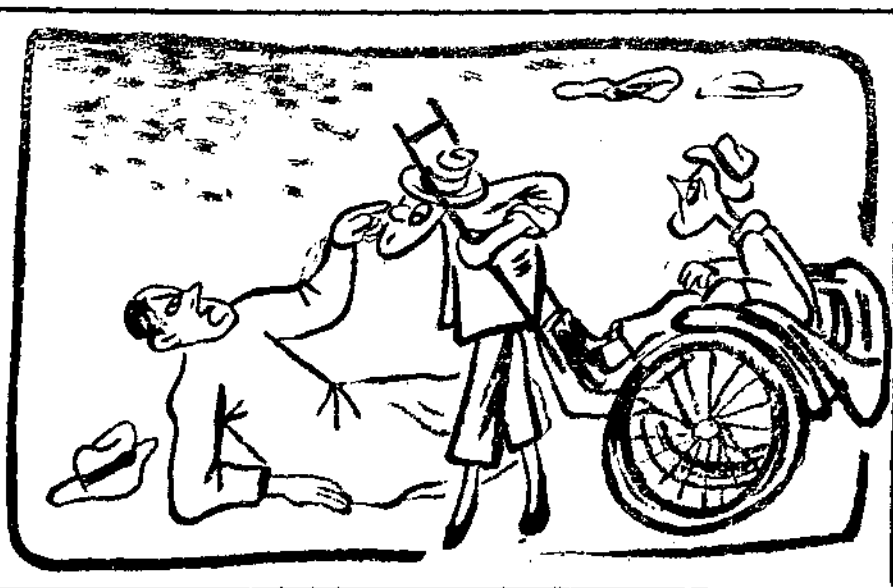
她如此說了，但是在她的眼前，立即的現出，這一年來的奈緒子的悲哀情形。她想起了，這事，就像自己的事一樣，竟是流出了同情的眼淚。

「左千子女士！但是，我已是一個沒有價值的男子，我是應受極嚴的刑罰而處死，那才對呢！」

「不！不是的，再需要你回家一次，你應當爲了你的母親，更應當爲了你的奈緒子，務必請你生還家中的。」

「啊！真是對不起！不對！不對！」簡直是沒有說這樣話的資格。左千子女士，請你再把我這樣穢褻的人，放到車外去吧！」

良三是這樣的死掙，喊着要出去，但是，沒有想到，「嗚嗚」的一咳，在他的雪白的手帕上，立即現上一朵沒有帶似的，西洋大利亞



蘇州男人的幽默 馬午

馬路很狹，黃包車將行人衝倒，那人開口便罵：「坐車的爛斷了腿，你拉車的難道也瞎了眼睛！」

花似的，鮮紅的血跡。

(十一) 情愛的甦生

當奈緒子招呼了走進病室時，良三是呈現着白蠟樣的面色，昏沉沉的睡着在那病榻上。

「啊！」奈緒子是被驚住了。
僅僅的，是月日的相問，把他們的相見，

造成了稀少的結果，當她看見良三時，她恨的事情，在中心已早就一點也沒有，只是熱情的淚，像泉水似的湧着。

「左千子姐！我是萬分的感謝你呢！」

「不必這樣哪！雖然是好事，我也只可以說是偶然的碰到了，把他帶給你看看哪！你好好替他看護吧！」

她說了之後，就退出病室去了。

沒有多久之後，良三是漸漸的睜開他的無神的眼晴，當他在眼前看見了奈緒子的，白百合的五德香爐時，他是大吃了一驚。他深感到

萬分的痛苦，將眼睛向各方轉視着，但是，在那眼裏裏，已有大量的熱淚，在湧出來了。良三將眼淚押出之後，再把眼睛睜開，再度的把奈緒子看看。

「奈緒子妹！對不起得很。」

「不，沒有什麼，良三哥！」

奈緒子是什麼也不想，將面孔貼到良三的胸前，放出聲的哭起來了。

但是，在她的心中，是很快慰的想着。啊！有這樣的日子到來，不知是我那樣的等待，而得到的嗎？

良三是因有着母親和奈緒子二人的看護，和變換了居住的地方，所以到了翌年秋天降臨的時候，他的身體，已是恢復起來了。傷壞的胸，也是全癒了。情愛的心。也是恢復起來了。

在大磯地方，另外租了一個小小的別墅。他們母子三人，是很幸福的，朝夕相聚着。他們三人心願的事情，也就在那小小的別墅中完成了。雖然，說外面已是很深的秋季季節，但是，那小小的別墅中，却是依然像春天一樣的和暖，與光明呢！

(完)

東鱗西爪

陳大悲向來有朝氣，所謂大人者能保其赤子之心者也。

劉平現任上海平報的平明編輯。

張次溪每天散值復，即避書攤，

風雨無阻。

惆悵私隣室主的新夫人，一胎千金，日前在泰山飯店宴請他的泰山等。

羅錦圭為華文大阪每日寫國府要人家庭訪問記，據聞羅是馬炎的太太。

曹涵美馬午等組織中國漫畫作者協會，為首都漫畫界大本營。

何心女士是丁丁的夫人，伉儷都從事于文藝。

陳寥士專買硃藍印的初印書籍，題其藏書處曰初印樓。

金國書能詩能畫能畫，但畫不肯輕易示人

劉淑度現任國立中央圖書館主任，她是齊白石的高足，善治印。

薛珍伯是散原老人的女婿。潘叔璣是康南海的女婿。周伯璣是王病山的女婿。何希詔是陳發庵的女婿。俞則民是周夢坡的女婿。譚仲

將是趙叔雅的女婿。

黃公孟善相人，他去年說陳伯治今年要斷絃，現在伯治果然悼亡了。唐桐軒精命理，他去年說黃公孟今年要害病，公孟今年血壓高，果然養病青島。

何海鳴允為本刊寫三十年來師友記。

台北詩人謝雪漁，現輯周易探玄，不久可出版。

尤牛狂一口吳儂軟語，有時也會打蘇州官話。

陳彥通喜歡到雪園吃茶。

監察使孫揆均，字寒崖，與吳稚暉齊名。廉南湖夫人吳芝瑛女士，就是學他的書法。

吳辰些病肋骨炎未痊。

陳鄰哀，明耀五，楊子遺，都是雲南同鄉。

陳達哉已辭中報秘書，任邊疆委員會主任秘書，仍兼中報周刊主編。

金問蘭已脫離農礦部，任職司法行政部，因為他是朝陽大學法科學士，所學得所用。

張資平本來學礦科的，所以任農礦部技正

程白霞仍主持東方讀經會。

李釋載的書齋，有劍幕室，掘蘭

籬，太疎樓，橋西草堂，及不悔之室

等。

名作曲家高天棲，現任中央秘書

。秦墨晒常在夫子廟棋攤旁作壁上觀

文壇情報



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上)

二 渠

戲劇一道，以清代中葉以後為最興盛；所以然的原故，是由於時際昇平，上下晏安，清高宗幾次南巡，及為皇太后作萬壽，與自己之作萬壽，都可為促進戲劇發展之原動力。而尤其是京師一隅，其演戲之盛，誠為甲於天下。所以在晚清的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所作的隨筆或日記中，關於記載演劇及伶人事跡的事，也頗為不少。但以一鱗片爪，偶而涉及的居多，若其記載詳實，而質量又甚豐富的，按現下所已刊行於世的，似乎應以越縵堂日記及翁文恭日記兩書稱首。李薊客以才學之士，流寓都門，因不得志之故，便日沉緬於聲伎之間，在他的日記中所述，概為一般私寓中出色的優伶，也是當日梨園所稱為赫赫一時的人物。由他的日記，可以看出當時喚伶侑酒的情形，不但是可供戲劇史料，也可以作社會史料去研究。關於越縵堂日記，已有那廉君的『越縵堂日記中之清末戲劇』一文，去作研論，早已登在劇學月刊一卷三期之中。而翁文恭日記，則比較晚出，就有開戲劇史料一部分，雖有人略一涉及，但未能為其詳至，故茲願一述之。按文恭自咸豐六年得中狀元授修撰以後，僅僅有兩次離京升

任，一為咸豐八年出任陝西學政，一為在同治元年以贊善典山西試，餘外便全是在京師清華禁籟之內任職，所以在他的日記所載，是以述宮苑演戲的事，占十之八九。就中有的詳細，有的簡單，有的附入議論，有的只記聽戲。茲之輯錄，為就其詳細而有關大局者，及自有所議論者，若其只記每年照例聽戲之事，而一無關重要者，則從略不述焉。

同治三年甲子五月廿二日，御史賈鐸奏，風聞太監演戲，以內府緞匹，裁作戲衣，日費千金等語。奉旨，以山陵未安，四方未靖，方憂勤之不暇，豈容稍萌逸樂，仍飭內務府大臣等，嚴查招搖生事之太監，按例懸治。〔按〕由此可見宮內太監演戲所用戲衣之華麗，為與外邊不同，而同治初年政治之尚有振作意思，亦於此可見。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二十三日，萬壽節，入內慶賀，已初會齊於月華門，隨諸公入，至重華宮聽戲。規制甚窄西廂極前道余等在西邊坐次在南齋下，入座叩頭一，少頃賜茶，合叩頭一，又賜點心一盒，叩頭一，戲約三齣。〔按〕此時文恭係任侍講，此又係其初次在宮內聽戲，故所記稍詳。

七月十二日，(慈安皇太后萬壽節)寅初起，雨猶甚，登車雨止，卯初三刻抵東華門，則有晴色矣。卯正三刻，上詣慈甯宮，率羣臣行慶賀禮，林翠如沐，晴霞絢空，至景運門外，易蟒袍，借諸公至甯壽宮。甯壽宮在奉先殿之東，其門在稍南，北行入三座門，有門曰皇極門，有殿曰皇極殿，規制一如乾清宮而微隘。東西有二門，曰凝德，曰日口，其後即甯壽宮。余等先坐殿西門上，飯畢，繞至殿後下階，坐廊下，已正入座，由廊入門折而東，至戲台後，魚貫入東廂，余等坐第三間，坐定叩首一，賜茶合，賜奶茶，各叩首一，聽戲五齣，叩首三退，為時將未初矣。〔按〕此記首次在甯壽宮聽戲之事。

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二日，清晨濃陰，已而晴朗，辰初一刻至東華門，則諸公已先往甯壽宮，正傍惶間，遇內監，引至他處，諸君食畢，乃與良翁同桌，至殿廊恭候，已初入座，是日東西凡五十人，坐在伊桂下南廂上東邊第四間，是日所演戲有廉頗請罪及掃秦餘皆常侍衣服極鮮明，直至甲初始退。……中書端木子疇上書倭相，言畿輔被兵，宜停宴樂部，偉哉言乎。恭思宣廟儉德，罷昇平署不用，三十年中，凡遇筵宴，觀劇一二齣即止，俗人衣服如蛺蝶，嗚呼可以法矣。〔按〕在日記中，只記聽戲，而舉戲名時甚少，惟此條則有之。至引端木子疇上書事，即追述宣廟儉德，罷昇平署不用，而對當日宮庭之侈張，已深寓不滿之意。惟所云宣廟罷昇平署不用一語，則屬錯誤，因宣宗係解散南府罷民籍俗人不用，若昇平署，則係在道光七年始行新成立者，其詳後見，茲不多引。

全月二十三日，辰初二刻，上御乾清宮受賀。照常行禮畢，詣東邊飯，已初入座，直至申初始退。所演多忠孝節義

事，皆法曲也。〔按〕此記內廷常演戲齣之內容，與其聲腔者。

同治八年己巳三月二十二日，甯壽宮聽戲，余等仍在第五間，與南書房接席，名在桂廣二君後，南齋前。

二十三日，辰初三刻，上御乾清宮受賀，百官蟒袍補褂行禮，已初三刻入座，未正三刻散。昨演神仙事竟日〔按〕此記所演戲多屬神仙之事，而所用腔，則又崑曲居多也。

同治九年庚午三月二十二日，仰正二刻，到東華門，會同人於酒鋪。辰初一刻入，徑至甯壽宮，坐良久，始飯，良峯相國後至，辰初三刻入座，未正三刻退。戲凡二十六刻十

喬雙會 繁開 溫 涼蓋 火雲洞 萬壽無疆

二十三日，萬壽節，乾清宮西階下行禮，出詣甯壽宮，飯罷東行，已初入座，午正脫褂，未正二刻散，凡二十二刻

梳擲 魚籃記(六齣) 蔣幹盜 徐母擊曹 瑤台 萬壽無疆〔按〕此亦為舉戲名者。

光緒五年己卯六月，連日在甯壽宮聽戲。

二十九日，上自二十五日起，兩日在甯壽宮未嘗入座聽戲，略一瞻矚，便至後殿，讀書寫字。廿七八日，則仍到書齋，一切照常也。上云鍾鼓雅音，此等皆鄭聲。又云隨從人

皆願聽戲，余不願也。聖聰如此，豈獨侍臣之喜哉。〔按〕由此可見宮中上下人等，俱有嗜好戲劇之癖。而德宗以冲齡踐祚，已能分別雅鄭，知親典籍，其為聖聰，自不待言。若文

恭之見上有德而喜，則此後國事，可望轉好，是所謂大臣心事者，此雖細事，亦可上視宋之歐陽文忠司馬溫公，為無愧色也。



游 天 台 記

姜可生

湯侯先生久官浙東西。近歲做履簪纓。追隨前省長張載揚氏經營蕭紹及紹曹嶺蒿新三長途汽車公司。並組織甯紹同業研會。甚感事也。今春京滬蘇同業聯合會舉行第四屆大會於滬市。余以謬任主席。訪先生於惠中旅社。同赴陶樂春酒樓與同業把晤。酬酢甚驩。臨別殷殷以遊天台為約。五月四日。余及惜儔景平仲裔紹劉仲岳頌如總善一行。挈眷由北站登車。入夜抵杭。則恕再雪會匯生辰初葉泉諸伉儷。暨念慈慎齋松茂季章。已先候逆旅。遂詣聚豐園應浙省公路局朱局長之宴。朱即席致詞多揚謙。余等代表答謝。而紹劉語尤雋永。翊晨湖濱閒步。風景依稀。念別且十年餘矣。既公路局驅車送之錢塘江澚。換輪達彼岸。入蕭紹公司路綫。坦坦如砥。御車而行。如電掣雲馳。速率常超六十碼以外。車中飽看隔江山色。炊許已抵紹興之五雲門總站。湯侯導觀三公司設備。介見欽昱同業諸君子。以精美烏篷二載客至禹王墓。殿宇新葺。規制崇隆。為越中祠廟之冠。午讌畢。長兄從大明電氣公司來。相偕登車。經嵎縣。薄暮抵新昌。宿大佛寺。佛象憑山石築成。高閣五層。適當其頂。偉大可於俯仰間得之。黎明繞山一周。過千佛巖。復登車行山腰峯頂間。隨逶迤之勢。而關路曲折紆轉。時有雲氣嵐光。撲人眉宇。其中尤以劉門塢為最勝。相傳劉晨阮肇從此入天台。知距仙境不遠矣。午憩國清寺。門前夾道松槐。澗底清泉琤琮。作琴筑聲。去天台縣城約五七里。湯侯宰新昌天台凡十稔。甘棠美蔭。被於民間。無老幼咸識金縣長。於其至也。爭來瞻望丰彩。甚矣惠政之施。果如霖雨之霑也。車路暫止於此。換山轎上山。同游中如恕再紹劉辰初匯生。皆體重倍常人。增輿夫四。猶惴惴弗自安。實則若輩舉步如飛。視為日常生活。千百中曾無一趨而蹶者。何慮隕越為。天台海拔海千二百尺，而羣峯環抱。時見巖若矗立深林中。曼陀羅樹徧植幽谷。着花作紅紫諸色。儼清淨佛地也。肩輿直上拜經台。看華頂歸雲，俯瞰大地如芥子。滿眼悠悠。頰襟盡滌。乃高歌蘇玉局瓊樓玉宇之闕。折返藥師庵。已暝色四合。晤奧地利善男子善女人者三。其一固照空法師。舉世目為國際間諜者也。菴宇覆茅為之。厚數尺。製絕精。山中人呼曰茅團。湯侯豪於飲。稔客中多酒友。如匯生念慈雪會頌如及余兄弟。特昇藏醞兩大瓶隨行。瓶可容石許。恕老則血壓高。方持戒嚴。每巨觥一舉。未嘗

不口角流涎。然勸之終不飲也。既酣。長兄歌拾金一折。汪尋章君擊節和之。余當筵起舞梅花劍佐興。酒闌。以連朝疲憊。酣然入睡鄉。至安穩甜適。四時半推枕起。獨步菴外。鳥語花香。得少佳趣。旋離菴至石梁飛瀑。同行百餘人。忽驢聲四起。詫為奇境。蓋萬壑爭流。宛如十丈水晶簾垂空而下。徘徊不忍捨去。下山別循一路曰金雞嶺。峻坂絕險。殆數千級。余素曠達。至是尚懷然。不諗怒再紹劉諸子。當為如何。事後詢之。笑謂當時不及悸。但今猶悸在兩足云。回紹後。眾以恕老召游嘉興南湖。約渡江止於杭。拂曉前往。余為養吾百鋼姚曉澄澄鮑予忱選臣二氏昆仲懇切遮留。信宿始行。迴憶十四年五月。家兄作宰斯邦。余一度來臨蘭亭東湖之勝概。時在心目中。固未能一旦忽然耳。既去會稽。余兄弟更鼓餘興。於西子湖小作勾留。斯役也。同行五十餘。僕廝與從倍之。湯侯從容款接。秩然不紛。勝地俊游。主人情重。是可感也。作遊記竟。系以截句五首。

越游幸得趁驪車。計日甯然道路賒。作賦與公吾豈敢。有緣來看赤城霞。
 登山車路鬱千盤。雲氣嵐光撲面寒。尤愛寺藏松柏裏。萬株蒼翠一茅團。
 莊嚴佛象白雲間。閣最高層未易攀。藝苑即今珍刻石。固應俯視武堂山。
 劉門塢左徑通幽。記取桃花作蹇修。此事流傳歸今古。神仙眷屬許同游。
 石梁飛瀑濺雲根。百道懸流勢若奔。對此真須歎觀止。橫天匹練小吳門。
 客中杯酒話生平。倍感招遊地主情。私擬正希文集後。容余附驥得題名。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綠

理事 吳經伯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鍾任壽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 | | | | | |
|------|-----|-----|-----|-----|
| 于潔夫 | 白堅甫 | 何海鳴 | 何顯齋 | 吳新民 |
| 李彌 | 李東佛 | 汪運之 | 周海澄 | 明淦 |
| 姜可生 | 段無染 | 胡介人 | 夏自怡 | 高鳳介 |
| 馬午 | 張次溪 | 張嗜蓮 | 張魯山 | 曹見微 |
| 曹惺悵 | 曹緯真 | 陳歎湖 | 陳達哉 | 陳伯治 |
| 陳巨來 | 陳耐充 | 彭威木 | 程白葭 | 程克祥 |
| 程翔 | 馮叔鸞 | 黃劫之 | 楊鴻烈 | 溥叔明 |
| 談月色 | 劉希平 | 潘叔璣 | 龍榆生 | 關雲山 |
| 月刊編輯 | 鍾任壽 | 朱重綠 | 曹惺悵 | |

紫金山(二)

凡人

五、第一峯南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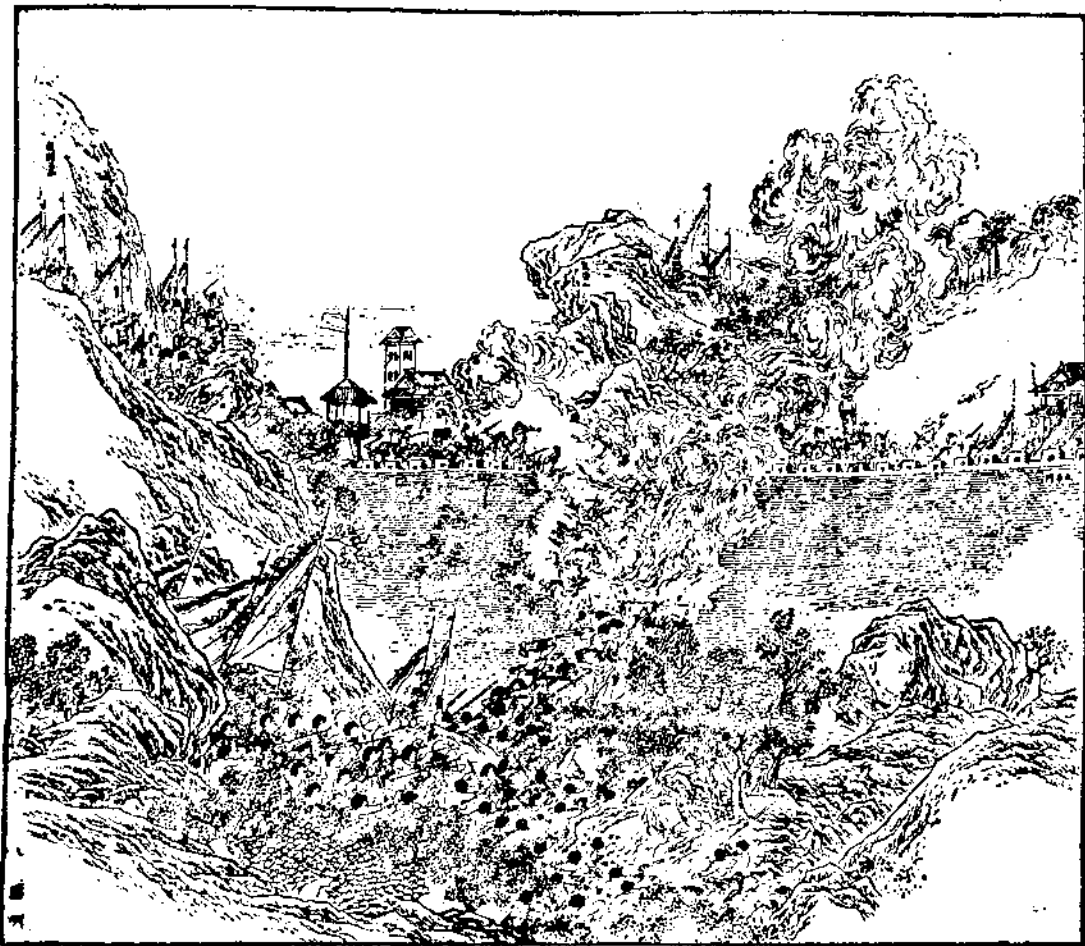
山之陽係極秀麗之斜面，純是明媚之山林地帶，為自古南京城外之名勝所在，或為寺院，或為陵墓，又或為殖林畜養之地，下文當詳言之。

寺院有靈谷寺，圓通寺，龍泉寺，東晉五陵亦在此，在明有太祖之孝陵，民國有孫中山之孫陵，譚延闓之譚墓，中國佛教會之藏經堂，久已稱為名勝之區，將來當益加以施設。

山之北麓只有汽車路一條，而山南則馬路縱橫，汽車可直通紫霞洞之附近，自中山陵門西方，可至藏經堂，革命紀念塔，譚墓等地，紫霞洞之水，可供飲料，所有中央體育場，游泳場，以至形成公園化之一切用水，亦皆取給於是，試看網球，籃球，高爾夫球各場之設備，即可知其近代化之企圖如何。山之南雖迭經伐木植林之反覆行為，而山之北則仍其天然狀態，清流涓涓，果樹繁茂，蔣廟一帶，為六朝都會之後方，似大有開拓之餘地，陵墓亦多有保存。由北麓直到棲霞山，陵墓極多，視山南之開明氣象，大有不同。山北可望玄武湖，揚子江，景象奇麗，當初只開拓中山陵一帶之山

曾國藩軍攻太平天國圖

(其一)



南，而棄置山北者，殆亦有他故歟。

(一)明孝陵後方(北方)附近

1. 獨龍阜，為誌公墓，在紫金山第一峯亦名玩珠峯(別名獨龍阜標高百五十公尺)本係誌公葬埋之所，後改建孝陵，據六朝事蹟編類「梁天監十三年(五一四年)以二十萬錢購定林寺前之獨龍阜，為誌公埋骨之所，造五層塔為永定公所主造，」至明朝因孝陵設此乃移置於東麓。

2. 落叉地，在珠峯塔東，相傳有梵僧秘密來此，與毗盧神交戰落叉於此故名。

3. 洗鉢池，在塔之西(事蹟待攷)

4. 木末軒，在塔之西南，陸游入蜀記謂其下皆大松，往往有數百年物，王荆公詩有「木末北山雲冉冉」句。

5. 定林寺，在塔之後，為王荆公讀書處，有朱元章題榜，李伯時畫像，楊次公作贊稱為三絕、故定林之名大著。寺之左右，峯巒複沓，前有桂嶺，後有屏山，形勢佳絕。

6. 明慶寺址，在定林寺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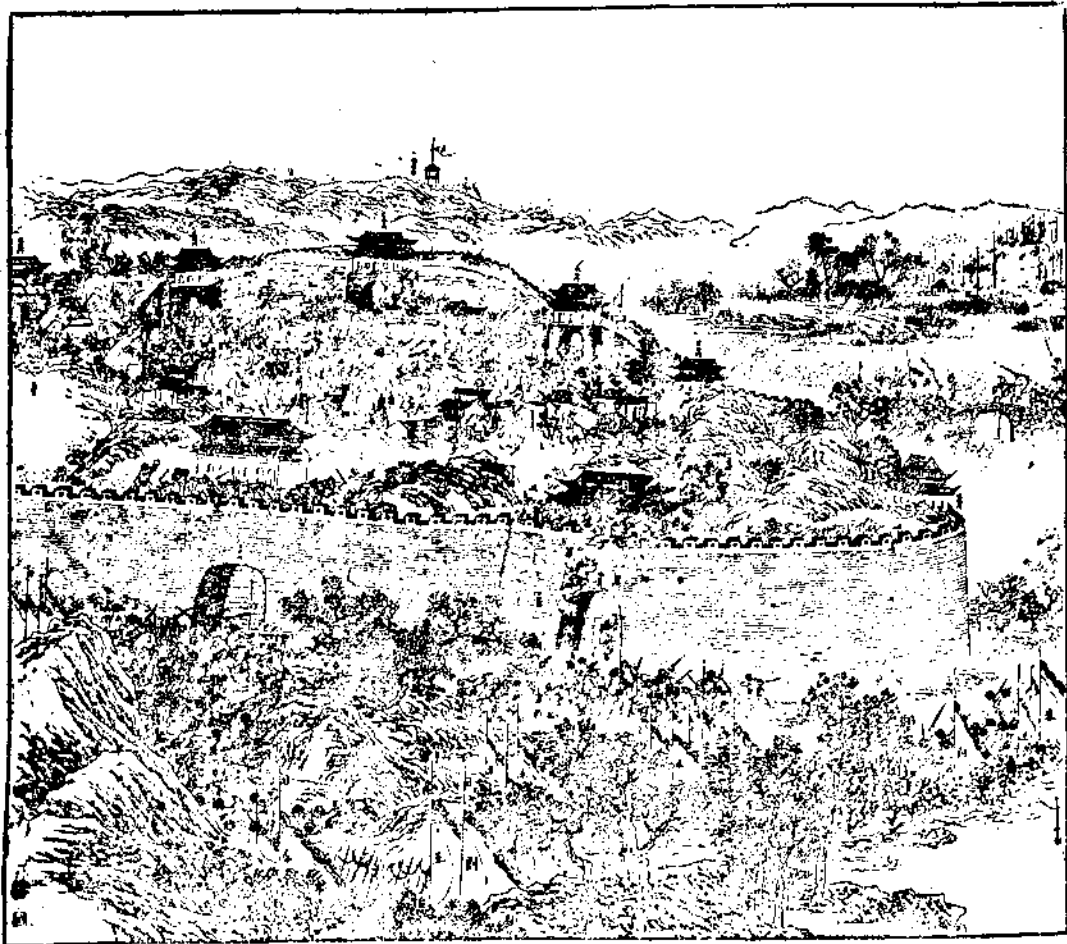
7. 道士鵞，在定林寺前，為陳宣帝禮元靖藏經處

8. 靜壇，與道士鵞對峙，為稽侍中所立，帝問之，對曰，風不鳴條，……鹿巾黃幘甚多，白簡朱衣罕至云云，即在此。

9. 觀音寺，據南京地圖附圖，明孝陵東北

曾國藩軍攻太平天國圖

(其二)



約七〇〇公尺處，有登山路，東側有觀音寺云。

10 說法台，在孝陵衛東北山腰，陳文「此為誌公之遺跡，在梅湧峯前，即誌公說法頑石點頭處」

11 橫琴石，在說法台東，約有四五十平方公尺，又名分中石。

12 白雲窩，在靈谷寺，僧續洪有記載

13 圓通寺，在明孝陵後北方

14 烏衣峯，在圓通寺後方

15 桃花隔，在誌公塔之西北，從前桃樹極多花時甚美。

16 道卿巖，在誌公塔後方中腹，慶歷年間太守葉清臣遊此，集同遊者所書字跡於此，名為道卿巖云，六朝人所題名之定心石，即在其西。

17 劉正肅公廟，在道卿巖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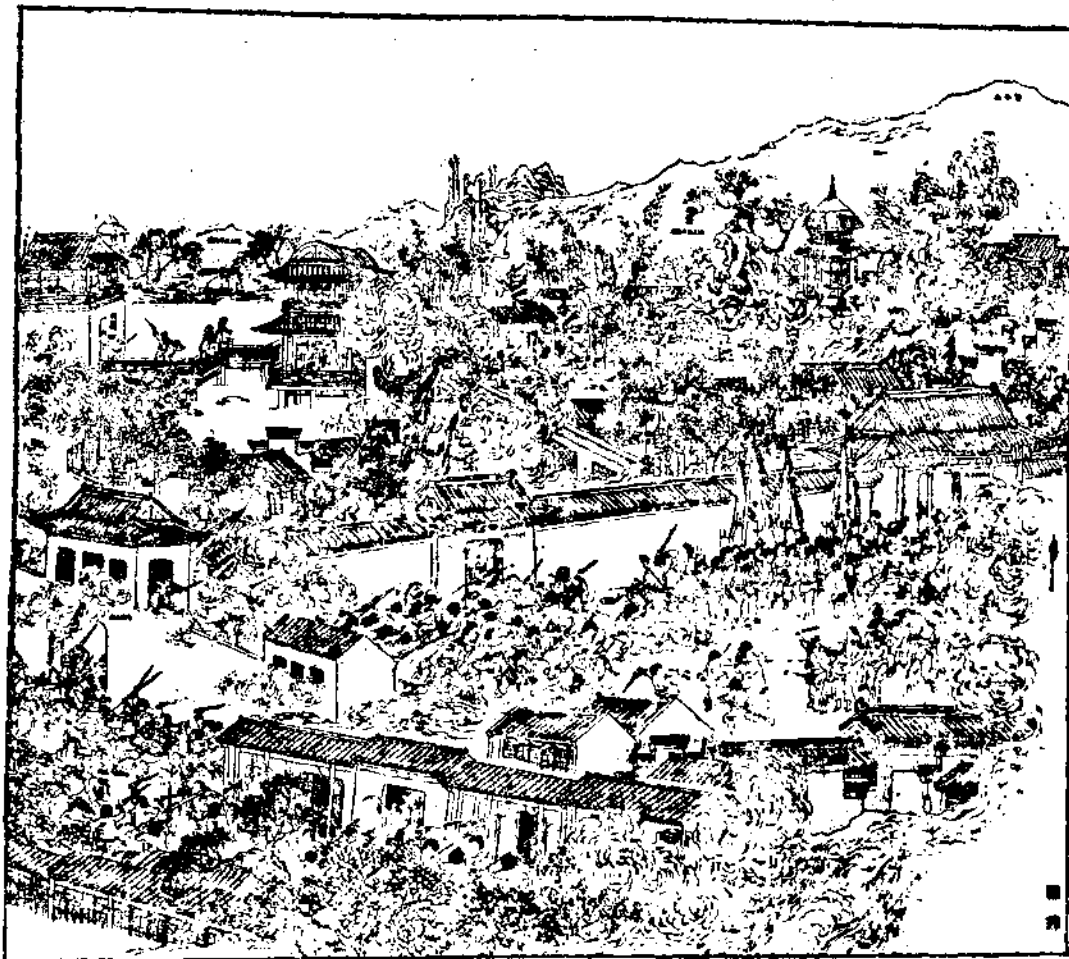
18 應潮井，在頭陀寺後方，此井水之長落與長江之潮水漲落相應，貞觀中曾有牧童汲水得一杉板出，上有朱漆字云是「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造」

19 梅花隔，在靈谷寺旁，花時遊人如蟻，明胡元潤金陵名勝冊載之

20 道光泉，在桃花隔下，熙甯八年僧道光披荆得二泉，使之合流，寺住持設柵名為蒙泉，王荆公有詩詠其事。

曾國藩軍攻太平天國圖

(其三)



21 宋熙寺及宋熙泉，宋熙寺在蒙泉前，寺側有宋熙泉，其上右方為東澗，宋熙寺為梁處士劉許隱居之處，劉許詳究釋典，常在鐘山諸寺聽經云。

22 白蓮池及白蓮菴，宋熙寺以西為白蓮池，去寺百步許有白蓮菴，昔有策禪師結茅於此。

23 高青邱故居，在鐘山麓，據青邱集載自天界寺移居鐘山里云

24 商隱館，亦名九日台，在明孝陵前，吳王墳（與步夫人合葬）側，齊武帝九月九日宴羣臣於此，並講武習射以應金風云。

25 南岡，在吳王墳南方，據陳書蔡徵傳會在此決戰，以守大營。

26 偃秀軒（待攷）

27 茱萸鵝，在蔣山平陂處，宋道士陸靜修以茱萸為餌食處

28 東田館，在茱萸鵝下方，齊文惠太子所立小苑，建武二年詔毀苑改築光樓。

29 博望苑，亦為齊文惠太子所建。

30 唐輔公佑築城，其旁有沈約宅及徐勉宅。

31 前湖，昔稱燕雀湖，今多埋於城壁之下，只存明故宮舊址矣。

33 奎光營，道光年間建，現在前湖之水，由此處銅管流入城內，亦吳之東渠遺蹟也。

34 半山寺，為王安石故宅，為僧以後居此，中有謝太傅像，及御賜保甯匾額，由城門至蔣山恰恰一半，故云，寺以東有半山園，寺後有王公墓並有王安石示蔡天啓詩

35 謝公墩，半山寺東有石阜隆起，據晉書從謝玄封康樂公，其子孫似即世居於此。

其他尚有東治亭，瑞參亭，知稼亭，東園，鐘山堂，兒墩亭，草移亭，亦只見諸記載而已。

(二) 紫霞洞附近

1. 紫霞洞（一名朱湖洞）為道書所言之三十一洞天，在明孝陵與中山陵中間，紫霞說法二洞，有劉溫然之石刻，洞旁有懸瀑，下入方池，原有道院一所，以其在紅牆叢翠中，一如紫霞，此地盡是楓樹，紫薇，紫荊，杜鵑，石榴，碧梅紅桃之屬，故風景異常美麗，雨後觀瀑，更多奇趣，陳散原氏有「流聞紫霞洞，深匿孝陵側」之句。

2. 茅草凹，在紫霞洞上方

3. 鐘山壇，符堅南寇至壽春，孝武帝祈禱於紫霞洞前築之

4. 悟心菴 真菴（在紫霞洞下方）

5. 兩翁軒，在紫霞洞西

6. 八功德水，又名竹澗泉，在悟心庵後，梁天監年中，胡僧日雲隱，飛錫修行寓此，有皓首龍眉者謁之曰，余山龍也，知師渴，於是座下湧出一池，嗣後永成池沼，其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饑，八蠲痢，為鐘山第一靈蹟。

據金陵志地錄，有僧法喜者，禱西城拍磬池七日而得是泉，誌其功用，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淨，六不臭，七飲不損喉，八可愈腹瀉。

又應天府志「洪武年，移寺於東麓，舊池忽涸，而由寺東馬鞍山下流出一泉，即今日之盤谷寺後泉」靈谷寺內八功

德水，即移用此故事云。

7. 曲水，萬歷上元志「晉海西公賞宴百餘於此，宋時三月三日修禊亦在此」云

8. 鐘山水，李衛公浮槎山水記「李侯鎮東留後出守廬州，曾登金山，蔣山見石池涓涓可愛，蓋陸羽之所謂乳泉也，飲而甘之鐘山之水，其名乃顯。

9. 霹靂溝，在鐘山南麓，其水入於鐘浦，王荆公曾有詩詠其事，溝南為劉勳別墅，聚石蓄水，朝士雅人多從之遊。

10. 盤龍石，在八功德水南方溪澗之中，有大石一方，作盤龍形，雕刻正工

三中山陵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午前九時卅分，在北京逝世，四月十四日設總理葬事籌備委員會，四月十八日在上海成立葬事籌備處，以楊銓為主任幹事，與孫氏家族代表孫科，宋慶齡，共遵遺言選定紫金山東方中陵茅山南陂二千畝作為墓地，召標建墓計劃，最後決定採用技師呂彥直所繪警鐘形之圖案，於十五年一月開工，三月十二日二週年忌日，舉行盛大典禮。嗣以時局不靖，於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已到南京後，葬儀籌備處，乃由上海移到南京。增加蔣介石，伍朝樞等為委員，夏光宇為主任幹事，其時國府主席林森，又將陵墓範圍擴張為四萬六千畝，有七年一月移江蘇省第一造林場於紫金山林區，以傅煥光為主任，負責園布景園陵建設之責，迨入第三工程時期，陵之石料，決用蘇州，金山及香港之花崗岩，建築總費定為百五十萬元，建築樣式，於中國式中參以洋式，由中山門起為參陵路，計六華里，墓室之高度約二三〇〇公尺，差數二四〇公尺

鋪石數約一四五〇其方公尺，先三石階為三座門大石牌坊，刻總理所書博愛二字，高三十六尺，周圍五七尺，以福州石料建築之，甬道長一四五〇尺，寬一三〇尺，逕連陵門，入後有碑亭，（碑高二七尺，寬一六尺，用福建石一八二）刻有中華民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於此字樣，由此再昇石階（共分八段）階數二九〇，連大平台，有祭堂，此地海拔，五四〇公尺，高於明孝陵，三〇〇公尺，祭堂之高八六尺，寬七四尺，中有高連七尺之中山座像，祭堂後為墓室，作覆釜狀，直徑五四尺，高三三尺，係鐵筋混凝土製，祭堂刻民族，民族，民生暨總理手書「天地正氣」字樣，四週皆有刻石，石路兩側，約可容一萬五千人，於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迎遺骸於北京南來，舉行葬禮，同年七月，成立陵園管理委員會以當保管之責。

1. 永慕廬，第一步工程竣事後，於陵北小茅山頂，萬福寺旁，建永慕廬，以為總理家族守陵住所，建築為東洋式，客廳一，住室四，廚室一，下室四，風景殊佳，係陳均培設計，十七年冬凡四閱月乃落成。

2. 寶鼎，陵前廣場南方，有戴季陶及中山大校所獻之紫銅鼎，重萬斤，高十四尺，徑四尺，金陵兵工廠製，價一萬三千元，戴母黃太夫人手書孝經全部刻於其上，置之三層石台，經最下四八尺，中三八尺，上十二尺。

3. 音樂堂，在寶鼎以東，總費九萬五千元。

4. 行健亭，在陵墓西方陵墓與明陵之角。

5. 永豐社，在行健亭西，建築費九千元，由中央軍官學校出費建造，為陵園樹苗花草購買之所。



黃大癡事蹟考

無 染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平江常熟人。

案圖史會要：黃公望字子久，其父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

圖繪精意識：黃大癡自號一峯，蓋寓已之作，以一峯見奇也。案圖繪寶鑑，畫史會要，作平江常熟人。梧溪集作杭人。無聲詩史作富陽人。杭州府志作富陽人。或曰徽州人。

容臺集：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錢塘人。惟元鎮無錫人耳。本姓陸，出繼外家，永嘉黃氏。

案輟耕錄：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

無聲詩史：本姓陸，有神童之稱。出繼外家，改姓黃氏。案梧溪集作杭人。無聲詩史作富陽人。杭州府志亦作富陽人。此蓋子久寄居於此。其出繼家藉，當仍據輟耕錄。

案永嘉為温州屬。杭州府志，又作徽州。容台集作衢州。未知何據，疑為當時傳聞之誤。

幼聰敏，應童子科，經史二氏，九流之學，無不通曉。開三教堂於蘇之文德橋。畫史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

書記，未幾棄去。更名堅，隱於杭之蕭箕泉，往來三吳間，晚年歸富陽。

案杭州府志：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記。

無聲詩史：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掾，未幾棄去。改名堅，自號大癡道人，隱於杭之蕭箕泉，往來三吳間。

梧溪集：嘗據中臺察院。會張閻平章被誣，累之，得不死，遂入道去。

輟耕錄：杭州赤山之陰，曰蕭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

墨井畫跋：大癡晚年歸富陽，寫富春山卷，筆法遊戲，如艸篆。富春山居圖卷自題：至正七年，僕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于南樓，援筆寫成此卷，興之所至，不覺疊疊布置如許。逐旋填削，閱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在山中，而雲游在外故爾。

萬歷杭州府志，蕭箕泉在赤山之陰，合於惠因澗，元黃子久號大癡，卜居泉上。

子久性孤傲，不落塵俗。嘗遊人家園林，聞主人以陰謀得之，遂拂衣去。習苦癩善畫，早歲遊於趙孟頫之門。

案劉完菴畫跋：大癡畫格超凡俗。咫尺關河千里遙。獨

有高人稍榮祿。賞伊幽意近清標。黃子久晚通三教，不知所終。早歲遊於子昂之門，所得自別。此張上清題畫詩，蓋實錄也。

山水師董巨，晚年變其法，自成一家。山頂多岩石，自有一種風度，圖繪一洗趙宋之習。時登高樓望雲霞出沒，以挹其勝，故其所寫，瀟灑絕倫。與曹知白，王元吉，為忘年交。

案畫史彙傳：曹知白，字又元，一字貞素，別號雲西，華亭人。至元中，為崑山教諭。山水師郭熙，平遠師李成。筆墨清潤。居官意甚不樂，遂辭去。隱居讀易，或放筆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咸淳壬申生，至元乙未卒，年八十有四。

案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逢，字元吉，自稱席帽山人，江陰人。當至元間，被薦不就，避地吳淞江，築室上海之烏涇。適張氏據吳，東南之士咸為之用，逢獨蹈遠引。及洪武初，徵召甚迫，又以老疾辭，明史文苑傳，附載於戴良傳中，以二人皆義不負元者也。

梧溪集：奉簡黃大癡尊師詩：十年淞上築仙關。猿鶴如童守大還。故舊盡騎箕尾去。漁樵長共水雲閑。吹笙夜半桃花碧。倚杖春深竹簡斑。願我丹台名有在。幾時來隱陸磯山。

又題黃大癡山水詩：十年不見黃大癡。筆鋒墨瀋元氣垂。絕壁雙巒萬古鐵。長松離立五丈旗。蜀江巫峽動溟津。陰嵐夜來魚龍冷。峨眉更插空青間。若似胸中之耿耿。大癡與我忘年交。高視河岳同兒曹。天寒歲晚鴻鵠遠。風雨艸樹餘蕭騷。風雨艸樹餘蕭騷。大癡真是人中豪。

倪元鎮，王叔明，奉若師表。

案畫史彙傳：倪瓚字元鎮，明初被召不起，人稱無錫高士。山水不着色人物。枯木平遠，竹石小景，以天真幽淡為宗，稱逸品，為元季第一。家故饒於資，輕財好學。嘗築清閬閣，藏古書畫於中。攻詞翰，極古意。性甚狷介好潔。尤善自晦匿。至元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資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獨坐，與漁夫野叟混蹟五湖三泖間。大德五年辛丑生，洪武甲寅卒，年七十有四。

寶繪錄：高士為子久十幅，自跋云，一日子久先生，以佳素數幅索畫，豈以余為能事。但意興所到，各自為宗

，疏木片石，各自成趣。至於妍媸土拙，予不能知。若子久愛我，惟一笑置之高閣，則此冊幸矣。庚子銷夏錄：雲林六君子自跋云，盧



(一) 黃大癡真蹟

州甫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四月八日。泊舟弓河之上，山甫篝燈出此紙，苦徵畫，時已疲甚，只得勉以應之。大癡老師見之，必大笑也。

案明史列傳：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渠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逮，庾死獄中。

無聲詩史：楊循吉云，昔黃鶴山人，極敬黃子久，奉為師匠。一日，肅子久至齋，焚香進茗，從容出已得意筆清致。子久為黃鶴，從其得意處，復添點染，為林巒秋色圖，遂覺烟雲生動。世傳黃王合作。

方外莫月鼎，冷起敬，張三豐等，皆與之友善。

按梧溪集：題莫月鼎法師道行錄，法師吳興人，宋學公提刑之後也。諱起炎，字月鼎，生寶慶丙戌。儀觀魁梧，神情爽拔。幼習舉子業，嘗三試弗利，遂究心元學，放浪江湖間，縱狂任酒。往往作字，類霞僑雲危，靈異恍惚，使人莫測所為。寶裕戊午秋，紹興早，馬守裕齋，往禱雨，雨大澍。理宗三十五代觀妙天師，咸贈言。有元至元戊子，世皇徵如上京，祈雪驗，輒止。師陞陳曰，天氣中和，萬彙順暢，不宜抑也。上悅，賜上尊，命與其教，固辭歸吳。

案明史列傳：張三豐，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寶，三豐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頽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簍，所啖

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游處無恆。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

後居寶鷄之金台。或言三豐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

案圖史彙傳：冷謙字啓敬，道號龍陽子，武林人。洪武初，以善音律，仕為太常協律郎。初與趙孟頫同觀李將軍畫，效之，遂得其法。郊廟樂章，多所撰定。

宋咸淳五年己巳生，元至正四年甲午卒，年八十有六。

案疑年錄：據張昶吳中人物志云，生宋德祐己巳八月十五日。卒於至正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六。致德祐無己巳，當是咸淳五年也。若生於德祐乙亥，則當以至正庚子卒，方合八十六之數。杭州府志云，年八十餘卒。無聲詩史，子久雖生元季，入明尚在，年八十有



(二) 廣 員 藝 大 黃

六，不知所終。畫史會要，太平清話云，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作九十卒。各籍記載，不一，亦非短時所易考得。今姑從疑年譜。遺作有夏山圖，天池石壁圖，陡壑密林圖，富春山居圖卷，秋山無盡圖卷，浮嵐暖翠圖卷，見稱於世。著有山水訣。

大癡山人集。見圖史案博案輟耕錄：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文徵明先生年譜(二)

段拭

九年丙辰二十七歲

有丙辰歲除七律詩。為黃應龍作小畫。陸治包山生。

十年丁巳二十八歲

長子彭壽承生，有記事詩，題云：賤子今年四月又十三日，始舉一兒。彌月之次，薄有湯餅之設，因識二詩，並邀在席諸君同賦。(案畫史彙傳，壽承生於戊午，疑生此子未存，亦或彙傳筆誤。)

十一年戊午廿九歲

庚寅子畏中南京解元。有弔僑周故址七絕詩一首。(按嘉靖三十七年，亦有戊午，先生八十九歲。此詩姑置於此。)

十二年己未三十歲

十三年庚申三十一歲

仲子嘉休承生。

十四年辛酉三十二歲

借劉協中訪吉祥庵僧權鶴，有倡和詩。

十五年壬戌三十三歲

姪伯仁德承生。

十六年癸亥三十四歲

十七年甲子三十五歲

十八年乙丑三十六歲

正德元年丙寅三十七歲

二年丁卯三十八歲

三年戊辰三十九歲

吳偉小仙卒。錢穀叔寶生。

四年己巳四十歲

沈周啓南卒。有哭石田先生七律詩二首。題舊作桐陰高士圖七絕詩一首，題云：子寅自南都來，持余

舊作桐陰高士圖，觀之蓋有年矣。可見歲月易增，筆力易減，較之於今，大不如前，為之悵然。因題一過。

五年庚午四十一歲

正月二十八日，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春仲坐雨停雲館題畫七絕詩四首。

六年辛未四十二歲

有自題畫七律詩一首。題云：余為黃應龍先生作小畫，久而未詩。黃既自題其端，復徵拙作。漫賦數語。畫作於弘治丙辰，詎今正德辛未，十有六年矣。

七年壬申四十三歲

八年癸酉四十四歲

九年甲戌四十五歲

周天球公瑕生。

十年乙亥四十六歲

十一月丙子四十七歲

二月贈啓之畫，自題詩。

十二年丁丑四十八歲

端陽日，跋宋高宗石經殘本。作

湘君圖。

十三年戊寅四十九歲

十月過王氏小樓畫菊，系七絕詩一

首。題云：今歲菊事頗遲，重以積

雨，遂爾落窠。偶過王氏小樓，見

餅中一枝，因紀短句。

十四年己卯五十歲

七月望日，題趙忠恕避暑宮圖。

十五年庚辰五十一歲

上已畫小圖，系七律詩一首，寄蔡

羽九達。題云：經年不見九達，一

日獨行溪上，忽爾懷思。輒賦短韻

，并系小圖奉寄。冬日作王文恪

公燕集圖，系七律詩二首。題云：

冬日侍柱國太原公東堂燕集，奉紀

小詩。同集者，濟陽蔡羽九達，太

原王守履約，王寵履吉，敬邀同賦

。十一月，晦，跋唐李懷琳絕交

書。有庚辰除夕詩。題云：庚辰除

夕，西齋獨坐，閱壁間王孟端畫竹

。自題。洪武丁丑歲夜除作。抵今

一百二十四除夕矣。感而有作。

十六年辛己五十二歲

二月八日，作吉祥庵圖。徐渭文

長生。

嘉靖元年壬午五十三歲

二年癸未五十四歲

尙書李嗣充，撫吳中，露章荐先生

。督學欲越次貢之。先生曰，吾平

生規守，豈既老而自棄耶。督學亦

不能強，竟以壬午貢上。四月至京

師。甫十八日，吏部爲覆前奏，有

旨授翰林院待詔。翰院諸公，見人

推與先生太甚，或以爲過。及見先

生，咸共推服。新都楊慎，嶺南黃

佐，敬愛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先

後爲坐次。先生年既長，其中又有

爲其後輩者，遂以齒讓先生，先生

竟上坐，衆亦不以爲忤。唐寅卒。

三年甲申五十五歲

二月晦日，作畫系七絕詩二首。題

云：甲申二月晦日，鄭正叔偶訪小

齋，坐語家山風物，寫此寄意。

四年乙酉五十六歲

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鎮幣，慰

賜甚厚。然居恒恒不自得。上疏

乞歸，不報。

五年丙戌五十七歲

先生於早朝，未嘗一日不往。偶跌

傷左臂，注門籍月餘。時議禮不合

者，言多訐直，上怒，悉杖之於朝

，往往至死者。先生幸以病不與，

乃歎曰，吾束髮爲文，期有所樹立

，竟不得一第，今亦何能強顏久居

此耶。况無所事事，而日食太官，

吾心真不安也。遂謝歸。方上疏時

，或言先生居官已三年，若一考滿

，當得恩澤，或可進階。先生笑而

不答，竟不考滿而歸。時丙戌冬也

。屬河凍，舟膠不可行，乃與黃泰

泉，同守凍潞河。有欲疏留先生者

。先生令人告之曰，吾已去國，而

偶滯於此，若疏入，是我猶有所覯

覯矣。何君不知故人如此。留者遂

止。或勸從陸路還歸。曰，吾非以

斥逐去國，行止均耳，何必窮日之

力，而後爲快者。祝允明希哲卒

。六年丁亥五十八歲

春，冰解，遂與黃泰泉方舟而下。

到家築室於舍東，名玉磬山房。樹

兩梧桐於庭，日徘徊嘯咏其中，人

望之若神仙焉。於是，四方求請者

紛至。先生亦隨以應之，未嘗厭

倦。惟諸王府以幣交者，絕不與通

• 及豪貴人所請，多不能副其望。曰，吾老歸林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如是者三十餘年。

七年戊子五十九歲

春二月，遊玄墓，凡五日，有登玄墓閣七律詩一首。玄墓山七律詩二首。玄墓道中七律詩一首。歸舟畫五友圖。各系以詩。題云：嘉靖戊子春二月，子重邀余同遊玄墓。留僧寮凡五日。湖光山色，窮極其勝。歸舟寂寞，子重出此紙索畫，漫為塗抹。昔子固嘗圖松竹梅，謂之歲寒三友。余又加以幽蘭，古柏，足成長卷。惜一時漫興，觀者當於驢黃以外求之可也。為陸儀部作玄墓四游圖。冬日，偕王寵寓於楞伽僧舍，值飛雪幾尺。四顧千峯失翠，萬木僵仆，乘興濡毫，作關山積雪圖。有戊子除夕七律詩二首。

八年己丑六十歲

仲秋十日，跋自作山靜日長圖卷。

王穀祥中己丑進士，入詞選。

九年庚寅六十一歲

正月既望，作二宜園圖，系七律詩一首。題云：大參正齋先生，與其弟國聲，友愛甚篤。家有二宜園，

頗極游觀之勝。余為作圖，并系拙句。四月二十一日，作天平龍門小景，系七律詩一首。題云，偶與九達先生，談太平龍門之勝，為寫小景，並書近詩請教。八月二日跋蘭亭。

十年辛卯六十二歲

三月，過行堂僧舍，作水墨寫竟冊十二幀，各系詩。內三幀，用前人斷句。識云：嘉靖辛卯三月，偕子重履吉過行堂僧舍。時新雨初霽，清風襲人。性空上人聯此紙索余戲墨。漫圖一二種，遂攜而歸，更旬始就。老年遲頓，聊用遣興，若以為不工，則非老人計也。臘月三日，題山谷伏波祠詩。

十一年壬辰六十三歲

六月二十日，跋自作袁安臥雪圖。十一月，跋做趙松雪汝南高士圖卷。冬月望日，作關山積雪圖成。有人日與之北城別業小集詩。

十二年癸巳六十四歲

九月，有拙政園詩並記。

十三年甲午六十五歲

臘月四日，作西齋話舊圖，系七律詩一首。題云：嘉靖甲午，臘月四日，訪從龍先生，留宿西齋。時與

從龍別久，秉燭話舊，不覺漏下四十刻。賦此寄情，並系小圖於此。

冬十一月晦日，做米氏雲山圖，並跋語。

十五年丙申六十七歲

三月二十二日，題希哲（祝允明）手稿。

十六年丁巳六十八歲

十七年戊戌六十九歲

六月十九日，跋自作楷書老子傳。陸師道子傳中進士。

十八年己亥七十歲

十九年庚子七十一歲

仲夏望日，有題畫七絕詩四首，寫於玉蘭堂。

二十年辛丑七十二歲

四月二十日，有題自作友山艸堂圖詩。仿梅道人水墨山水。

二十一年寅壬七十三歲

先生配吳夫人卒。

二十二年癸卯七十四歲

上巳，跋宋拓黃庭經。六月二日，作畫，系七絕詩。題云：雨中承克承過訪山房，寫此奉贈。七月，畫仙山圖。九月，做趙松雪水邨圖。十月，作洞庭西山圖，系詩

。題云：同履吉游洞庭西山，歸而圖此。十月又十三日，仿倪元鎮山水。

二十三年甲辰七十五歲

二月望日，與(吳)次明，(陳)道復，汎舟出江邨橋，抵上河，遵陸遊遊朱堯民，錢孔周。登天平，飲白雲亭。次第得詩四首。仲春，作仙山圖成。畫石湖圖，系五律詩一首。題云：甲辰八月，既望，延望具舟，載余泛石湖。是夜，風平水靜，醉飲忘歸，意甚樂也。

二十四年乙巳七十六歲

為吳少溪題自畫金焦落照圖，系長跋。

二十五年丙午七十七歲

四月有七律詩一首。

二十六年丁未七十八歲

二十七年戊申七十九歲

七月十日有題畫詩。以藏經紙，烏絲闌本，為萬補菴作四體千文。

二十八年己酉八十歲

七月，題蹴鞠圖，七絕詩一首。

二十九年庚戌八十一歲

畫竹，系七絕詩。題云：雨中，祿之攜松雪畫蘭竹過訪。即為作此。

三十年辛亥八十二歲

春日訪萬補菴郎中。適庭中玉蘭盛開，連日賞翫，賦此並系此圖。為萬補菴作四體千文成。

三十一年壬子八十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八十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八十五歲

陳淳卒。孫，元善子長生。子長，休承子。

三十四年乙卯八十六歲

三十五年丙辰八十七歲

三十六年丁巳八十八歲

五月，仿趙松雪鵲華秋色圖卷。(絹本長三尺五寸) 作永錫難老圖，系七律詩一首。題云：大學士存齋先生，九月實維降誕之辰。從子瑚，索詩稱慶。徵明於公，固不能已於言者。既為製圖，復贅短什。

陸聽松云，此待詔作以壽徐文貞階者。重青綠作喬松古柏，貌文貞，攜書卷坐古藤下。董玄宰題云，衡山先生在翰林，為龔用卿，楊維聰所窘，目之為畫工。惟文貞公重之如前輩同官。故所作有殉知己之合，此卷是已。文貞之孫晨茂，出以見示，故為題之。

三十七年戊午八十九歲

三十八年己未九十歲

二月二十日，先生卒，贈南京國子監博士。私諡貞獻先生。

初秋雨窗，枯坐無聊。偶檢行篋，得文徵明彙稿，依以編年，二日而成此譜。客邊諸書不備，致多缺略，遂覺簡陋。後日搜得各籍，當再補增，俾成完書。方聞君子，以匡其不逮焉。庚辰七夕，於秣陵童家山下，來翔閣燈下。編者並識

庚辰雜詩

夢遙

樓。早歲功名未可酬。却攜紅袖上高樓。青燕不盡平生意。第一人間是此愁。

行。排愁無計宿空桑。一紙書來淚萬行。十載江湖卿識我。此生那得不思量。

卿。自去嬋娟不計程。萬緣寂後轉憐卿。摩天閣上天魔舞。相見無情似有情。

魚。客舍相逢二月初。含情裁寄一雙魚。孤帆衝霧天涯去。重到江南夢亦疎。

多。美人鼓瑟我高歌。祖帳班荆別緒多。此去風濤千萬頃。一般相見誤橫波。

牽。倉皇海外整婦鞭。三日丹程百慮牽。已分此生酬知己。如何相見不相憐。



畫

(妓藝)畫漫

高澤圭一
畫
一九三一年
六月

ケラケ
十五



(賞社聞新日朝・品出展術美戰聖・擊突)畫油

。到。間。軍。囑。待。所。
。其。退。輜。託。
。中。伍。重。。當。
。國。來。後。兵。上。徐。州。
。畫。室。中。旬。任。大。陸。登。陸。
。就。成。為。中。日。藝。人。的。招。待。所。

。是。使。我。們。
。他。這。是。我。們。
。幫。助。復。興。華。中。藝。壇。的。功。績。

。在。華。中。足。三。個。年。頭。
。使。我。們。熱。烈。地。留。意。着。他。的。畫。面。
。這。是。他。深。刻。地。記。憶。着。他。的。名。字。
。這。是。他。個。人。努。力。的。結。果。

。高。澤。圭。一。離。中。國。的。時。候。
。剛。是。向。日。葵。威。爾。的。八。月。底。
。回。到。故。國。的。懷。抱。里。住。在。神。奈。川。縣。逗。子。町。新。宿。二。〇。四。六。號。
。外。有。蔚。藍。的。海。水。蒼。翠。的。天。空。
。環。境。古。老。的。松。樹。在。這。麼。美。滿。
。的。畫。人。生。活。



記畫人圭一

馬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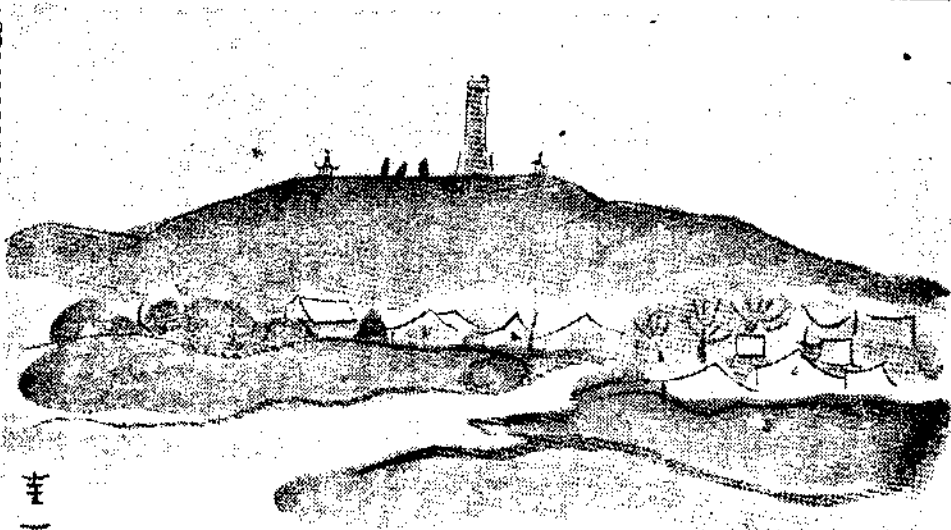
便裝



石

石 金 與 札 信

。世。界。的。日。子。在。這。裏。不。會。停。止。
。世。界。的。日。子。在。這。裏。不。會。停。止。
。世。界。的。日。子。在。這。裏。不。會。停。止。



畫

彩 水



(上盒烟) 刻木



片信明候問



軍服

兩次「中日聯合畫展」，都是他全力所主持的，將整個石頭城裏藝術空氣，的確溫暖了不少。畫一中的漫畫，在中日各種報章雜誌中都可看到，無疑地，可是他佔了漫畫界重要的地位，可是他自己不承認是個漫畫家，而努力者。但大衆的批評，藝術而後者為對，他的確可稱為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藝術家」。雖然這些話，不是他的全覽着鐵證，雖然這些話，不是他的全代表作品，但將一個作家的全面才能，已經暴露出來。美，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展，他有一幅大油畫參加，可惜從南京寄出時遺失了。到十月二日的信中，他說「這是我們中國來最大的憾事」。但是，我們仍希望他能再來，並帶着孩子。中國時已經懷了五個月。

馬平快筆



寫遠



畫情抒古仿

能面寶未女

李一第

前封面 蒙疆的駱駝

日本第三次「文展」開幕時，第一部出品中有幅福田豐四郎氏的「蒙疆」，當時日本的美術雜誌「美之國」十五卷十號中，有篇介紹這幅畫的文字，題曰「駱駝與飛的烏鴉」今將其譯成中文於後：

十一月三日在昭和。

早晨之北京，可以聽到鴿子的鈴聲。

黎明的時光，無數的烏鴉飛起來，好像一陣颶風般地吹過去。我睡在床上聽着。……這些都是福田先生在那時日記上寫着的事情。還有——

「恰巧對駱駝寫生的時候，而駱駝的肛門里突然發出一種乾巴巴的聲音，同時轉下來的是一個個黑而且大的像饅頭般的東西，但是他們並不因為糞而厭它，反而趕快把它收集起來，裝在筐子裏，等它乾燥以後，就可以當作冬天的燃料。」

現在在恩姑居住的大島上，也有了駱駝，（大島是東京灣附近的一個島，島中有活火山，名叫「三原山」，這

原文甚富詩意，用日本假名所寫。本篇譯稿，特煩請富岡鐵嘯先生與前川絹枝先生解說，在此鄭重致謝。

山以「情死」頻繁而著名。大島上叫姑娘為「恩姑」。要去「情死」的人們，都騎在牠們的背上，然後去實行那非常浪漫的事情，不過，難道駱駝也懷着這種浪漫的命運嗎？

商隊，大戈壁的沙漠，和空中樓閣等之憧憬，沒有一樣不藏在我們少年時代的胸中，也沒有一樣不使我們感到

封面解說

興味。

前封面為繪畫，後封面係攝影。封面之題目為「蒙疆」，而封底之照片為通蒙古咽喉之「八達嶺」，遙遙相對，使人們引起茫茫然的聯想！

不料有這麼浪漫經歷的駱駝，於這次中日事變中，更多的機會給我們相見。那是什麼機會呢？就是駱駝能代替軍馬的工作，在無暇燥熱的壘壘山路中，日本軍隊牽着駱駝的光景，是多麼愉快啊！

何況從日本來的旅人，看到熱鬧的街頭，或者曠野之中，那駱駝和中國人的姿態，彷彿突然春天來了，或剛纔曉得這天地的悠久似的，使每個人的心中，慷慨幾刻鐘。雖然往恩姑的大島上的駱駝，或許有時騎着電燈頭髮的摩登姑娘（現時在日本把她們叫「非國民的頭髻」）對北的駱駝同日而語。

馬 午

這是在大陸也唱茶花之歌嗎？這是什麼話。現在我們不要這樣多感啊！負着與亞亞大使的我們，跟大陸駱駝比較怎麼樣

。假使牠們振作威風，都靠着福田先生的運筆如何，這結果是隨他的便，所以駱駝也決不是駱駝。

後封面 八達嶺全景

京綏路從居庸關向西北行，至青龍橋，該處築有車站，地勢兩山連峽，為長城衝要之地，四壁飛壘下臨深澗，京綏路線至站前轉如V字形，故兩列車入站後首尾倒轉，再行前進。

過站里許，即入達嶺山洞，長幾約二千公尺，為世界著名工程之一，元時置屯軍於此，稱為居庸北口，由嶺下視，關城若建瓴，巖下懸崖，刻有「天險」二字，關門上刻有「北門鎖鑰」四字石額，為通蒙古咽喉，昔時以居庸為重心者，今則轉移於此矣。圖中所示，即為八達嶺全景。

選詩與論詩

劉平國戲題云：「選詩非選官。論詩非論人。故若耶女子。天然牧童，皆得預唐名公之列。」見浩然齋雅談。

小 品

匡廬與莊騷

苗黃皇嘗謂顧梁汾云：「五岳之外有匡廬。如六經之外有莊騷也。」其言儻永有味。

編輯餘瀛



自本期起，為本刊選畫紅樓夢。閱者一定歡迎的。

日本名士漫象，非草草之作。表現神情，維妙維肖，令人神往。尚有一半，下期續登。

萬年少畫，前已登過，茲得書法一幀，神妙極了。

何君畫冶城登高圖，段君畫單雲閣詩思圖，都是精心結構之作。

會國藩軍攻太平天國圖三幅，是金陵的史蹟。

馮叔鸞君說明西廂記萬不可續的理由，周臣之至。

清代同登錄，可當考據用。

文俊君的一賭與我的女人們，現身說法，文筆條暢。

創作譯著各三篇，都是續稿。下期有新作品發表。

二渠君的「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所取資料，引人入勝。

姜君可生游天台記，寫浙中風景線，令人神往。

無染君的「黃大癡事蹟考」，頗得概要，下期尚有

大癡年譜續登。

馬午與圭一，是畫友。

圭一東返，馬午記其概略，一鱗一爪，可窺其藝術的全容。

各種補白材料，尚無枯燥之病。

現在積存稿件很多，因篇幅關係，容當陸續發表。

但短篇投稿，仍所歡迎。

下期起刊登的東池初集，是這次高考冠軍董繼元君所藏。

馬君孟莊，精研小學，

著有「倉音」一書，對於此字所以念此音的理由，有詳細說明。擇其要者數段，先在本刊發表。君尤工篆書，讀其手書題詞，可見一斑。

黃君祭和運同志文，為應時好文字。

崔君的古文，頗有根柢，此後當續有佳作，與讀者相見。

洪佛矢先生的天鐸報發刊詞，已快三十年了，可謂歷久而愈新。

陳石遺先生的蜀游詩，未列入詩集內，次年即歸道山。

江蘇古今文物展覽會雜

寫，敘述很為簡要，重要出品，已無遺漏了。

今年九月，冶城登高，可謂事變後第一次盛況。詩卷已徵到十分之八，外埠未與會的詩人，也有佳篇寄來，以收卷的先後，分作二期發表。除詩、詞、畫外，已請王君西神作了一篇序，崔君雲潛作了一篇記，容後刊布。

中秋餘韻，可連前期同看。

汪君趣園的懷舊篇，讀之使人增故舊交誼之重。

曹君涵美，以畫馳名，

汪君趣園的懷舊篇，讀之使人增故舊交誼之重。

曹君涵美，以畫馳名，

國藝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要目預告

褚氏家訓彙疏考	褚民誼疏注 高見思考徵
青萍詞自序	任援道
孤島吟自序	黃芳墅
鵜蘆簡筆自序	汪鶴龍
半舸軒記	江却疴
瑞蓮記	許彝定
東池初集(明末刊稿本)	陳忱等
豐台賣花女張阿錢小傳	耐充
讀姚纂札記	小雲
魏晉時代的文學	雨櫻子
黃大癡年譜	無染
偷布	林風
求全	楊火魂
萍踪記語	袁笑笑
初階的片斷	焚軍
科學姻緣	柳若譯
金縷曲	汪精衛 褚民誼 趙尊嶽 趙正平等
試闌唱和集	廖劭閑 江康瓠 陳寥士 王西神等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專輯(下)	蔡培蔡 允 陳允文 高見思等
孤獨作家——路河	荷子譯
烏鴉(漫話漫畫)	小咪撰文 王川作畫
平生師友記	何海鳴

廣告價目

地位	底封面		裏封面及目錄前		普通
	一	二	一	二	
墨色	一套	二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全	二〇〇元	二五〇元	一六〇元	一〇〇元	一〇〇元
半	一一〇元	一五〇元	九〇元	六〇元	六〇元
四分之一	七〇元	九〇元	五〇元	四〇元	四〇元

附註：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洋版銅板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國藝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每份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總經銷處 三通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分銷處 三通書局南京分局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電話：二二八五〇號
 代表電話：上海四二二二六號
 南京朱雀路八十號
 電話：二二二八八號
 全國各地三通書局分局
 及各地特約代理處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定價

每月一冊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零售	一冊	二角五分
預定每卷	六冊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二元七角
國內及日本	在內	六角二分
香港澳門	在內	一元八角
國外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三運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要目

1. 國民政府各院部公報年鑑叢書經售處
2. 國民政府教育部國定教科書總經售處
3. 大日本帝國內閣印刷局官廳編纂圖書取次店
4. 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復興公司標準國黨旗總經售處
5. 國內外各大雜誌著名刊物總經售處

四馬路門市部電話：九二六八七號

△總局：上海北四川路文路角八三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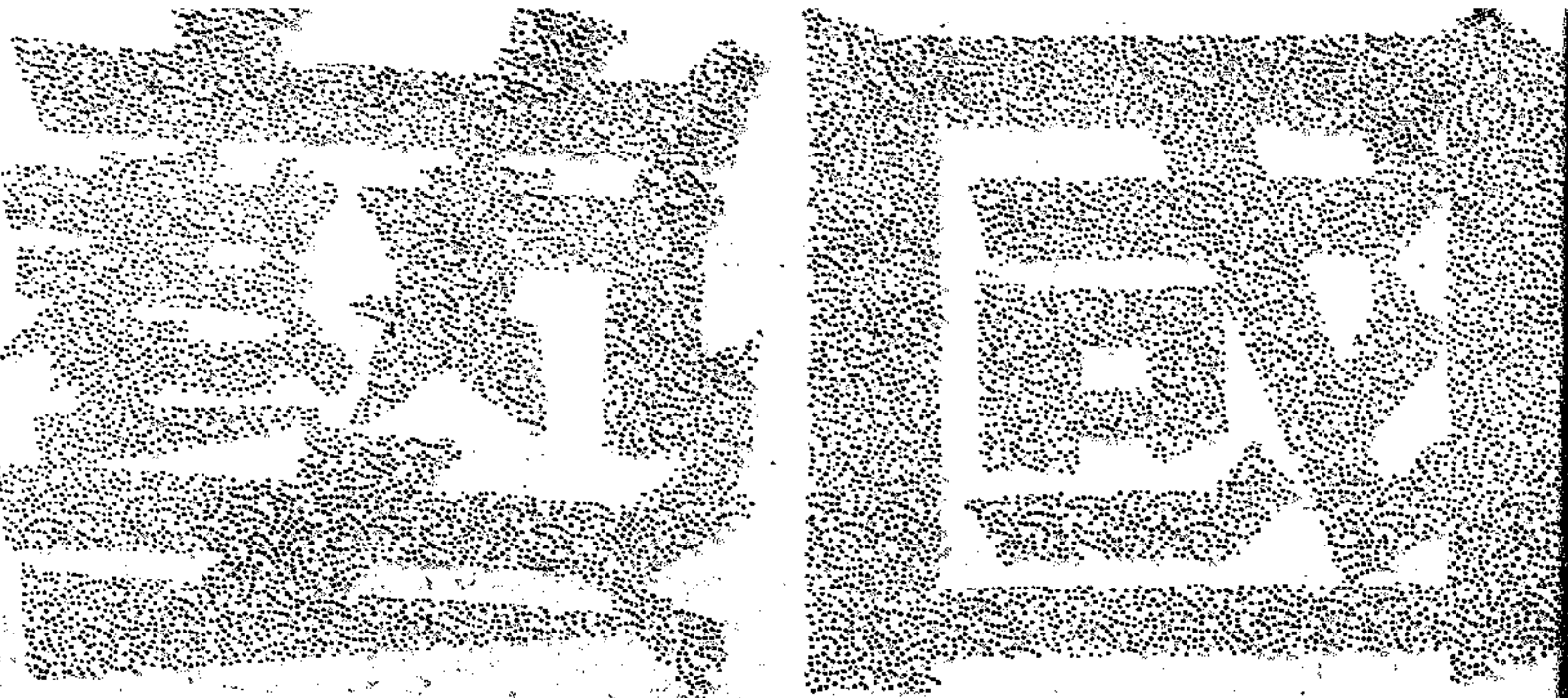
代表電話：四二二二二六號

△分局：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代表電話：二二一八八號

分局：北京、廣州、漢口、杭州、蘇州、蚌埠、新京、東京、以及全國各代理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第十號

第四期 第三卷

中國藝文協會發行